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對於《以斯帖記》的關注，是源自於李熾昌與游斌所合著的《五小卷研讀》。在這本副標為《希伯來聖經與社群認同》的小書中，李熾昌與游斌提出了一個值得省思的觀點：

經文的最初創作，只是經文作者的書寫事件；但經典的最終形成，則是某一個群體所做出的身份選擇。經文的成典過程，必定是一個群體性事件。經典形成之後，它的讀者亦總是群體性的…經典的閱讀和闡釋，從來就不只是個人性的，正是在一又一代的群體對經典的閱讀與闡釋之中，經典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中的核心，成為群體身份的標誌。¹

對於希伯來聖經來說，這是相當重要的閱讀前提。²首先，經文的創作是偶然的書寫事件，但這歷史的偶然卻在社群化的過程中成為社群的經典，並產生社群性的閱讀。其次，當經典成為群體性的事件之後，它便承載了民族歷史的經驗，使得不同世代的人，在同樣的閱讀歷程中不斷賦予其嶄新的生命體驗，故而「這些經卷的閱讀，實際上是群體經驗的流動與傳承」³，透過歷時與共時的眼光，標誌了群體的身份。

這樣的閱讀前提，是站在詮釋學轉向的基礎上，對歷史批判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的一種反動，也是對追尋自我身份者的奮興。簡略來說，自從前批判時期（precritical period）開始，聖經研究便傾向於挖掘歷史脈絡的真相，認為越古老的事物，擁有越高的解釋權威，同時也刻意強調方法論上的客觀性，以

¹ 雖然該文本與社群的關連觀念最早並非由他們提出，但他們從中嘗試著進行的處境性信仰反省，卻讓人深刻感受到一種信仰掙扎的張力，尤其是來自中國與香港的寫作背景，使他們帶出的那種深層的跨文化閱讀，不僅是對於文本，更是對於文本前的社群的強力挑戰。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4），14。

² 所謂「希伯來聖經」，既是猶太教聖經，也同時作為基督宗教的舊約。就經典本身來說，其背後指涉的都是同樣的文本，但由於不同文化傳統的背景，使得彼此間的差異不僅僅是稱謂上的不同，而是包含意義詮釋在內的實質意涵差異。因此，本文在論述上，仍傾向使用涵蓋性較大的「希伯來聖經」。

³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23。

為越純粹的探討，便越能展現研究的成果。⁴故此，多數聖經學者紛紛投入釐清歷史情境與作者原意的考古行列，產生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⁵然而不可否認的，歷史批判強調經文背後世界的強勢特質，導致長期以來的研究內容嚴重偏離經文本身，且研究成果幾乎失落經文所欲傳達的信息。⁶因此 20 世紀中期所興起的詮釋學轉向，強調從文本後走向文本前，讓聖經的研究面向有了更寬廣的開展，特別是對作者、文本與讀者間的角色所提出的精闢論述，突破了狹隘的閱讀進路，使得聖經不再侷限於過往的框架，而實質的向著讀者開放，成為一種身份式的追尋閱讀。換言之，希伯來聖經的閱讀本身便意味著某一種文化身份的確立，也可以說希伯來聖經的社群化正是文化邊界的形成。

李熾昌與游斌為《以斯帖記》下的標題是：散居社群的民族與宗教意識。所謂散居社群指的是被擄後分散於西亞各地的眾多猶太社群，由於上帝的言說不再直接向著百姓而來，先知的詩性話語也陷於停頓，敘事文就此成為各個社群表述集體經驗的主要文學形式。⁷有意思的是，《以斯帖記》作為散居社群的文學集成，卻飽受長期的神學質疑，從猶太拉比一直到宗教改革時期的馬丁路德，都曾對此書做出程度不一的批判，甚至昆蘭社群的經卷根本沒有列入《以斯帖記》。但儘管如此，《以斯帖記》中對於民族與宗教意識的追尋，卻沒有因而被歷史洪流湮滅；在大膽又細膩的文學筆法裡，它表達了一種遭受壓迫的民族如何面對順服與反抗的交錯關係，特別是關於自我身份的追尋。⁸事實上，仔細觀察《以斯帖記》的寫作，會發現這種大膽又細膩的文筆是聖經文學中相當特殊的。Bush 便認為，

⁴ 這樣的研究可以概括性的稱為歷史批判法；其最主要的想法是希望通過對聖經的客觀、科學分析來重建聖經時代的生活和想法，包含澄清文本間彼此互涉關係的來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嘗試重建口述傳統之歷史情境的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以及試圖去探討作者意欲傳達之信息、目的及寫作方法的編輯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等等都算在內。W. Randolph Tat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7), 4; 197-205.

⁵ 特別是在考古、文學考據等等方面，為後來的聖經研究奠定了不可抹滅的基礎。

⁶ 關於歷史批判的整體性評估整理，請參考第一章。

⁷ 關於敘事文體作為主要傳遞媒介的意義，可參考 Alter 的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她對於敘事文在書寫形式裡的內蘊力量做了相當精闢的解說。而與《以斯帖記》類似的文學形式還包含有《歷代志》、《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這些經卷都採用以歷史記載作為背景的敘事文體，來描繪不同情境中的社群集體意識。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1。

⁸ Bauckham 認為在這充滿娛樂性的表面之下，以及在一個東方王宮發生的陰謀故事的架構裡，《以斯帖記》是一個關於敵人如何企圖以政治手段滅絕猶太人的故事，換言之，她的焦點在於猶太人如何面對反猶太主義威嚇的生存問題。包衡（Richard Bauckham），《政治中的聖經——從政治角度閱讀聖經的原則與範例》（*The Bible in Politics — 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廖惠堂譯，（香港：基道，2001），182。

《以斯帖記》在主要情節的主題與目的上都是透過一種稱爲「問題—解決」(problem - resolution)的模式來作爲鋪陳，他稱之爲「problem - based plot」。⁹例如瓦實提的拒絕是亞哈隨魯王必須想盡辦法克服的問題，而解決了瓦實提的問題，卻又再度面臨自己寂寞的問題，如此反覆下去，一直到最大的問題—滅族的出現，便成了《以斯帖記》的敘事高峰。換言之，《以斯帖記》是透過經文中的情節衝突與人物衝突來進行意識型態上的建構，也可以說《以斯帖記》的核心論述是經由衝突敘事來呈現。因此，要深入瞭解《以斯帖記》關於自我身份追尋的核心論述，從敘事的衝突美學¹⁰著手或許是合宜的進路：到底被擄時期的猶太人如何面對殖民帝國的威脅？是順服以對？還是抵抗到底？而當自己的民族遭逢滅族危機時，作爲整體猶太族裔之一份子的個人，又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敵對者哈曼，又是如何連結亞哈隨魯王來達成其計謀？此外，上帝在整份敘事中似乎是缺席的，到底這樣的安排有何意涵？是上帝真的不在？或者文本有不一樣的顯現意涵？最後，被擄的猶太人處境，對於台灣是相當適切的借鏡—兩者都被長期殖民，也都面臨了身份上的遺失；¹¹那麼，位處亞洲的台灣可以如何從猶太人的作法中看到自己的出路？如何在失去歷史傳承的悲哀中重新建構身份？所以，本文將把焦點擺在《以斯帖記》的衝突情節與人物重構的分析上，試著透過衝突美學的分析，讓代表敘事靈魂的情節與人物得以刻畫出整體敘事的背後意識，最後也嘗試應用於台灣處境，以面對後被擄的政經局勢。

⁹ Bush 在此是專指斯 1:1-9:5 以及 10:1-3 的脈絡而言，亦即是《以斯帖記》中的主要衝突橋段。由於與本文論研究的範圍相當類似，因此本文從 Bush 的角度出發，進一步追問《以斯帖記》的相關疑雲。Frederic W. Bush, *Ruth, Esther* (Dallas: Word Books, 1996), 311.

¹⁰ 本文對於美學概念的運用，是借用 Sternberg 的理論詞彙，亦即將聖經敘事文的敘事技巧視爲一種美學的呈現。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43.

¹¹ 殖民與身份遺失一直是台灣人的問題，許多文學家都曾試著用小說的方式來表達這方面的關懷。例如吳濁流在《亞細亞的孤兒》這本小說中，便試著透過故事主人翁胡太明來呈現日據時代台灣人的身份問題，並進一步探討與此密切相關的認同意識。而近代的研究面向則轉往政治與社會學角度，例如高格孚針對台灣外省人的國家認同研究，就是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向度，畢竟作爲台灣少數族群的外省人，在整個族群思維的強勢發展下，其政治與自我意識型態的特殊走向，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局勢，尤其在威勢下的認同處理，更映襯出其他族群的高度身份迷思。高格孚，《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1978)。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限制

在當代讀者反映理論 (reader response theory)¹² 的學者眼中，任何一個文本皆可不同角度的結構閱讀，特別是在《以斯帖記》這本極具情節張力的歷史文集或謂類歷史小說 (history-like story)¹³ 中，更沒有理由去堅持單一角度的結構分析，甚至也不應該有任何一個角度的閱讀可以去排斥其他的閱讀。此一氛圍，不僅讀者反映理論學者會如此堅持，包括結構主義理論 (structuralism)、解構理論 (deconstruction)、婦女主義理論 (feminism)、後殖民理論 (postcolonialism)，甚至早期歷史批判法的學者都不至於反對，事實上，他們已經各自使用了自己的理論來進行文本的多元詮釋。在這個意義中，每一個理論套用的背後便存在著一種不同的視域 (horizon)，借用 Gadamer 的話來說，詮釋的過程便是一種視域的融合 (*Horizontverschmelzung*)，是文本 (text) 與讀者 (reader) 間不斷往返的視域交融。¹⁴ 因此在當代的以斯帖研究，或者廣泛的新舊約聖經研究中，對於不同觀點的閱讀建構已經相當普遍，而這也正所謂組織的類型區隔實端賴於讀者如何搜尋以及如何閱讀的原因，畢竟建構自己思維中的文本結構本身就是閱讀的一部份。從這樣的基礎出發，本文將進一步針對《以斯帖記》的衝突敘事提出可行的結構性分析。

在 Webb 對於《以斯帖記》情節架構的討論裡，他曾依照著敘事的進展特質予以區分為：前情提要 (第 1 章—第 2 章) 主要動作 (第 3 章 1 節—第 9 章 19 節)、普珥日附錄 (第 9 章 20—32 節)、結語 (第 10 章)。¹⁵ 為符合著重於衝突情節與人物刻畫的分析焦點，本文將採取 Webb 之架構中的「前情提要」與「主要動作」為研究範圍，亦即以《以斯帖記》第 1 章到第 9 章 19 節作為主要的衝突脈絡來進行美學的探討。其次，本文採取的是敘事批判的方法。¹⁶ 這方法的前

¹² 當然，讀者反應理論的光譜相當寬，右邊與左邊的部分主張，很可能還有衝突的現象。本文在此僅止於舉例，詳細的問題請參考第一章第四節。

¹³ 關於這一類的文體問題，請參見第一章第二節「歷史研究」的部分。

¹⁴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Seabury, 1965), 312.

¹⁵ 關於分段的問題，請參考第一章第三節的相關討論。貝利·魏伯 (Barry G. Webb)，《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Five Festal Garments*)，劭亭怡譯，(台北：友友，2006)，183。

¹⁶ 本文在研究理論方面將以 Mark Allan Powell、Shimon Bar-Efrat、D. M. Gunn and D. N. Fewell、Seymour Chatman、Meir Sternberg、Robert Alter 等學者所建議的敘事批判理論為主。相關討論請詳見第二章的方法論介紹—文學視域下的敘事批判。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Sheffield: The Almond, 1989); D. M. Gunn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New York: Oxford,

提是要求將《以斯帖記》視為一個完整的世界，擁有自己專屬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雖然有其特定的歷史脈絡—被擄處境，但這仍在於其自身對於過去、現況與未來的想像之中，故而研究本身將不涉及亞哈隨魯王、瓦實提、以斯帖、末底改、哈曼等等歷史人物的史料研究，¹⁷也不嘗試建構衝突情節的背景資料（*Sitz im Leben*）—但這不意味會出現時代錯謬的閱讀問題。同時，本文研究上為避免討論太過分散，將以希伯來文的 MT 為主要分析版本；¹⁸經文翻譯上，除了筆者自己的翻譯外，中文和合本與英文 NRSV 則為輔助參考對象。¹⁹

在論文的内容安排上，第一章是關於《以斯帖記》的研究歷史。這部分的討論將先行介紹整個聖經研究的走向，包括文本前、中、後三個世界的研究脈絡，以及近來詮釋學影響下的兩個視域觀念。接著，將以文本的三個世界作為基礎，進一步探討相關的《以斯帖記》研究文獻，諸如歷史研究與版本問題，文學結構與敘事分析，以及讀者與意識型態批判等等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呈現多元閱讀下的文本解讀。第二章的部分則是本文的方法論介紹，亦即是針對分析所使用的相關理論進行先行的概念討論。由於本文採取敘事批判的研究進路，因此焦點將擺置於敘事批判對於衝突美學的分析方法上，特別是作為本文主要處理面向的敘事觀點、衝突情節與衝突人物的分析，依序進行與本文關連的理論探討，以建構一套合適的理論視角。

第三章是本文的主要論述，依據第二章的理論方法深入探討《以斯帖記》的衝突美學。第一節是從衝突情節的結構分析著手，先是透過大範圍的情節分析拉出整體性的人物衝突歷程，再從每個衝突階段來處理個別人物間的衝突歷程，以展現衝突情節的轉折意涵。第二節則接續第一節衝突發展的軸線，回頭來展示在不同階段下呈現的人物特質，並透過適當的歸納，將零碎的線索重新搭建，凸顯出每個人物的特質。最後總結的部分將試著提出綜合性的研究成果，特別也針對

1993);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 1978);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¹⁷關於人物的歷史性研究部分，Bar-Efrat 認為，儘管可以從不同角度判斷某個特定角色作為某個歷史人物是否真實可信，但讀者卻無從知曉他或她是否就是某個特定歷史人物的再現，況且這些人物都是靠著描繪才能創造出來，故而人物的真實或虛假，在敘事裡面並不是那麼樣的重要，同時也非本文關注的焦點。換言之，本文是站在一種將歷史性暫時懸置的敘事角度來進行經文分析。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47.

¹⁸ 關於版本的問題，本文在第一章第二節的「版本比較」中有相關的討論。

¹⁹ 特別是在人物姓名的翻譯上，本文以中文和合本的譯名為主。

台灣處境進行神學反省，盼望此一衝突敘事的切入角度，能讓《以斯帖記》的文本分析有更寬廣的閱讀意涵。

第一章 《以斯帖記》研究歷史

依據 Tate 的觀察，當代聖經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三個面向的處理：「文本後的世界」(the world behind the text)、「文本中的世界」(the world within the text) 與「文本前的世界」(the world in front of the text)，若進一步從視域 (horizon) 來看，則可再區隔為包含「文本」(text) 與「作者」(author) 在內的「文本視域」(the horizon of the text) 以及與之相對的「讀者視域」(the horizon of the reader) 兩個研究類別。²⁰嚴格來說，「三個世界」與「兩個視域」的研究路徑相當類似，兩者的研究假設都加入了近年來的詮釋學研究成果，只是後者將「文本後的世界」與「文本中的世界」合併為「文本視域」，「文本前的世界」則視為「讀者視域」。以研究的呈現而言，「兩個視域」的研究從詮釋學的角度更清晰地處理了文本來源的互涉問題 (intertextuality)，且更清楚地點出文本與讀者間的微妙關係，成為當代聖經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提醒。不過在近幾十年的學術氛圍裡，許多學者是有意識地站在特定位置進行論述，因此為求更完整的呈現歷時性的研究脈絡，本文對於《以斯帖記》研究歷史的整理仍將以文本前中後三個世界作為歸納依據。²¹第一節的文本探究，將先簡單介紹「三個世界」與「兩個視域」的文本研究假設，藉以提供文獻探討的理論基礎，接著第二節至第四節依序進行「文本後的世界」、「文本中的世界」與「文本前的世界」的研究概覽，期望能對於《以斯帖記》的研究歷史有更多的掌握。

²⁰ 將聖經研究以三個面向來進行剖析，是 W. Randolph Tate 在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中的作法，為的是藉著更清晰的切面來整理當代聖經研究的進路，這單從其附標 *An Integrated Approach* 便可略知一二。而兩個視域的觀點建構，則是 Anthony C. Thiselton 藉著詮釋學與聖經釋義的會遇所做的科際整合，雖然 Anthony C. Thiselton 本身是新約學者，在研究上也以新約為主要對象，但其貢獻卻遠遠超越單一領域，並且對於舊約的文本閱讀亦有著極重要的提醒。W. Randolph Tat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nthony C. Thiselton, *The Two Horizons: New Testament Hermeneutics and Philosophical Descrip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eidegger, Bultmann, Gadamer, and Wittgenstei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Anthony C.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Biblical Read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²¹ 簡單來說，「兩個視域」認為文本的視域與作者的視域在在某個程度上是無法做區隔的，畢竟主體的交融過程帶來的不是趨異，而是趨同，也就是所謂文本互涉的積極性理論應用。然而三個世界並非沒有外借詮釋學理論，只是著重於延續歷時性的腳步來進行呈現。由於本章的目的是希望針對《以斯帖記》的過往研究脈絡做進一步的整理與分析，以更清楚的呈現不同研究進路的特別風味，因此是在意識到兩個視域的情形下進行三個世界的文本研究討論，並且礙於篇幅，盡量不涉及聖經領域以外的文學理論探究—即便這是相當重要的理論依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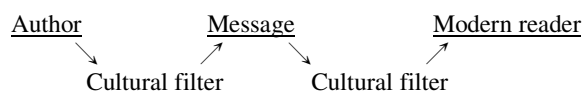
第一節 文本探究：三個世界與兩個視域

「文本後的世界」的探究，大概是始於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德國歷史批判學派，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這樣的研究進路幾乎主宰著整個聖經學術界。²²其基本假設實出自當時兩個極為盛行的史學觀點：第一個是任何的研究皆需為歷史的脈絡提出解釋，其次是相信越古老的事物，越接近真相。如此，文本既為作者的產品，作者又為某一時代的產物，則文本的內容，必然包含著來自作者世界的字詞、觀念、意識型態與象徵。所以，要對於過去某個歷史時代的文本意涵進行瞭解，必須經由對過去歷史處境的追尋，嘗試從中獲得更為完整的脈絡輪廓、文本情境，以建構出最為接近真相的實況才可能得知。²³換言之，歷史批判學者相信，任何有助於認識或理解過去事件的背景探討，無論是哪個層面的方法進路，都必能拉近當代讀者與過去作者之間的距離，從而加深文本的研究深度。

19 世紀的聖經研究既在這樣的史學精神下展開，一方面便積極於抄本的研究，這除了包括考古學上與語文學上的發現與整理外，更重要的是經文的「校勘研究」(textual criticism)，深深地奠定了後來聖經研究的厚實基礎。²⁴另一方面，強調客觀立場的多種批判研究法也不斷出現，諸如探討素材來源史的「來源批判」(source criticism)、探究素材原始之社會功能的「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以及從作者對於素材的處理來進行分析的「編修批判」(redaction criticism)等等。²⁵這些研究的目標都極其一致，皆期望能完整的建構或還原文本的原始環境，畢

²² 早期聖經釋義大多是臣服於教會的教義底下，特別是早期教父在處理經文時，「傳統觀點」往往是釋義的最後判準。直到十八世紀開始，聖經學者逐漸認知到傳統教義對於聖經研究的巨大影響，從而拒絕其長期以來作為聖經研究判准依據的規範角色，並重新重視批判性的研究精神。一般而言，十八世紀前的聖經研究被稱為「前批判時期」(pre-critical period)，十八世紀後則為「批判時期」(critical period)。Robert Morgan,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heology,"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 John Bar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114-128.

²³ Tate 在小結的部分，用了一個清晰的圖表來呈現這樣的概念。W. Randolph Tat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30-62.



²⁴ W. Randolph Tat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3-28.

²⁵ John Barton, "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es,"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 John Bar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9-20; W. Randolph Tat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竟當時「詮釋學」(hermeneutics)所著重的，便是去結合不同的素材以獲得最接近真實的意義。²⁶然而，此類被視為以作者為中心的史學研究法在二次大戰後產生了不少的爭辯；學者們漸漸發現，這些非美學(non-aesthetic)的研究並不能替代對於文本本身的美學經驗，亦即這些研究不應該是聖經研究的終點，反而是個起點，是通往文本理解的基本入口。²⁷

於此，這些學者將關注的基本問題從文本的背後移轉至文本自身，進一步問道：文本要傳達的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雖然在前批判時期已有眾多討論，然而當時的主要焦點在於如何以聖經研究作為教義神學的佐證，也就是如何使聖經的解釋得以支持教義上的命題。因此，其與堅持聖經研究不應該受到教義轄制的當代聖經批判學者，在研究態度上有著極大的不同。這些批判學者為此便提出「聖經神學」來作為區隔，並以之為回應：聖經研究著重的應該是如何從文本中建構出「聖經神學」，其關注的焦點與起點不應為傳統神學論述，而僅僅是文本的言說。²⁸直到 60 年代，著重於文本內容探討的「文學批判」(literary criticism)成為了學術界的主流，「文本中的世界」的研究進路逐漸在聖經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位置。²⁹

在此需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早期的經文校勘、形式批判、編修批判等等研究法也被稱為文學批判，但 60 年代興起的美學批判強調的卻是文學形式下的文本意涵，甚至後來有些學派還發展出「文本最後形式」的研究前設。³⁰因此不可否

Approach, 30-62, 198-208.

²⁶ 這裡的詮釋學是泛指傳統作為工具使用的詮釋方法論(methodology)，而非當代語言學轉向之後的本體論詮釋學(ontology)。帕瑪(Richard E. Palmer)，《詮釋學》(*Hermeneutics*)，嚴平譯，(台北：桂冠，1992)，38。

²⁷ Phyllis Trible, *Rhetorical Criticism: Context, Method, and the Book of Jonah*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27.

²⁸ 其實早在 1787 年，J. P. Gabler 於德國 Altdorf 大學以拉丁文所發表的就職論文(*De Iusto Discrimine Theologiae Biblicae et Dogmaticae Regundisque Recte Utriusque Finibus*)便曾指出，聖經的處理本不應臣屬於基督教的信仰與神學論述，亦即不是神學決定解經，而是解經決定神學，顯然當代批判學者對於研究態度的這種取向堅持是其來有自的。J. P. Gabler, *De Iusto Discrimine Theologiae Biblicae et Dogmaticae Regundisque Recte Utriusque Finibus*.轉引自謝品然，《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21。

²⁹ 這個發展取向實與 De Saussure 在語言學上的共現有莫大的關係，特別是對於語言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以及「語言系統」(langue)的強調。在他看來，語言研究應該將重心放在「語言系統」而非「語言事件」。這個轉向導致了後來相當重要的文學研究轉向，甚至影響了百花齊放的後現代文化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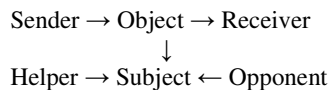
³⁰ 這個假設主要是來自正典批判(canonical critics)的觀點，其認為聖經研究的起點是先將經文視為整體性的最後形式，而其他相關的歷史研究課題在此暫且擱置。從這樣的研究角度出發，使得後來的文學研究得以發展並進入另一個層次，不再被文本的來源與確定所捆鎖，能深入、完整

認的，文學批判的建構在理論家彼此視角與進路的差異下，並未能呈現統一、清晰的理論論述，況且聖經學者在外借這些理論時也未必照單全收，往往是依照聖經文本的情境來斟酌處理，這便使得文學批判的研究範疇更加五花八門。一般而言，在目前聖經研究的氛圍內，最常被使用的文學批判理論大概是「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與「敘事批判」(narrative criticism)。³¹所謂結構分析是由結構主義發展而來，它強調的是要去發現並描述超越個別性、恆常性的結構，所以必須從錯綜複雜的表面結構入手，找出在這些表象背後的恆常結構(permanent structure)、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³²敘事批判則是一種奠基於閱讀理論的特殊性論述/言說分析，著重的是對於文本進行整體性的閱讀，並從觀點(point of view)、情節(plot)、角色人物(character)等方面分析文本的敘事意涵，是當前敘事文研究中較廣泛被使用的進路。³³

的來看待經文的敘事，呈現更豐富的意涵。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London: SCM, 1979); Brevard S. Childs,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a Canonical Contex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6).

³¹ Paul R. House, "The Rise and Current Status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Beyond Form Criticism: Essays in Old Testament Literary Criticism*, ed. Paul R. Hous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2), 3-23.

³² 結構分析所引用的結構主義，除了有 de Saussure 在語言學上的啓迪外，同時也受到俄羅斯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的影響，包括有 Roman Jakobson、Vladimir Propp 以及 A. J. Greimas 等人，其中 A. J. Greimas 所提出的「敘事模型」(narrative model) 尤其重要，幾乎已被後來的敘事學者普遍應用：



另外，Claude Lévi-Strauss 從「深層的神話結構」(underlying mythical structure) 的角度提出的結構人類學，也深刻的引導了以結構主義為進路的聖經研究。整體而言，包括 Roland Barthes 運用 Propp-Greimas 的敘事結構對於創卅二 23-33 的分析 (*The Struggle with the Angel - Textual Analysis of Genesis 32:23-33*)，以及 Edmund Leach 借用 Levi Strauss 的結構人類學對創世紀的分析 (*Genesis as Myth*) 等，都可以說是以結構主義作為研究進路的重要作品。Daniel Patte, *Structural Exegesis for New Testament Critics* (Minneapolis: Fortress, 1989); Richard Jacobson, "The Structuralists and the Bible," in *Beyond form Criticism: Essays in Old Testament Literary Criticism*, ed. Paul R. Hous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2), 101-117; Daniel Patte, *What is Structural Exegesi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12-14.

³³ 雖然新批判(new criticism)對於建構敘事批判有相當助益，但由於對文本的過度強調，相對削弱了其力道，反倒是 Iser 提出的閱讀理論影響深遠，尤其關於 implied author, implied reader, ideal author, ideal reader 的觀念成形為當代整個文學研究帶來巨大的轉變，與此同時的 Seymour Chatman 在 story 和 discourse 間的討論也貢獻頗多；Chatman 將「敘事」(narrative) 進一步區隔為「故事」(story) 與「話語」(discourse) 兩個部分進行探討。所謂「故事」指的是敘事的內容，包括事件、人物和情境的組成，以及這些元素相互交織而成的情節，重點在於這個敘事說了什麼；而「話語」則著重於這個敘事如何被講述，以及使用了哪些的修辭技巧。他的名著 *Story and Discourse* 便是以區隔兩者來進行論述，整體大綱則可參考其 p.26 所羅列的簡表。Wolfgang Iser,

文學批判的這種閱讀視角，對長期以來的研究主流——史學研究進路投下了巨大的震撼彈。一方面，它指出聖經研究者在「文本前的世界」的嚴重忽略，常有意無意間貶抑了「讀者」在閱讀中的份量。³⁴就近代詮釋學發展的結果來看，閱讀過程中讀者的閱讀目的與自身之意識型態，是整個閱讀結果的重要變因，畢竟閱讀絕非單純的歷史考據與文法討論，乃是個人在投入性的參與中對文本所提出的解釋過程。³⁵因此「文本前的世界」對於讀者角色的注重，便成為與過去在客觀精神下強調作者中心的史學研究截然不同的差異所在。另一方面，因著讀者角色的覺醒，也間接點出了「文本背後」與「文本之中」的區隔問題；從廣義文本意涵——「文本互涉」的觀點來看，任何文本的背後皆是另一文本的存在，故而意義的傳遞便不是在單一文本中，卻是在文本與文本之間來展現，³⁶換言之，「文本背後」與「文本之中」是同屬於「文本的視域」，而與之相對的，便是屬於「讀者的視域」的「文本前的世界」。目前在聖經研究的範疇中以「文本前的世界」作為重心的主要是「讀者回應理論」(reader - response criticism) 與「意識型態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基本上，任何從讀者特質出發的閱讀角度都可算是讀者回應的其中一個支流，包括婦女觀點、解放觀點甚至是亞洲情境下的台灣觀點，都是屬於讀者回應理論的研究。不過，囿於研究範圍是為聖經神學，使得這樣的觀點有其倫理議題上考量的必須性：到底讀者的詮釋可以走多遠？是否需受限於文本的規範？同樣的問題也適用於意識型態批判，因其理論的建構亦是來自身份意識上的人我區隔，以致擺脫不掉詮釋上的界線問題。³⁷但無論如何，從關注「文本前的世界」所引發的兩個視域的問題，卻是聖經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重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4);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 1978).

³⁴ Tate 曾就「What Happens When We Read?」作了相當詳盡的討論，指出閱讀並非僅只是 What it meat 的問題，而 Eco 也就讀者在閱讀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剖析。W. Randolph Tat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57-186; Umberto 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9).

³⁵ Thiselton 引用 Gadamer 的概念指出，這樣的解釋過程意味著一種新視域 (new horizons) 的成形，而 Beal 則站在這個基礎上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討論。Anthony C.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Biblical Reading*, 8. Timothy K. Beal, "Ideology and Intertextuality: Surplus of Meaning and Controlling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Reading Between Text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Hebrew Bible*, ed. Danna Nolan Fewel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2), 22.

³⁶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 Moi (Oxford: Blackwell, 1986), 37.

³⁷ Umberto Eco and Stefan Collini,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2);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129-152.

要課題。是故，接下來的文獻探討便將從三個文本的世界來切入，同時在意識到兩個視域的限制下，進行過往學者對於《以斯帖記》的研究脈絡回顧，希望能呈現更為寬廣的面向。

第二節 文本後的探究：歷史研究與版本比較

一、歷史研究

所謂的歷史研究，是對於《以斯帖記》的文本形成進行探討，期望藉由文本既存形式的分析來瞭解《以斯帖記》的演變過程。一般而言，歷史研究可以從幾個部分著手：以文體屬性為主要探尋方向的歷史脈絡研究（history studies），還有針對文本來源過程進行探究的故事情節研究（story plot studies）以及故事形式研究（story form studies）。³⁸

在《以斯帖記》的歷史研究方面，文體（genre）屬性的問題往往是最先被注意的焦點，亦即《以斯帖記》作為舊約的經卷之一，到底是歷史史實（history）、歷史化的敘事（history-like story），或者是歷史小說（historical novella）？³⁹其實這樣的困難不只存在於《以斯帖記》，幾乎舊約的敘事書卷都必須面對，並且不同的立場預設，便帶來不同的研究進路，進而深刻的影響著整個研究的進行與結果。⁴⁰是故，處理《以斯帖記》，首先且必要的動作便是確立研究者本身對於文

³⁸ 這兩個名詞看起來與下一節提到的敘事批判（narrative criticism）似乎相當接近，然而卻是兩種不同概念下的用法。這裡提及的故事情節研究與故事形式研究比較傾向於來源的處理，亦即是從其文體、形式內容來進行類似來源的比較與整理。換言之，這種歷史取向的研究與稍後敘事批判所著重的言說行動溝通交流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s of speech-act theory）的閱讀進路是分屬於兩個不同背景假設的研究觀點，具有實質的不同意涵。W. Lee Humphreys, “The Story of Esther in its Several Forms: Recent Studies,”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24 (1998):335-342;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8.

³⁹ Leo G. Perdue, *The Collapse of History: Reconstructing Old Testament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235.

⁴⁰ 這是個相當大的議題，Sternberg 曾在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中針對 fiction 與 history 的差異做出詳細的討論；他認為 fiction 是作者隨意地創造他意欲的世界，但 history 是作者針對早已存在的世界進行再創造、再塑造或者再解釋，也可以說是忠於真理的價值下來記錄事實的文章。而這樣的觀點也帶出他對於聖經作者的重要見

體的立場。先從歷史性來說，當前主要學者的立場大致可分為兩類：「反對」或者「堅持」本書的歷史性。⁴¹在反對立場上，學者除了藉著《以斯帖記》中亞哈隨魯王在歷史年表上的記載誤差，來指陳本書立論上的錯謬外，也根據經文記載的內證，指出《以斯帖記》所闡述的許多事件並未曾發生，甚至發生的莫名其妙，根本無法理解，更有學者配合考古學、歷史學等對於史實的考據，進一步指出《以斯帖記》的多項錯誤，茲試舉幾項如下：⁴²

- 1.《以斯帖記》中指出亞哈隨魯王統管了 127 個省分，但實際上卻可能只是 20-31 個波斯帝國境內的管轄地。
- 2.根據 Herodotus 的記載，亞哈隨魯王是與 Amestris 結婚，而時間上似乎與以斯帖重疊，除非 Amestris 就是瓦實提或以斯帖，不過各項的考古或歷史資料都顯示其可能性不高。此外，在《以斯帖記》中，亞哈隨魯王是與無名小卒—以斯帖結婚，但根據 Herodotus 所引用的規則來看，亞哈隨魯王結婚的對象必須挑選自七個名門望族之後，顯然與史實不符。⁴³
- 3.如果《以斯帖記》所記載關於亞哈隨魯王的年表沒有問題，那麼末底改的描述是不正確的。⁴⁴

解，他認為聖經敘述文既以致力於無個人色彩的寫作，那麼對於聖經作者的追尋實為一種無益的揣測。與此類似的觀點也可見於 Goldingay 的 *Models for Scripture* 以及 Perdue 的 *The Collapse of History*，不過他們的焦點都著重於詮釋的範圍，亦即對於史實的詮釋到底可以走多遠。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23-34; John Goldingay, *Models for Scriptur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4), 52-57, 67-70; Leo G Perdue, *The Collapse of History: Reconstructing Old Testament Theology*, 231-262;

⁴¹ 討論《以斯帖記》是否為真實史實，抑或歷史化小說、歷史小說，在批判學者間有著極為廣泛的討論與爭執，包括 Fox、Berg、Berlin、Clines、Day、Dorothy 及 Levenson 等主要學者均曾針對這個範疇，做出許多分析與解釋。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144-145;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Missoula, Mont.: Scholars, 1979), 1-10, 14-30;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London/Grand Rapids: Marshall, Morgan & Scott: Eerdmans, 1984), 266-267;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7), 23-27; Linda Day, *Three Faces of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of Esth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9-10; 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Sheffield: JSOT, 1997), 302-312.

⁴² 這部分的資料包含接下來贊成的意見在內，都僅是列舉而已，並未作詳細的論述，而主要的參考是來自 Fox 的整理，有些部分則加入 Clines 的觀點作為補充。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31-134;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57-260.

⁴³ Clines 對此一問題的說明引用了相當豐富的資料。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58-259.

⁴⁴ 學者們普遍的觀點是，根據斯 2:6 的記載，末底改是第一批被流放到巴比倫的猶太人，至少不會晚於西元前 597 年出生，而歷史上的波斯王薛西斯也不會早於西元前 483 年當政，那麼換算過

4. 作者對於 Achaemenid 時期的 Susa 城似乎不甚了解，尤其是城中的地理位置與格局鋪陳，明顯出現不少錯誤。
5. 根據相關史實，波斯並沒有如此的嚴峻地對待更改律法的原則，甚至這樣的狀況僅止出現於《但以理書》與《以斯帖記》。

另一方面，站在正面支持《以斯帖記》之歷史性的學者，除了引述文本內證上的歷史陳述外，只能盡可能從外證上著手——從相關的領域借用資料證據來增加《以斯帖記》作為歷史是時的可能性。對於此一論點，試舉幾項於下：⁴⁵

1. 根據考古學所發現的相關碑文記載，波斯確實曾有一位統治廣大領域的王叫做亞哈隨魯王。⁴⁶
2. 波斯帝國確實擁有極為完善的郵遞與驛站制度，可以迅速針對王室所頒佈的命令進行傳達。
3. 《以斯帖記》使用了一些真實的波斯姓名與字彙。⁴⁷
4. 《以斯帖記》中關於猶太社群的描寫，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幾乎是完全相似。⁴⁸
5. Mordecai 的名字在波斯是極為普遍的。

顯而易見的，整個文體傾向的研究是相當多元且複雜的。相較之下，關於文本來源過程的探究便單純許多，主要是從文本的現存形式來追尋整個文本的成長歷程，可以區分為故事情節與故事形式兩個方向來著手。首先，在故事情節的方面，Cazelles 發現《以斯帖記》的文本呈現似乎有兩個相互獨立的故事情節，包括兩次宴會及兩批不同的大臣名單（1:10, 14）、兩次談到少女的聚集（2:8, 19）、

來，故事中的末底改最少也已經一百多歲了，這顯然不合常理。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34.

⁴⁵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34-137;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60-263.

⁴⁶ 雖然希臘文版本稱他為 Artaxerxes，而少數現代的學者，如 J. Hoschander 則認定他是 Artaxerxes II，但一般學者普遍接受這位歷史上有記載的王是 Xerxes，例如 Fox 在其研究中便直接以 Xerxes 來替代 Artaxerxes。Herodotus, *History of the Persian Wars* (Heinemann Ltd, 1961), 7-9 轉引自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60;

⁴⁷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61.

⁴⁸ 特別是關於海外被擄猶太人的細節，學者認為作者其陳述實具有高度的史實記載。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45.

以斯帖為國王及哈曼辦的兩場宴會(5:5, 7:1)、哈曼兩次向他的幕僚諮詢(5:14, 6:13)、以斯帖兩次晉見國王(5:2, 8:3)以及對哈曼的十個兒子被殺的兩次記錄(9:6-10, 13-14)等。Cazelles 認為這兩個獨立而類似的故事，一個是關於以斯帖和普珥節的故事，也就是書中所發生在內宮的故事，另一個關於末底改和哈曼相爭的故事，即書中的外宮故事。⁴⁹這兩個故事因著某種特殊的理由被編輯在一起，使得整體故事的意涵被增加，解釋的空間也被擴大，不過相對地，故事的流暢度稍稍減弱，並且人工斧痕斑斑可見。⁵⁰與此類似的研究也可見於 Bardtke 的 *Das Buch Esther* 中，他認為敘事者收集了一系列關於英雄、女豪傑與迫害的故事，並將瓦實提、末底改與以斯帖三個原始的故事加以整理改寫，成為《以斯帖記》的來源。⁵¹另外，Clines 的研究也不可忽略，他指出《以斯帖記》的構成蘊含著五個主要的故事：1. Masora 之前的故事；2. Masora 記錄的雛形；3. Masora 記錄本身；4. 後來的增添，亦成為七十士譯本(LXX)的內容；5. 所謂的 Alpha-Text。⁵²換言之，這很可能是一個不斷擴充的故事，其中甚至還包含後期希臘文化加諸的影響。⁵³

其次是故事形式方面，根據 Gerleman 的考證，《以斯帖記》具有《出埃及記》1 至 12 章的主要敘述特徵，包括兩個故事都以宮廷做背景，猶太民族亦面臨整體性滅亡的危險，但終究都脫離災難，並戰勝仇敵，最後更將歷史事件加以節日化，因此 Gerleman 指出《以斯帖記》很可能是把出埃及故事加以改編以適應散居的猶太社群。⁵⁴不過 Berg 認為該進路仍有不少缺陷，況且兩處文本並無法有足夠的平行呈現，故而提出另一個建議：以斯帖與約瑟的故事(創 37-48)。⁵⁵Berg 注意到，《以斯帖記》與約瑟的故事不僅在寫作語言的選用上高度的對應關係、

⁴⁹ Henri Cazelles, *Note Sur La Composition Du Rouleau Esther* (Trier: Paulinus-Cazelleserlag, 1961). 轉引自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4.

⁵⁰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66.

⁵¹ Hans Bardtke, *Das Buch Esther* (Kat 17/5 Gutersloh: Gutersloher Verlagshaus Gerd Mohn, 1963). 轉引自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5.

⁵²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Sheffield: JSOT, 1984), 139-174.

⁵³ Clines 在這部分的研究關係到版本間的發展，請參考下一節「版本比較」。

⁵⁴ Gerleman 不僅舉證出大段落上的類似，連小細節都極為相像：以斯帖與摩西都是被收養的孩子(斯 2:9; 出 2:7)，兩人都隱瞞了猶太人的身份(斯 2:10、20; 出 2:6-10)，兩個故事都是以亞甲族作為猶太人的敵人(帖 3:1; 出 17:8-16)。Gillis Gerleman, *Studien zu Esther* (Bibls [N] 18 Neukirchen - 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des Erziehungsvereins GmbH, 1966). 轉引自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6.

⁵⁵ Berg 特別要人注意的是：斯 6:11 vs. 創 41:42-43; 斯 3:4 vs. 創 39:10; 斯 8:6 vs. 創 44:34; 斯 2:3-4 vs. 創 41:34-37，而她也詳細的比較了其中的異同。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124-128.

故事場景與事件的設定上有高度相似外，在文體的設定上有著共同的主題與結構，也同樣呈現一致的形式——歷史智慧故事（*historicized wisdom-tale*），亦即是將希伯來文化中的智慧傳統移植到歷史的場景內，使得強調的重點落在人的智慧，而非上帝的直接作為。⁵⁶就《以斯帖記》與約瑟故事這兩個故事而言，其最主要的共同點是在於他們同樣面對著處於被擄狀態下的散居猶太社群，同樣關注著如何在異族統治下生存的問題。因此，Berg 相信無論從外在用語或是內在的主題來看，《以斯帖記》很可能深受著約瑟故事的影響，甚至是以其為原型來進行撰寫。⁵⁷但持平而論，以 Berg 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其所提出之以斯帖與約瑟故事之間的平行關係，仍然有其不足之處。是故，在此或許我們暫時不用急著去撇清這些敘事文間模仿、抄襲的問題，反而可以藉著彼此的異同，進一步探討舊約經典內的文學寫作與其意識型態表達的模式；畢竟一種文體或者手法的出現，其背後必然擁有某一種獨特的意識型態，相互接近者未必是為模仿或抄襲，卻必然有其接近的主、客觀因素存在，而這正是研究者所應進一步釐清與探究的部分。⁵⁸

二、版本比較

在《以斯帖記》複雜的版本研究歷史中，幾個主要的觀察重點是：不同版本的特色與內容、不同版本間的關係及相互影響，以及各個版本的發展歷程。就目前所擁有的《以斯帖記》流傳文本來看，主要是以希伯來文（*Hebrew*）與希臘文（*Greek*）兩種為主；*Sahidic*、*Coptic*、*Ethiopic* 是翻譯自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 LXX*），老的拉丁文版本同樣也是源自七十士譯本，不過該拉丁文本其中有些部分與 AT 相當吻合，這些部分很可能是後來增加的，或者是用來替換原來經文的。

其次，*Syriac* 和 *Vulgate*⁵⁹則是根源於希伯來文版本的翻譯，他們都非常忠實於希伯來文本。到了西元八世紀之後，兩個重要的 *Aramaic* 翻譯出現，他們雖然

⁵⁶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123-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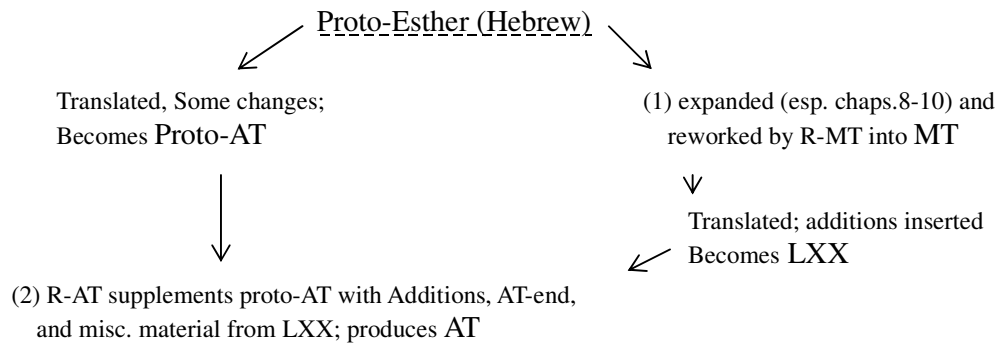
⁵⁷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100-101。

⁵⁸ 關於文體內的意識型態問題，可以參考 Sternberg 的討論。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Beading*, 41.

⁵⁹ *Vulgate* 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這麼接近 MT，特別是耶柔米（Jerome）使用非常文學性手法來進行翻譯後。但就聖經校勘來說，卻也只有對於 *Greek* 和 *Vulgate*，我們會稱呼其為「關鍵的編輯」（*critical editions*）。Carey A. Moore, *Esther* (New York : Doubleday, 1971), LXIV.

對於希伯來文極為忠實，但卻包含了許多 Haggadic 的要素在裡面，以致整個文本夾雜了不少 Talmudic 以及 Post-Talmudic 的猶大主義。除此之外，拉比傳統對於《以斯帖記》的重視也不能忽略，在西元 300 年左右的 Simeon b. Lakish 便認為本書重要性僅次於律法書，而十二世紀猶太經學家 Maimonides 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指出本書該列於五經之後。而猶太的重要經典 Midrash 亦十分推崇本書的屬靈意義，《以斯帖記》甚至是五經以外，唯一具有兩本 Targums（亞蘭文意譯本）的經卷。⁶⁰

雖然《以斯帖記》有這麼多的翻譯版本，⁶¹然而最主要的研究版本仍以希伯來文、希臘文為主，若從文本的長短來衡量，希伯來文的版本共有 163 節，希臘文的版本則是 270 節，顯然以希臘文為主體的版本比希伯來文的版本多出了不少，換言之，《以斯帖記》的文本有著增刪的成長歷程，也就是版本的發展歷程，而歷代學者對這個歷程的爭論是未曾停歇。至目前為止，普遍被學術界接受的《以斯帖記》版本歷程大致是如此：⁶²



⁶⁰ Carey A. Moore, *Esther*, LXIV。

⁶¹ 俄利根 (Origen, AD.185-254) 在此的貢獻是不可抹滅的，他把希伯來文版本和其他包括七十士譯本在內的五種希臘文譯本並排比較 (稱為 hexapla)，奠定了後來學者研究的重要基礎。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55.

⁶² 這是 Fox 綜合 C. C. Torrey、C. A. Moore 與 D. J. A. Clines 的研究所提出之圖表，當然也有學者反對，例如在 Karen Jobes 對於 AT 形成的研究中便指出：AT 才是《以斯帖記》最早的希臘文翻譯，其係以希伯來文原始文本為根據，內容上與 MT 極為相似，兩者的主要差異是源自於翻譯者或編輯者對於文本的增刪所造成。而這六個主要的差異點，先是被併入在 AT 中，接著進一步被轉錄於 LXX，LXX 則進一步再作一些調整以符合 AT 的記載。就 AT 出現的時間來看，比 MT 來得更早，大概是在公元前四世紀晚期，而另外一些 AT 的編輯版本則是出現在西元一世紀左右。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40;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255; Karen Jobes, *The Alpha-Text of Esther: Its Character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Masoretic Text* (Atlanta: Scholars, 1996), 223.

在這個圖表中，Proto-Esther 是為假設性的原始希伯來文文本，而希伯來文版本、七十士譯本以及後來的 AT 都是在這個假設性文本影響下所產生。⁶³希伯來文版本，即 Masoretic Text (MT) 是藉由拉比傳統來傳遞的文本，在猶太人中具有正典的地位。⁶⁴Fox 認為在研究上將 MT 稱為「中介形式」將比「最後形式」來得好，因為從時間因素來看，「最後形式」若非是希臘文形式的七十士譯本——亦即東正教的權威正典，便是拉丁文翻譯的 Vulgate，絕非希伯來文版本。不過 MT 雖然不是最早的文本，卻因著沒有受到翻譯上的扭曲，而成為最適合進行文學研究的文本形式。⁶⁵其次，與這個「殘留的希伯來文形式」相對的是希臘文形式的七十士譯本 (LXX)，亦是標準的希臘文譯本，完成於西元前 78 年左右。⁶⁶就內容而言，即便大部分都忠於希伯來原文，然而為了使譯文更加清晰、生動的緣故，經常在翻譯上有些調整，而這個特質也充分反映在《以斯帖記》的譯文上，它總共增加了六個段落 A-F：⁶⁷A. 末底改的夢及發現的陰謀 (1:1 後附加)；B. 亞哈隨魯王殺滅猶太人的召書 (3:13 後附加)；C. 末底改與以斯帖的禱告 (4:17 後附加)；D. 以斯帖晉見國王前的敘述 (5:1、2 後附加)；E. 亞哈隨魯王優待猶太人的另一個召書 (8:12 後附加)；F. 對末底改之夢的解釋，與普珥有關的上帝作為 (10:3 後附加)。由於希臘文版本中的這六個段落並沒有在希伯來文版本出現，因此四世紀時的教父耶柔米 (Jerome) 懷疑它們的權威性，並且在拉丁文翻

⁶³ 相當有意思的是，在希伯來文的舊約卷軸中極為重要的昆蘭版本 (Qumran) 裡頭，《以斯帖記》是唯一沒有被發現的舊約經卷。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54.

⁶⁴ 在西元 500-1000 年左右，Masora 經師以標點符號系統完成三套希伯來文經文的母音版本，包括東方的巴比倫系統 (Or-orientales)、西方的巴勒斯坦系統 (Occ-occidentales) 以及提伯利亞系統 (Tiberias)，後來在 Tiberias 與 Ben Naphtali (Naft) 家族的影響下，逐漸取代其他兩套系統而成為現在的主流系統。這個已經遺失的希伯來文原稿雖然與 MT 極為相似，但仍是相異的兩個文本。目前最重要的 MT 仍以西元 1008 年出現的列寧格勒抄本為主。Richard N. Soulen and R. Kendall Soulen, "Masoretic Text," i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109-110.

⁶⁵ Fox 寫於圖表中的 R-MT 是指從更早的以斯帖故事改寫呈現存 MT 的編輯者。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9; 255.

⁶⁶ LXX 是 MT 以外最重要的經文校勘版本，剛開始是為了歸回後不懂希伯來文的猶太人後代所翻譯，後來逐漸成為猶太教保存文化史與精神史的重要寶庫，對內有保存身份認同的功能，對外則成為希臘世界中傳遞一神論信息的媒介。Richard N. Soulen and R. Kendall Soulen, "Masoretic Text," i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172.

⁶⁷ 學者普遍相信，LXX 極有可能是根據希伯來文版本的增補而來，這個過程對於《以斯帖記》能夠在正典中獲得穩固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上圖中所顯示的 Additions 就是在 LXX 中發現的六個附加段落，而這六個段落也解釋了猶太人與新教徒之間的不同：一方面是東正教與羅馬大公教會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是《以斯帖記》文本的差異。Carey A. Moore, *Esther*, 103-111; Linda Day, *Three Faces of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of Esther*, 10.

譯的武加大譯本 (Vulgate) 中將它們擺放至《以斯帖記》的結尾，⁶⁸不過這樣的作法也使得這些段落失去了它們原本在敘事中的意義。⁶⁹

三者中最晚出現的是 Alpha Text。與 MT 及 LXX 相較之下，AT 呈現的是高度差異的希臘文譯本。它在結尾與增加的部分與 LXX 相當接近，這些部分很可能是取用自 LXX 的資料。⁷⁰不過 AT 本身也曾經有過變更，其更早的版本是 proto-AT，提供了相當不同的內容。⁷¹整體來看，proto-AT 不僅不是 MT 的修訂本，更是與 MT 有平行關係的獨立版本，而 AT 也不是 MT 翻譯版本，在研究上的貢獻價值亦不及 LXX，因為它的變動程度太大。⁷²

第三節 文本中的探究：文學結構與敘事分析

一、主題性結構分析

(一) hT, êv.mi (宴席) 為主題的結構分析

⁶⁸ 16 世紀時的改革宗新教認為這些拉丁文譯本並沒有希伯來原稿的支持，而將它們歸類為「次經」(apocrypha)，就是「隱藏的書」(hidden book)。因此，雖然沒有相關的文件佐證，仍形成了一本稱為《以斯帖記補錄》(additions to Esther) 的次經。1546 年在 Trent 會議中重申這六個「補錄」(additions) 的大公地位，並且獲得羅馬教會承認的舊約正典權威性。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28; 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55.

⁶⁹ 與《但以理書》、《耶利米書》一樣，《以斯帖記》在文本的翻譯上，以及面對多種信仰的讀者群所做出的註釋上，都有著令人懊惱的問題，亦即無論以何種版本—MT、LXX 或者將六個補錄段落擺放於後的作法，皆無法獲得普遍的認同，因此遲至西元 90 年雅麥尼雅會議 (council of Jamnia) 時，《以斯帖記》才被接納為猶太教的正典，成為希伯來聖經最後定案的一卷書。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28; 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335-339.

⁷⁰ Carey A. Moore, *Esther*, LX II-LX III.

⁷¹ Moore 在其為 The Anchor Bible 系列所編寫的註釋書中，詳細列出了 AT 與其他版本間的關係，之後將這些資料重新整理，並加入、彙集了多篇重要的學者作品於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sther* 中，使《以斯帖記》在此方面有極為豐富的討論資料。Carey A. Moore,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sther* (New York: KTAV, 1982).

⁷² Dorothy 認為 proto-AT (他使用的代稱是 proto-L) 在 MT 之前，而 AT 的翻譯則使得猶太的部分族群不僅能閱讀，更是將其視為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歷史，甚至他們的生活，換言之，AT 擁有著更多的猶太正統，而比較少希臘化 (hellenized) 社群。因此，藉著分析三個版本間的敘事形態與文體，Dorothy 指出每個版本都有其各自的文本完整性，同時每個版本都對應著其特定的群體傳統，產生不一樣的功能。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356-357.

從敘事內容來看，*hT, êv.mi* (宴席) 是《以斯帖記》中最重要主題之一，可以說整本《以斯帖記》是以 *hT, êv.mi* 作為開始，也總結於 *hT, êv.mi*，並且中間多次的危機情節更是經由 *hT, êv.mi* 來產生轉折。⁷³因此，多數學者都認為這樣的呈現絕非無意義的結構安排，雖然他們彼此間對於 *hT, êv.mi* 的排列處理各有不同，但皆一致同意，無論在主題或其所引發的反諷功能上，從 *hT, êv.mi* 為主題所帶出來的研究方向是相當重要且值得進一步探究的。⁷⁴茲此觀點的綜合歸納呈現於下：⁷⁵

1. 亞哈隨魯王給首領的 *hT, êv.mi* (1:2-4)
2. 亞哈隨魯王給書珊城所有男人的 *hT, êv.mi* (1:5-8)
3. 瓦實提給婦女們擺設的 *hT, êv.mi* (1:9)
4. 以斯帖就任王后的 *hT, êv.mi* (2:18)
5. 哈曼和亞哈隨魯王的 *hT, êv.mi* (3:15)
6. 以斯帖的第一次 *hT, êv.mi* (5:4-8)
7. 以斯帖的第二次 *hT, êv.mi* (7:1-9)
8. 猶太人慶祝末底改榮耀與高昇的 *hT, êv.mi* (8:17)

⁷³ 根據 Berg 的統計，*hT, êv.mi* 這個字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只有出現 44 次，而《以斯帖記》便佔了其中的 20 次，顯然《以斯帖記》在 *hT, êv.mi* 的使用安排上，必然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在 Berg 的研究中，除了對於 *hT, êv.mi* 的字義進行分析外，也進一步將其與 *fasts* 及 *Purim* 的關係作了比較。而在分析其與 *Purim* 關係的類似討論也可見於 Craig 從嘉年華會的角度對《以斯帖記》的文學探討專論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31;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5).

⁷⁴ 將 *hT, êv.mi* 視為結構分析之主題已經是多數學者所接受的共識，特別是以文學進路為主的 Berg、Meinhod、Clines、Berlin 及 Fox 等人，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31-35;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6-37; Adele Berlin, *Esther*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7.

⁷⁵ 在諸多針對「*hT, êv.mi*」的分析中，以 Fox 的整理較為出色，故借用其所整理的圖表來作呈現與說明。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7.

9. 第一普珥日 $hT, \hat{e}v.mi$: 亞達月十四日 (9:17,19)
10. 第二普珥日 $hT, \hat{e}v.mi$: 亞達月十五日 (9:18)

從整個 $hT, \hat{e}v.mi$ 的關係來看，其所呈現的是一對一對的組合，並且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每一個組合都是精心的安排，⁷⁶而非突然地、或毫無頭緒的配對，顯見整個敘事結構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存在，如同 Levenson 所言，是「讓普珥節獲得正當化、制度化，且形塑其為一個聚集兩天的慶祝大會」。⁷⁷若再進一步從各個組合的意涵來看：(#1、#2) 皆是亞哈隨魯王的 $hT, \hat{e}v.mi$ ，只是對象不同；(#3、#4) 都是女性為主的 $hT, \hat{e}v.mi$ ，但兩者呈現著相反的意涵，#3 是瓦實提被罷黜后位的最後 $hT, \hat{e}v.mi$ ，而#4 則是以斯帖就任王后的第一個 $hT, \hat{e}v.mi$ ，顯示同樣的 $hT, \hat{e}v.mi$ 卻帶出截然不同的命運；(#5、#8) 的 $hT, \hat{e}v.mi$ 是當中反諷意味最濃厚的，#5 的 $hT, \hat{e}v.mi$ 是哈曼與亞哈隨魯為了慶祝殺害猶太人的計畫而擺設，兩人還在兵荒馬亂的城牆上對飲，但#8 所呈現的是猶太人重獲生命的喜悅之宴，並且暗含著貶抑哈曼、拉抬末底改的反諷意涵；(#6、#7) 同樣具備了反諷的要素，以斯帖在 #6 所擺設的第一次 $hT, \hat{e}v.mi$ ，看似是藉著王與王后的盛大 $hT, \hat{e}v.mi$ 來榮耀哈曼，但實際上卻僅是要銜續第二次 $hT, \hat{e}v.mi$ #7 的開展，而哈曼在第一次 $hT, \hat{e}v.mi$ 中的榮耀，反而成為第二次 $hT, \hat{e}v.mi$ (鴻門宴) 的網羅；(#9、#10) 以亞達月接連兩次的普珥日 $hT, \hat{e}v.mi$ 作為連結。

從《以斯帖記》裡 $hT, \hat{e}v.mi$ 的主題著手，可以清楚看到權力在當中的位置—到底誰藉此獲利，誰又因此失落；顯見 $hT, \hat{e}v.mi$ 是討論權力議

⁷⁶ 關於文本中各組合的安排部分，Fox 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嘗試指出這絕非原始作者的處理，甚至包括普珥節的敘事很可能都是後來才加進來的。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7.

⁷⁷ Levenson 認為這種成對的安排並不令人驚訝，甚至可以說是希伯來文形式的文本的實際目標，他並引用與此類似的創世紀 1:1-2:3 為例，來說明成對的背後所代表的意涵。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23-27; Jon Douglas Levenson, *Cre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vil: The Jewish Drama of Divine Omnipotence* (San Francisco: Harper& Row, 1988), 66-68.

題的絕佳工具。⁷⁸對於波斯人而言，*hT, êv.mi* 是專屬於富有者以及高位階者，它能提供一個機會去展示個人所擁有的萬貫家財，或者位高權重的顯赫階級，故而舉辦一場 *hT, êv.mi*，便意味著一種對於個人權勢的公開展示。⁷⁹但另一方面，猶太人面對 *hT, êv.mi* 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猶太人並未以此來慶祝或是炫耀他們的財富，卻是利用 *hT, êv.mi* 來表達另類的富裕——一種族群內的團結勝利！⁸⁰換言之，猶太人的 *hT, êv.mi* 既可以用群體禁食的方式，作為悲傷中的尋求與等待，亦可以是為了生存獲得延續，而以普珥日的嘉年華會方式來慶祝。⁸¹

（二）逆轉為主題的結構分析

除了以「*hT, êv.mi*」為主軸的結構思維外，另一個《以斯帖記》的重要敘事脈絡是藉著事件的堆疊、發展來呈現猶太人在波斯帝國中嚴重的生存危機。⁸²就文學的角度而言，這被稱為是一個峰迴路轉（*peripeteia*）的敘事結構，亦即其情節發展的結果往往超乎預期的想像，也因此讀者在閱讀的過程，是充滿著震撼與驚喜，且往往需要到最後一刻，才知曉整個情節的鋪陳要點。⁸³

一般來說，《以斯帖記》在運用逆轉手法處理敘事情節時，常常是藉著文字的重複來呈現，即透過前後段落中敘述的文字重複，暗示著敘事意圖上的轉換，

⁷⁸ 關於權力的探討，除了文學進路的學者有深入的剖析外，包括解放研究在內的意識型態批判也涉入不少。這部分的議題將在稍後進一步討論。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8; Bea Wyler, "Esther: The In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a Queen,"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111-135.

⁷⁹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97.

⁸⁰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7.

⁸¹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98-102;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162.

⁸²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8.

⁸³ Chatman 的說法是從原來的狀況轉到相反的情況，而 Sternberg 則更清楚的指出是在行動的某一階段，突然從一種情況，轉到相反的情況，而從角色的角度來說，可能是不幸也可能是一種幸運。關於這樣的議題，是《以斯帖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85;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172;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8-163;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80-119.

進而形成逆轉的效果。⁸⁴茲將《以斯帖記》中以重複手法來達成末底改與哈曼之權威逆轉的部分試列於下：⁸⁵

Theses	Antitheses
a: 哈曼的權威	a' : 末底改的權威
3:10a 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	8:2a 王摘下自己的戒指，
3:10b 給猶大人的仇敵—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8:2b 就是從哈曼追回的，給了末底改。
3:11 王對哈曼說：「這銀子仍賜給你，這民也交給你，你可以隨意待他們。」	8:2c 以斯帖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產。
b: 哈曼的諭旨	b' : 末底改的諭旨
3:12a 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書記來，照著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	8:9 三月，就是西彎月二十三日，將王的書記召來，按著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並猶大人的文字方言寫諭旨
3:12b 傳與總督和各省的省長，並各族的首領	8:9a 傳給那從印度直到古實一百二十七省的猶大人和總督省長首領
3:12c 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旨意	8:10a 末底改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諭旨
3:12d 又用王的戒指蓋印	8:10b 用王的戒指蓋印，交給騎御馬圈快馬的驛卒，傳到各處。

⁸⁴ 「重複」技巧的使用，其實也是下一節「敘事批判」所常引用的手法，目的是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藉著字詞、場景重複出現所帶來的對比，對於敘事有深一層的知覺，進而產生不同於表面的閱讀。而在《以斯帖記》中，這種重複的技巧被以「telling」的方式來帶出，換言之，對於《以斯帖記》而言，這些重複所造成的逆轉並非來自角色的呈現（showing），卻僅僅是靠著敘事者的述說。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的確是相當特殊的呈現手法。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365-367; Adele Berlin, *Esther*, xxvii.

⁸⁵ Fox 認為整個《以斯帖記》的核心部分是在於猶太人面對滅族的危機，以及如何在此險境中獲得族群的保全，而這樣的情節鋪陳最明顯的對比陳列便是末底改與哈曼在地位上的一升一降——這也正是為何要列出兩者在重複手法下異同敘事的原因。從 Fox 的整理來看，敘事的轉捩點是在於 6:10，既帶有反諷的效果，也有整個情勢逆轉的巨大影響，不過另外一位學者 Berg 則跟隨 Meinhold 的觀點，主張轉捩點是在於 4:13-14，也就是以斯帖要見王與否的抉擇時刻。如此看來，或許同樣一件敘事，其轉捩點的設定並不一定是單一的，而是因著閱讀的前設，可能產生一個或多個敘事轉捩點。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9-163;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110.

<p>3:13 交給驛卒傳到王的各省，吩咐將猶大人，無論老少婦女孩子，<u>在一日之間，十二月，就是亞達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殺戮滅絕，並奪他們的財為掠物。</u></p>	<p>8:11 諭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猶大人在一日之間，十二月，就是亞達月十三日，聚集保護性命，<u>剪除殺戮滅絕那要攻擊猶大人的一切仇敵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奪取他們的財為掠物。</u></p>
<p>3:14 <u>抄錄這旨意，頒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們預備等候那日。</u></p>	<p>8:13 <u>抄錄這諭旨，頒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猶大人預備等候那日，在仇敵身上報仇。</u></p>
<p>3:15a <u>驛卒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傳遍書珊城。</u></p>	<p>8:14 <u>於是騎快馬的驛卒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諭旨也傳遍書珊城。</u></p>
<p>3:15b <u>王同哈曼坐下飲酒，書珊城的民卻都<u>慌亂</u>。</u></p>	<p>8:15a <u>書珊城的人民都<u>歡呼快樂</u>。</u></p>
<p>4:1 <u>末底改知道所做的這一切事，就<u>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塵，在城中行走，痛哭哀號</u>。</u></p>	<p>8:15b <u>末底改穿著藍色白色的朝服，<u>頭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細麻布的外袍，從王面前出來</u></u></p>
<p>4:3 <u>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處，<u>猶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號，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u>。</u></p>	<p>8:17 <u>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城，<u>猶大人都歡喜快樂，設擺筵宴，以那日為吉日</u>。</u></p>
<p>c: <u>哈曼太太與朋友們的忠告</u></p>	<p>c' : <u>哈曼太太與朋友們的絕望</u></p>
<p>5:14 <u>他的妻細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對他說：「不如立一個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將末底改掛在其上，然後你可以歡歡喜喜地隨王赴席。」。</u></p>	<p>6:13 <u>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細利斯對他說：「你在末底改面前始而敗落，他如果是猶大人，你必不能勝他，終必在他面前敗落。」</u></p>
<p>d: <u>哈曼的榮耀</u></p>	<p>d' : <u>哈曼的羞辱</u></p>
<p>6:8 <u>當將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馬，</u> 6:9 <u>都交給王極尊貴的一個大臣，命他將衣服給王所喜悅尊榮的人穿上，使他騎上馬，走遍城裏的街市，在他面前宣</u></p>	<p>6:11 <u>於是哈曼將朝服給末底改穿上，使他騎上馬，走遍城裏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就如此待他。」</u></p>

告說：王所喜悅尊榮的人，就如此待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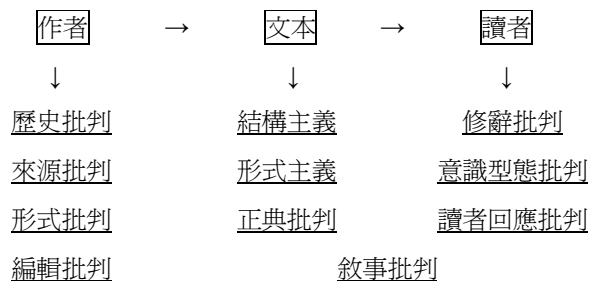
二、敘事分析⁸⁶

敘事批判幾乎是目前最廣泛被使用於探究敘事文體的研究進路，雖然本文在此將其界定為「文本中」的研究取向，但從其閱讀理論的內涵來看，應是介於「文本中」與「文本前」兩大範疇之間。⁸⁷

就敘事批判而言，任何敘事的構成，必然存在著一個或者數個固定的觀點（point of view），而這些敘事的觀點是進行敘事閱讀的重要前提，能幫助讀者適切地進入敘事的世界。接著，任何的敘事都會有一個敘事者（narrator），他可能不同於真實的作者（real author），也可能不同於暗示出來的作者（implied author），但閱讀的過程必須將其視為可靠的資訊提供者，否則將造成閱讀的諸多障礙。而與真實作者、暗示作者與敘事者相對的，是真實讀者（real reader）、暗示讀者（implied reader）與信息的接收者（narratee），這兩方的溝通關係便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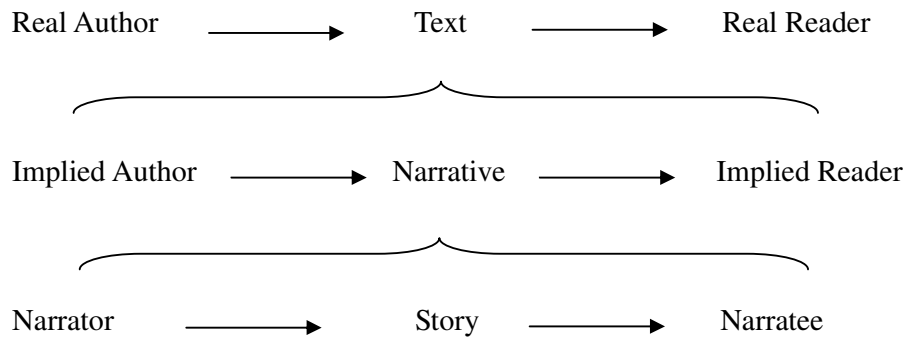
⁸⁶ 由於敘事批判是本論文的主要進路，在此的整理將僅止於大略介紹，更為詳細的分析與討論會在下一章中進行處理。

⁸⁷ 關於作者、文本與讀者之間相對應的批判法，因著不同的切入視角，而有不一樣的取捨。本文的觀點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從上圖來看，敘事批判是被歸類於「讀者」範疇的研究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其研究的預設前提並未離開「文本」中心太遠——同樣都主張最後文本為起點，以及以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敘事批判是站在「文本」中心的基礎上，向著「讀者」中心展望的研究法，既避免與「文本」意涵較無關聯的「作者」中心作法，更是在「文本」中心的利基上繼續堆疊。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完全忽視作者中心的研究，即便多數學者是以存而不論的方式擱置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仍有少部分的學者一如 Alter，將歷史取向的研究納入敘事的整體分析。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31-154.

敘事批判的主要閱讀理論，茲將其關係表列如下：⁸⁸



使用敘事批判進行文本的閱讀觀察，有兩個主要的切入角度：「情節」(plot)與「人物」(character)。「情節」可視為敘事的主要架構，藉著情節的鋪陳，把敘事中所有的要素都裝載並加以整合，可以說敘事中的情境、人物與主題都是隨著情節的進展而逐步出現，進而發展出彼此間的敘事關係。另一方面，「人物」則為敘事中的演員，配合著情節的建構產生出多樣化的敘事進展。而各個人物本身所蘊含的價值觀、性格特質更成為讀者移情、同情以及反感的對象，亦即當敘事中的人物呈現出某種特質或者價值觀時，讀者可能會選擇以欣賞、接納或者是厭惡的態度來認同該人物，甚至會對其言行進行價值判斷，而這便是人物在故事中所帶來對讀者的效應。在情節與人物之外，敘事過程中所展現對於「符號」(symbolism)與「反諷」(irony)的運用、「敘事的時間順序」(narrative time)與「論述的時間順序」(discourse time)的對比等等這些特殊的敘事手法(narrative patterns)，都是敘事批判中所著重觀察的要素。

⁸⁸ 如緒論所述，本文在此所界定的依據是以 Powell、Bar-Efrat、D. M. Gunn and D. N. Fewell、Chatman、Sternberg、David M Rhoads and Donald Michie、Alter 等學者所提出的敘事批判理論為主，然而學者間的處理不盡相同，本文將試著針對與衝突美學相關的理論進行整理。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D. M. Gunn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David M Rhoads, Donald Michie, *Mark as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arrative of a Gosp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此外，關於閱讀溝通的理論圖示則是轉引自 Powell 的整理：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27.

就《以斯帖記》的情節來看，呈現的是相當明快簡潔的鋪陳手法，Webb 將其大致劃分為四個部分：⁸⁹

前情解說	第 1 章—第 2 章
主要動作	第 3 章 1 節—第 9 章 19 節
普珥日附錄	第 9 章 20 節—32 節
結語	第 10 章

當然這是最為簡略的分法，Clines 對此的處理光是前情解說便分為七個場景，主要動作則分為九個部分，⁹⁰而 Fox 更進一步將整卷書分為連續的好幾幕，並且每個幕的分析中又有好幾個場景，⁹¹Bush 甚至做了相當詳盡的情節分析譜表，藉著 *dicourse structure* 將情節做出彼此高度關連的段落處理。⁹²顯然情節的分析是《以斯帖記》中相當吸引人的分析進路。⁹³

接著，在敘事的人物分析上，一方面是針對人物本身進行探討，Crawford 是從以斯帖與 Judith 兩個人物來進行對比，⁹⁴Fox 則很仔細的將每個人物作了剖析，⁹⁵不過最有意思的是 Days，在 *Three Faces of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of Esther* 裡頭，他的作法主要是將 MT、AT 以及 LXX 中的《以斯帖記》文本進行比較，並針對以斯帖的人物刻畫之不同處，特別予以歸納整理，而建構出以斯帖的文學樣貌。整個焦點是文學的，而非編輯的研究，並且她不被歷史前設所侷限，將每個版本都視為是整體（integral）的文學作品來進行探討，從而凸顯出版本內容雖然述說著同樣的故事，但是在不同版本間仍存在不一樣意義的文

⁸⁹ 貝利·魏伯 (Barry G. Webb)，《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Five Festal Garments*)，183。

⁹⁰ David J. 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3.

⁹¹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3-130.

⁹² Frederic W. Bush, *Ruth, Esther*, 301-304.

⁹³ 在情節分析的部分，Berlin 的註釋是相當值得一看的；由於是針對不熟悉猶太傳統的人所寫的註釋書，因此 Berlin 拉進了許多文本外關於猶太人的米大示 (Midrash) 與解釋。他在書中強調兩個重點：首先，他是將以斯帖視為一個喜劇，一個關於波斯朝廷的喜劇，而這喜劇的氣氛營造，主要的目的僅只是建立一個新的節期：普珥節。其次，他指出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文學技巧來鋪陳情節，使得文本的意義能被精確的傳達。Adele Berlin, *Esther*, xxiii-xxviii.

⁹⁴ Sidnie White Crawford, "Esther and Judith: Contrasts in Character,"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61-76.

⁹⁵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4-251.

本特質。⁹⁶

另一方面是整體性的人際互動研究，Dorothy 便指出，《以斯帖記》中的人物面孔，除了以斯帖以外，幾乎都是單向度的臉譜區隔，亦即人物個性在此被簡單劃分為忠奸黑白：亞哈隨魯代表昏庸反覆，他的決策總離不開別人的建議，哈曼代表邪惡，末底改代表善良等等。換言之，Dorothy 認為《以斯帖記》的皇宮背景似乎充其量是作為一個敘事的框架，以存納不同故事傳統並提供一個敘事統合的架構。⁹⁷ Laniak 的處理則是藉著人物在敘事中的每一階段的心態、動作來呈現敘事的社會性人際關係，並且以羞恥與榮耀的動態性分析來豐富《以斯帖記》的閱讀。例如他便指出以斯帖是通過「破壞性的順從」(subversive submission) 來掌控了整個情勢，若從榮耀的角度來看，以斯帖本身便是所有海外猶太人的標準典範。⁹⁸

此外就寫作手法而言，《以斯帖記》的敘事相當喜歡使用反諷、挖苦的文學技巧；⁹⁹諸如哈曼原本要毀掉猶太民族，最後卻毀了自己全家；哈曼原本要用來掉死末底改的木架，最後成了自己的刑具；亞哈隨魯王在全國如日中天的權勢，卻連瓦實提也管不動；哈曼隱瞞了所要陷害支人的身份，卻不知道其中一位受害者也隱瞞了自己的身份...等等都屬於反諷的寫作，而王降旨要男人在家作主，但他卻叫不動自己的妻子，並且瓦實提的拒絕也搞的王宮裡雞飛狗跳，甚至使王室的顧問們也開始擔心形成新的女性主義；哈曼雖然在外看似位高權重，但卻無法自己拿定主意，而需靠細利斯的睿智之言...等等則為挖苦的敘事。事實上，這些

⁹⁶ Linda Day, *Three Faces of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of Esther*.

⁹⁷ 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340-341.

⁹⁸ 雖然 Laniak 的處理是著重在角色上，但其分析的範疇卻相當程度地與意識型態相關聯。他認為在猶太人被擄的經驗裡，有一個意識型態的危機存在他們的心中，可以說被擄在早期世界是代表著一種羞恥，一種個人意識根源的異化。因此 Laniak 解釋了哈曼的論旨如何帶給猶太人羞恥，並且還置之於險地，以及猶太人榮耀如何藉著完全戰勝他們的攻擊來恢復。所以對 Laniak 而言，《以斯帖記》這本書是關注著如何在猶太地之外藉著傳統的榮耀之源：國王、軍隊、聖殿，仍能保有榮耀。Timothy S Laniak,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98).

⁹⁹ 根據 Powell 所整理敘事批判的溝通圖表，反諷是屬於 story 的部分，因為唯有如此反諷的意涵才能為暗示讀者來察覺，而敘事中的人物則被包含在 story 的部分中，所以反諷的出現可能是 narrator、story 或 narratee 其中的任何一個；藉著言語反諷 (verbal irony) -- 「說話者內心要表達的意思與表面上所說的相反」，與情境反諷 (situational irony) -- 「敘事中人物所說、所期待的和事情的真相相反，然而隱藏讀者知道敘事的真相，敘事裡的人物卻完全不懂」的彼此互動來呈現與事實相反的意義陳述。這個反諷的文學手法在《以斯帖記》的研究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幾乎是研究特色中的特色。Lillian R. Klein, "Honor and Shame in Esther,"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149-175;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30.

挖苦、反諷的文學手法使得作者所欲傳達的觀點不言而喻，並且也形成故事裡曲折離奇、意想不到的情節發展。

第四節 文本前的探究：讀者與意識型態批判

文本前的研究主要是關注於讀者的角色，強調一個文本可能隨著讀者的背景、經驗、預設與能力的不同，產生不一樣的閱讀，甚至同一個人，在個人經驗累積與處境變動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與往常不太一樣的閱讀，著重於平常不甚注意的閱讀焦點。¹⁰⁰因此，文本前的研究通常是先從讀者身份的確立出發，接著從該特定身份去面對文本的讀者閱讀，故而產生女性觀點的讀者閱讀¹⁰¹、解放觀點的讀者閱讀以及民族意識的讀者閱讀¹⁰²。不過從聖經文學的角度來看，這些都

¹⁰⁰ 此一閱讀理論的建構主要是來自 Iser 所提出的「不確定間隙」的概念。Iser 認為「不確定的間隙」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必然面對的重要工作，甚至是運用文字溝通之最核心要素。簡單來說，所謂「不確定的間隙」是指文本的敘事存在著許多結構的縫隙，而如何填補這些縫隙，便意味著讀者如何進行閱讀。因此「不確定的間隙」可以出現於閱讀的任何一個層次：它可以是在語法的層次、語意的層次、語用的層次、敘述的過程、角色的行動、甚至於讀者的角色等等，端賴讀者對於敘事之閱讀切入點而定。這樣的觀念成為文本前閱讀的重要理論基礎，也使長期以來在文本詮釋中被刻意忽略的讀者角色重新被發現。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8), 226, 283.

¹⁰¹ 關於女性方面的《以斯帖記》研究可說是汗牛充棟，最重要也是最廣為人之的註釋便是 Feminist Companion 系列，其中有多篇重要的女性觀點著作，試列舉如下：Susan Niditch, “Esther: Folklore, Wisdom, Feminism and Authority,”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26-46; Kristin De Troyer, “An Oriental Beauty Parlour: An Analysis of Esther 2.8-18 in the Hebrew, the Septuagint and Second Greek Text,”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47-70; Alich Bach, “Mirror, Mirror in the Text: Reflections on Reading and Rereading,”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81-86.

¹⁰² 關於解放與民族意識這兩方面的研究，主要都是從猶太族群著手，這在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於 2003 年所收集編寫的當代以斯帖研究系列中有不少重要的作品：Berlin 從猶太聽眾的角度進行《以斯帖記》的詮釋，提供給新教的讀者截然不同的視角；Laniak 以後猶太主義的角度來做出觀察；Neulander 則處理十九世紀猶太裔美國人的詮釋。此外，Timothy K. Beal 在 *The Book of Hiding* 這本書中對於散居社群的民族身份之意識追尋，有相當獨到的見解；Beal 採取的是後現代的進路，他注意到許多有意思的細節，例如：瓦實提的角色雖然從敘事中消失，但卻仍如幽靈般存在於敘事之中 (spectral absence)，並且與末底改間存在著一種相當有微妙的共同性 (solidarity)：他們兩者都拒絕了命令、都引起了狂怒、都被皇家的諭令「排泄」出去 (excribed)——雖然後來末底改的例子並未成功。雖然 Fox 認為這本書深澳難懂，甚至指出 Beal 在理解被擄時期的猶太族群意識上有問題——Beal 相信猶太民族意識在被擄時期的逐漸消退的 (但 Fox 在此持的是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猶太民族意識在被擄時期是更為堅固的)，然而不

被歸納為意識型態之範疇的研究。事實上，因著讀者份量的加重，以致聖經文本之意識型態的研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是一個詮釋學的研究。¹⁰³因此為求更清楚的呈現學者們對於《以斯帖記》在意識型態上的進路處理，本章將以李熾昌與游斌於《五小卷研讀》中的研究作為主要例子來進行討論。¹⁰⁴

一、另類的抵抗

若將《以斯帖記》理解為作者與他所面對的猶大社群之間的對話的話，則首先要確定的是，文本後面到底有著怎樣的社群？這個社群面對著怎樣的問題？以斯帖如何反映這個問題，並且又是如何解決？

一般而言，學者將《以斯帖記》這本書的背景設定在波斯帝國的中期，大概是在西元前第五或第四世紀。此時的猶太社群對於波斯帝國的規範似乎是完全的妥協，而波斯帝國則視猶太社群為極重要的經濟依靠。在這種特殊的主僕關係中，猶太人對於波斯帝國的互動便相當的微妙：a. 維持作為猶太人的自我意識；b. 藉著務實的智慧，與帝國權力實體妥協。所謂維持猶太自我意識是指一方面盡量避免為了鞏固於帝國內之地位，而導致對於猶太民族的背叛，另一方面則是避免過份堅持猶太民族的自主性，而造成宗派退縮為地下猶太社會。¹⁰⁵事實上，《以

可否認的是他努力處理了基督教傳統對於以斯帖的負面觀感與艱澀問題，並且盡力克服了這本書對於種族以及性別上的認同問題。還有一本雖然是敘事進路的作品，卻也帶有極為濃厚的意識型態批判意味：Fox 的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他是針對《以斯帖記》中的角色性格及其內蘊的意識型態作深入研究。Adele Berlin, "The Book of Esther: Writing a Commentary for a Jewish Audience,"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9-16; Timothy S. Laniak, "Esther's Volkcentrism and the Reframing of Post - Exilic Judaism,"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77-90; Scott M. Langston, "Reading a Text Backwards: The Book of Esther and Nineteenth Century Jewish Americ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200-216; Timothy K. Beal, *Ruth & Esther: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Collegeville: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9); Timothy K. Beal, *The Book of Hid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4-254.

¹⁰³ 這也正是前面曾提及的兩個視域的問題。Anthony C.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Biblical Reading*, 8-9.

¹⁰⁴ 在《五小卷研讀》中，李熾昌與游斌是從其本身遭遇的政治文化因素作為起點進行研究，關注的重點則在於社群認同的族群意識。就意識型態批判而言，這是中文著作中相當罕見的佳作，不僅援引了不少夠份量的以斯帖學者之觀點，更加入在地的亞洲觀點，呈現出極為豐富的文本詮釋。本文在此試著整理其論述，同時也配合相關學者的主張，寄望能展現出意識型態批判的獨有特色，並且也作為稍後探討台灣當前處境的鋪陳。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11-44；79-112。

¹⁰⁵ Walter Brueggeman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Canon and Christaian*

斯帖記》代表著在被擄時期三個主要 *gola* 的其中一群，發生的場景在波斯宮廷，既與外族的權力核心最近，卻也與巴勒斯坦的宗族核心最遠，可說是一個最地方化的社群對自我身份的理解：其與歷史、傳統的連結最薄弱，世俗化的色彩最濃厚，對於外族政治權利的認同，也是最具妥協性格的。¹⁰⁶因此這雖然可算是猶太社會在實踐他的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時所使用的一種表達方式，但卻也凸顯另一個問題的存在：雙重忠誠的問題（*dual loyalty*）！¹⁰⁷

例如在故事的前半段，以斯帖因著順服而得寵成為王后，末底改則因著破獲殺手的陰謀而救國王一命，雙雙展現對於波斯帝國的忠誠，但在後半段卻又出現末底改違反帝國法律不願跪拜宰相哈曼，以斯帖違反宮廷規範擅入內宮面見國王，雙雙違反波斯律例的情況，顯然帝國權威的順服與民族身份認同的堅持在此間形成一種極強的張力，並且也深刻反映了猶大散居社群的深層身份危機和矛盾：一方面在異教文化環境之下，他們要保持特殊的民族身份，甚至猶太社群的利益要高於帝國的法律，但另一方面，他們現在生活在異教的土地上，傳統建構猶太身份的方式已經失去效力，以致民族身份的獲得不再是天然的、一勞永逸的，他必須要在對立之中建立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時刻處在不斷的超越與變動之中。¹⁰⁸顯然對民族身份的強烈認同，及在散居狀態之中的民族身份的隱藏與迷失，成為《以斯帖記》深層的吶喊。

二、散居社群的身份意識

對於末底改（2:5）與哈曼（3:1）的出場，作者是採用希伯來傳統中「譜系高於地域」（*genealogy is above geography*）的觀念來進行敘述。按照前先知書記載，便雅憫人基士是以色列歷史上第一個王掃羅的父親，所以末底改與以色列民族的代表人物掃羅有著極為密切的血緣關係。而哈曼則為亞甲人，¹⁰⁹亞甲是亞瑪

Imagination (Louisville :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 343.

¹⁰⁶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212-234;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7。

¹⁰⁷ 關於這種在猶太自我意識與波斯權勢間擺盪的最強烈表達可見於斯 4:16 待會我將進去見王，這雖然違反法律，但若我會死，就死吧！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0。

¹⁰⁸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9-90。

¹⁰⁹ 七十士譯本則將其改為馬其頓人，因此 Laniak 懷疑希伯來聖經在此將亞甲人當作哈曼的祖先是有其敘事意圖的。Timothy S. Laniak,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5.

力人的王，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據說「掃羅生擒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亞瑪力人的眾民」（撒下 15:1-3）。因此，作者對於撒母耳記上 15 章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才能在此處精心策劃這兩人的身世譜系，目的是要確定散居猶大社群的民族身份。¹¹⁰

由此可見，《以斯帖記》的敘述著重於強調猶大散居社群的集體意識，指出每一個猶大人都是猶大民族的代表，都承襲著民族的歷史與血統，彼此間有著深刻的相互影響，不能對兩者進行任何形式的切割。所以末底改與哈曼的對立等於是兩個民族間的對立，而在對立中來找尋民族的身份，在他者中來找尋自我，則是《以斯帖記》重要的敘述手法。¹¹¹不過這卻也正是其動人之處：深刻地反映了散居社群在身份確定與迷失之間的不斷變化。事實上，文化絕非一個整合性的系統，可以使每一個人都在裡面找到確定的位置，反而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身份場」（locus of identities）。例如以斯帖而言，她的每一個身份都是一個文化符號，這些符號來自其所置身的文化處境，他們組成一個系統來界定她的身份。¹¹²然而，這些符號之間所存在的相互矛盾卻也使得其本身不斷處於流動、不穩定之中，因此《以斯帖記》能跳脫原有的框架或超越某個既定的秩序，從而為社會和政治的變化帶來可能。

再從未底改與以斯帖的名字來作分析，他們雖然是猶太人，但名字卻是波斯式的。末底改（Mordecai）可能是來自波斯男神馬杜克（Marduk），以斯帖則是來自波斯女神伊示塔（Ishtar），甚至可發現文中曾強調以斯帖的希伯來名字是哈大沙（Hadassah），但這名字卻從未再出現過。¹¹³顯然名字與民族身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一個名字往往是民族身份的標誌，因此以斯帖與約瑟、但以理在此部分有著相同的處境，或許命名本身便意味身份的隱藏或混合。¹¹⁴

三、文本與社群～《以斯帖記》與《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的文本

¹¹⁰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8。

¹¹¹ Timothy K. Beal, *Ruth & Esther: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57.

¹¹²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1。

¹¹³ Timothy K. Beal, *Ruth & Esther: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28.

¹¹⁴ 香港學者謝品然便曾以名字作為主軸來探討但以理書第一章裡的身份意識追尋，指出命名者與被命名者之間的主體關係，並深入探討在混合文化中的身份認同問題。謝品然，《衝突的詮釋》，106-129。

背景比較

《以斯帖記》與《以斯拉記》、《尼希米記》都是屬於被擄歸回時期的作品，具有某種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且三者皆同時面臨著如何處理與統治他們的帝國權力之間的關係，以及需要新的時代中確定他們社群的身份。然而，《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敘述的對象是回到巴勒斯坦的猶太社群，他們的主題是「故國故土與故民」，而《以斯帖記》則是面對散居在波斯帝國內部的猶太社群，因此在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身份的找尋等問題上，他們採取的方式完全不同。

在《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中，民族身份的確立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新解說來實現的，亦即是通過從列祖、君王直到被擄與歸回的線性敘述方式，幫助猶太人的身份認同找到一個歷史學的基礎，而「現在」便被視為是「過去」的延續，歷史也順勢被接引到現在發生的事件之中。但與此相對的，《以斯帖記》則是只有「現在」，沒有歷史，其民族身份的認同不是來自某個歷史之源，而是來自於現實政治鬥爭的生死存亡。¹¹⁵事實上，這在希伯來的文化裡是不常見的，一般希伯來文化的框架裡，民族歷史的言說也就等同於神學的詮釋學。例如在《以斯拉記》的歷史敘述中，他不斷地回到一些希伯來宗教中最基本的觀念，意欲使歷史與神學在記憶的回溯與重建中得以整合在一起。此外，觀察整個希伯來聖經亦可發現，歷史中的每一個大時代，他們都會對歷史重新做一番回顧，以重審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情景在《以斯帖記》裡卻付之闕如，他竟然沒有提及任何關於以色列歷史的言說，這對一本被視為正典的希伯來文經典而言，這的確是匪夷所思的。若再從客觀的角度來看，《以斯帖記》中所講述關於以色列人所遭受的滅頂之災，絕不會低於以色列歷史上的任何一次災難，且其所獲得拯救的方式又是如此神秘、不可思議，但整個《以斯帖記》竟也未給予任何的神學解說，這與《但以理書》中完全訴諸上帝作為、干預來解釋事件的作法與詮釋截然不同。¹¹⁶

再者，當歷史事件被節日化，並成為民族身份的象徵時，《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所強調的是這些節日的宗教內涵，如逾越節、住棚節等等。因此這兩卷書所凸顯的是三個主要基本主題：以猶太社群為中心、將聖殿延伸到整個城市以

¹¹⁵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6。

¹¹⁶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7。

及以成文律法為中心，換句話說，這兩卷書試圖將身份認同的連結點從祭典、法典等宗教系統的建構轉而進入經濟、節日、婚姻等日常生活的面向，甚至於建立一個神權國家，使身份認同的搭建是以「面」式來進行。而《以斯帖記》雖然同樣將事件節日化，但其中已無神學意義，只具有節日的狂歡和社會學意義，並且其身份的獲得是暫時性的，處於變化、模糊和迷失之中的，民族身份的凸顯只存在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就是說其身份認同是「點」狀的。¹¹⁷

因此，在這兩類文本後面的社群，對於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有著不一樣的理解，但也正是如此反而呈現出聖卷裡更為豐富的多元觀點，換言之，在當時的散居社群裡，對於「神聖」的理解，已不再是完全超自然的，而是帶有社群關懷，具有世俗傾向的，甚至更進一步來看，《以斯帖記》裡的歷史不再被理解為上帝對歷史奇蹟般的介入與干預，反而指出上帝的作為與人的主動需要結合在一起。這種從日常生活重新理解宗教信仰的嶄新詮釋，成為希伯來宗教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向。

整體而言，《以斯帖記》因著本身意識型態之探討與當代的符應關係，常常是與後殖民主義、多元種族主義，甚至性別主義的研究結合在一起。然而，《以斯帖記》本身的敘述方式卻又跳出當代研究的習慣性框架，而提供另一條解讀後殖民文化的視角：他不是鼓勵散居社群反抗宗主國，而是要求他融入其中，造福於宗主國，同時又要其認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追求本民族的利益。因此，他對於混合似乎做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即混合不應被理解為通常的放棄，而應理解為一種抵抗（*resistance*），是在順服與反抗之間的一條中間路線。¹¹⁸

其次，在處理多元民族之間的關係時，《以斯帖記》則常與《路得記》放在一起，而被視為是處理多元民族間關係的兩條途徑；前者秉持一種狹隘的「唯猶太主義」，甚至不惜鼓吹用暴利先發制人式地對另一民族進行血腥屠殺，然而後者則主張溫和的民族融合主義，只不過這樣的融合卻是單向度的融合，只有摩押族向猶大族的轉化，卻沒有相反的猶大族向摩押族的轉化。因此該如何看待這些聖經文本中的民族性的意識型態，是否有一種相對標準的進路，或者仍須於不同處境做出不同反應，這對於處理現在普遍存在的多元民族間關係，實在有著諸多

¹¹⁷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8。

¹¹⁸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5。

的啓示。¹¹⁹最後，王后瓦實提對波斯王命令的違抗的這個事件，對於女性主義進路的聖經解釋具有特別的意義：他展示了女性的另一種形象，敢於挑戰王權的命令，亦敢於挑戰整個既定的男權制度，堅持女性的自我。¹²⁰

小結 文本的多元閱讀

從文本後的世界、文本中的世界與文本前的世界三個角度來進行《以斯帖記》研究歷史的檢視，的確清楚呈現出各個研究進路微妙之處。然而殊為可惜的是，《以斯帖記》的過往研究是如此的多、如此的豐富，以致短短一章並無法將其完全涵蓋在內，特別是節期、婦女還有上帝的隱藏這三部分的研究，實在是本章的遺珠之憾。

就節期而言，《以斯帖記》是五小卷中唯一直接與節期有關的一卷書，其他的四卷僅只是象徵性的對應於其他節期的意涵，然而《以斯帖記》所代表的普珥節，卻是在最後才加入猶太教曆的節令，並因為出現太晚而不見載於其他舊約書卷中，甚至也因著猶太意味太過濃厚而不見容於新教陣營，尤其是宗教改革時期的馬丁路德。因此從節期來進入《以斯帖記》的世界，從而探討其對於整個猶太民族、社會甚至與往後基督教世界的互動影響，相信會是相當有意思的主題。而婦女議題方面，《以斯帖記》本身便是舊約中少數以婦女為標題的經卷，包括以斯帖、瓦實提甚至哈曼的妻子都是婦女學界著重探討的主題，不僅牽涉的層面極為廣闊，橫跨好幾個領域，其本身的研究也自成一個學派，所以婦女神學的進路的確是《以斯帖記》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研究。¹²¹最後是上帝隱藏的主題，《以斯帖記》的希伯來文版本全書沒有任何一處提及上帝，即便是以斯帖決心見王時，

¹¹⁹ 羅光喜曾針對申命記式歷史中的祭典集中化作出討論，到底該如何面對相對弱勢的族裔。羅光喜，〈申命記史中的祭典集中化：一個宰制與反抗的策略〉，《神學與教會》第29卷第1期（台南：台南神學院，2004），18-44。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5-86。

¹²⁰ Fox 比較了瓦實提與以斯帖在性格與意識型態上的異同，同時也從瓦實提的角度來看其與男人間的互動，對於女性角度的觀點描寫相當有趣。另外，包括 Zefira Gitay 及 Bea Wyler 等亦皆從婦女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前者談的是 *Esther and the Queen's Throne*，後者則是 *Esther: The In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a Queen*。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4-170; Zefira Gitay, "Esther and the Queen's Throne,"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111-135; Bea Wyler, "Esther: The In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a Queen,"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136-148.

¹²¹ 雖然本文將其歸納為文本前的研究，然而不可諱言的，整個婦女釋義已經逐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系統，尤其在三波的女性主義與處境神學的推波助瀾下，早已不再侷限為文本前的女性意識研究，甚至有學者以歷時性（diachronic）與共時性（synchronic）來為婦女神學的多元進路定調。

也僅只要求猶太民族能同心禁食，而非禁食「禱告」，因此希臘文版本在此作了大幅度的調整，加入了許多的宗教元素，包括末底改的禱告、以斯帖的禱告等等。然而就算如此，整個《以斯帖記》的敘事仍無法避免上帝隱藏的內在意涵，故而作為信仰的讀者，「如何進行解讀」便成為《以斯帖記》閱讀的重要課題與研究重點。整體而言，本章對於《以斯帖記》研究歷史的整理疏漏仍多，但透過上述幾個不同面向的呈現，已經讓人深深感受到文本的深層震撼，尤其是美學與意識型態的交織鋪陳。接下來的第二章將進一步針對敘事批判的理論進行梳理，以作為第三章衝突美學的分析依據。

第二章 文學視域下的敘事批判理論

第一節 敘事觀點分析

一、敘事觀點（point of view）及其形成

Powell 認為，所謂「觀點」是指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¹²²藉著不同人物、情境與情節的鋪陳，於敘事過程建構出一套價值判斷基準，使讀者以此進行理解並獲得成長與助益。¹²³故此，觀點並不僅止於某一人物的想法，可能還綜合著某些事件、某些場景甚至是敘事者自身的思維體系而展現的一種價值量尺。¹²⁴事實上，這樣的技巧在聖經文本的處理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不僅有助於特定價

¹²² 由 Booth 提出的隱含作者，指的是整體敘事所形塑出來的那位作者，其想法、觀點與身份會經由敘事的鋪陳而揭露，但卻不能直接被與真實作者（real author）劃等號，因為真實作者可能在不同創作作品中展現相異的特質、想法，甚至是虛擬構思，故而敘事本身可被推敲出隱含作者，卻不易辨識出真實作者，故而 Booth 特別稱這個隱含作者為第二自我（second self）。同時，隱含作者也不等於敘事者（narrator），即便兩者關係極為密切，但敘事者比較類似於旁白，是幫助情節的發展或者為各角色的進行做出相關鋪陳的橋樑。而既然有隱含作者，便相對有著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這是指能夠領會並實現文本潛在意義的讀者，不限於與文本同時代的讀者，乃與隱含作者呈現平行的關係。整體而言，隱含作者、真實作者、隱含讀者、真實讀者（real reader）與敘事者截然不同，處理觀點時必須小心避免將此三者混為一談，畢竟敘事結構中的觀點是以整體敘事為背景，目的在於統攝敘事的內容與方式，做為價值觀與態度傳達的進路。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71-76;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¹²³ 在文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這是個重要卻也爭論不休的議題，請參考：Ge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189-211。然而，本文在此並不打算進入論戰的漩渦，只針對聖經的文學處理理論進行整理。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23-24.

¹²⁴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129.

值立場的形塑，同時也讓敘事自身成為信仰的傳遞媒介。¹²⁵

然而，觀點是怎樣形成的呢？Genette 借用影片的拍攝手法指出，一個畫面產生的關鍵是鏡頭如何擺設？又聚焦於何？¹²⁶換言之，通過鏡頭位置與焦距距離所要解決的乃是視角與焦點的問題，亦即要從哪裡進行理解，而理解的對象又是誰。本文採取 Ska 所整理的歸納圖表，簡單呈現觀點的處理手法：¹²⁷

Genette	聚焦點 (focalization)	零 (zero)	內在 (internal)	外在 (external)
Pouillon	觀察 (vision)	後觀 (from behind)	同觀 (with)	從外在 (from without)
Lubbock Sternberg	觀點 (point of view)	講述者的 (narrator)	人物的 (character)	讀者的 (reader)

根據 Genette 的觀察，觀點可以區隔為「零」、「內在」與「外在」三種；所謂「零聚焦點」指的是與敘事的內在人物同步感受情節的發展與張力，「內在聚焦點」則是各個人物隨著情節發展所做出對事件的分析，而「外在聚焦點」是一個沒有被事件捲入的局外人看法。¹²⁸就觀點的意義來看，Genette 的分法與 Pouillon 及 Lubbock 及 Sternberg 差別不大：Genette 的「零聚焦點」等同於 Pouillon 的「後觀觀察」和 Lubbock 及 Sternberg 的「講述者的觀點」，而「內在聚焦點」亦與「同觀觀察」、「角色的觀點」一致，「外在觀點」則符合於「從外在觀察」及「讀者的觀點」。顯然，這三個不同系統的實質意義都在於呈現不同視角與焦點所產生的觀點變化，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透視點是可以自由變化的。

¹²⁹Ska 指出，聖經多數的隱含作者都是以一種稱為拱形透視點（over-arching

¹²⁵ 事實上，這已經讓觀點不僅止於某一種價值判斷，而是進入了價值觀的層面，亦即在閱讀的過程中挑戰著讀者自身的價值體系。Adele Berlin, *Poet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blical Narrativ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4), 43-82.

¹²⁶ Ge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186.

¹²⁷ 由於觀點的探討在學界的爭議頗大，多數又非本文處理的範疇，故而參考 Ska 的建議，對 Genette、Pouillon 與 Lubbock 及 Sternberg 的解釋系統進行比較與歸納，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依據。史筭 (Jean Louis Ska)，《“我們的祖先說”——希伯來敘述文分析簡介》(“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 (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5)，100。

¹²⁸ Ge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189-194.

¹²⁹ 對於敘事的進行而言，觀點的重要性在於其不僅左右著讀者接收的訊息，同時也影響著整體

perspective) 的方式來控制敘事的進行，亦即是照著特定的目的、時代慣例或者內容情境的需要而靈活地轉換透視點，如同《以斯帖記》第 6 章對於亞哈隨魯王、哈曼、末底改與細利斯之間互動關係的敘事方式，便是相當典型的拱形透視點運用。¹³⁰故而要分析一段敘事，最重要的是盡可能精準地找出其中的拱形透視點，如此才能確實掌握敘事的觀點所在。

二、觀點的呈現與傳遞

觀點的形成既然是由三個不同透視點的構成，並且這三個透視點又存在著自由變化的可能性，因此要掌握拱形視點便需進一步瞭解觀點的呈現甚至是傳遞狀況，以之作爲分析與探究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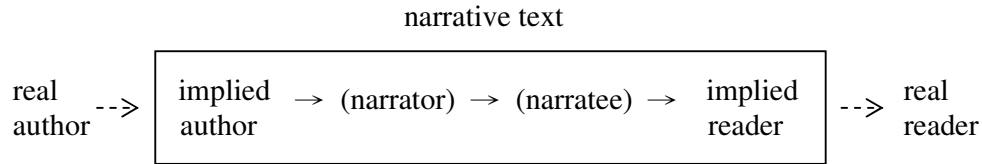
在觀點的呈現方面，Uspensky 認爲其大多由四個不同的層次來表達。¹³¹第一個是時空的層次 (spatial-temporal plane)，可以再細分爲時間與空間兩個部分來分析。時間方面是藉著角色所經歷的時間與敘事的內外時間來凸顯價值觀點，而空間方面則是藉著位置與行動來呈現內在意涵。第二個是語法的層次 (phraseological plane)，藉著人物的對話，包括說話形式、語法結構甚至沈默的語言意涵等等作爲多元價值觀點的建構。第三個是心理的層次 (psychological plane)，藉著人物的內外狀況來表達其實質觀點。第四個是意識型態的層次 (ideological plane)，此爲大脈絡的評價與規範，亦即隱含作者藉著文本所欲傳達的特定觀點，並作爲敘事的依循規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層次並沒有高低之別，亦即四個層次可能交錯出現，也可能同時被使用來描繪某個事件或人物，端視文本敘事的需要而定。相形之下，觀點的傳遞部分便複雜許多。觀點的傳遞首先考量的是溝通的協定，亦即訊息傳遞者、訊息本身與訊息接收者之間的

的結構鋪陳。因此，觀點的形成勢必要與其傳遞一同探究，亦即是從敘事者與人物、敘事者與讀者以及讀者與角色，三個橫跨不同面向的交互關係來進行理解。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130-131.

¹³⁰ 史笳 (Jean Louis Ska)，《“我們的祖先說”——希伯來敘述文分析簡介》(“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103。

¹³¹ Boris Uspensky, *A Poetics of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the Poetic Text and the Typology of Compositional Form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8.

關係。爲了從敘事的角度來釐清，Chatman 作了簡單溝通關係圖：¹³²



就這個圖表來看，真實作者與真實讀者都被以虛線來表達其與敘事文本之間的固定化距離（*distanciation*）¹³³，亦即特別使用實線框格來呈現的敘事文本，在此是被視爲一個自我滿足的世界，既有著敘事者與被傳遞者，也有著隱含的作者與隱含的讀者。因此，閱讀的進行是發生在此一實線框架內，被設定爲閱讀者的隱含讀者則需先行接受隱含作者在此設立的觀點或者價值體系，否則將無法順利進入文本的世界，即便這意味著隱含讀者必須在閱讀的過程中暫時放棄自己的觀點。¹³⁴例如我們必須接受以斯帖的美真是沈魚落雁、哈曼的財富是富可敵國。而藉著文本所創造的敘事世界，讓上帝的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被讀者接受，則是真實作者相當高明的技巧，特別在《以斯帖記》中，上帝並未以清楚的角色出現，然而卻透過一些技巧的處理，例如明喻（*simile*）與隱喻（*metaphor*）、反諷（*irony*）與象徵（*symbol*），讓上帝的影響清晰可見。

一般說來，當明喻或隱喻用於處理人物刻畫時，其意義便不在於描述，而是意圖去激發或表達某一種特殊的態度。Bar-Efrat 特別對最常出現的隱喻做出解釋，強調其乃是藉著將 A 比做 B 的明喻功能，使某一端的情感轉移至另一端，達成隱含的情感呈現，從而讓讀者能從敘事所提供的線索中獲得適切的閱讀。¹³⁵例如以斯帖進宮求見王時（斯 5:1-2），王伸出的金杖雖然可以喻爲權力，但實質上卻是要表達王的憐愛之心，而後者的那種憐愛之心便是藉由前者的明喻功能來達成隱喻的效果。

¹³² 這是比較簡單的圖示，只單純顯示了溝通幾個大要素，但實際狀況是更爲複雜的，故 Chatman 在書末整理了一個更爲詳盡的圖表，特別是敘事文本的內部變化，以呈現溝通過程中的種種變因。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78), 267.

¹³³ 這個解釋是引用 Ricoeur 關於書寫的詮釋學概念。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1), 91.

¹³⁴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34-35.

¹³⁵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56-57.

此外，作為觀點傳達的重要技巧還有象徵與反諷。Wheelwright 認為象徵可以從四種不同型態來加以辨識。¹³⁶原型象徵 (archetypal symbols)，是真實世界的對比或對立狀況，如光與暗等；原始生命力的象徵 (symbols of ancestral vitality)，是來自於早期流傳的意義沿用，如曠野作為以色列受試探之地；隱含作者創造的象徵 (symbols created by the implied author)，只能在特定處境下進行理解的敘事，如末底改託人帶給以斯帖的衣服實質上是作為一種責任的賦予；文化範疇的象徵 (symbols of cultural range)，這是真實作者在其社會與歷史脈絡下所建構的文化象徵，如亞哈隨魯王的招婚意味著一種權力象徵。

關於反諷的部分，Uspensky 將其定義為藉著語言、行為、動機或者信念而呈現出一種不同意的觀點 (nonconcurrence of point of view)。¹³⁷就技巧來說，這是一種讓敘事的真實意涵與閱讀的普遍性理解不一致的處理手法，往往用於刻畫人物特質或加強情節鋪陳效果等等特殊目的，如亞哈隨魯王號稱統御著一百二十七省，但偏偏無法命令瓦實提出席宴會 (斯 1)。而在文學方面，反諷可以大致分為語言上的反諷 (verbal irony) 與處境上的反諷 (situational irony) 兩種。¹³⁸語言上的反諷是指說話者雖然講的是某一件事情，然而他真正的意思卻是另外一件事，而這種手法可以用在角色的對話，或者敘事者的旁白。例如米母干建議要王制訂讓婦女尊敬丈夫的法律，但這建議本身就已經無法讓丈夫被婦女尊敬了 (斯 1:16-20)。處境上的反諷則往往是藉著情節來呈現，凸顯角色不清楚自己正在進行的事情的真正意涵。例如亞哈隨魯王半夜向哈曼詢問如何對待尊榮者，但卻只有哈曼自己不知道這尊榮者指的是末底改。整體來說，無論是哪一種文學技巧，都是出於某種修辭的策略，目的在於藉著敘事者來引導讀者進行文本敘事的理解，同時也在適切的溝通協定中傳遞了特定的價值體系。

¹³⁶ Wheelwright, *Metaphor and Rea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2), 99-110.轉引自 R. Alan Cullpeper, *Anatomy of Fourth Gospel: A Study in Literary Desig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 184.

¹³⁷ Boris Uspensky, *A Poetics of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the Poetic Text and the Typology of Compositional Forms*;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30.

¹³⁸ 儘管當前採取敘事進路的學者對於反諷的分析不盡相同，但主要概念的差異卻也不是那麼大，例如 Ska 將反諷分為「語言上的反語」及「戲劇上的反語」兩類，並大量引用文學理論的反諷處理手法來補充聖經研究上的不足。因此，本文在此是採取 Powell 對於反諷的理論整理來作為意義上的代表。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30-31; 史筋 (Jean Louis Ska)，《“我們的祖先說”——希伯來敘述文分析簡介》(“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89-94。

第二節 衝突情節分析

一、何謂情節 (plot) ?

敘事批判假設文本存在著一個結構層面，這個層面獨立於任何一種語言或者表現手法之外，使得讀者在面對不同語言或呈現形式的轉換時，仍然能夠清楚辨識出其為同一個故事，Culler 認為這樣的結構層面即為所謂的「情節」。¹³⁹而在 Forster 看來，情節相對於故事 (story) 是較高級的一種技巧，他不同於故事僅止強調時間序列上的事件演進，乃是進一步著重於因果關係的敘述，亦即故事是按照時間順序來安排事件，而情節則是因果關係下的事件敘述；如同「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是故事，「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¹⁴⁰因此，敘事的情節鋪陳便是對於事件群的因果性結構安排，以使其能達到某種情感和藝術性的效果，同時賦予每個事件意義。

然而這引起的另一個問題是，敘事結構安排中的個別事件都具有相等的意義嗎？對此，Barthes 主張並非每個事件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他將某些會影響整個敘事邏輯的事件稱為「必要的事件」(kernels)，是敘事中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些則被稱為「不必要的事件」(satellites)，是敘事基本情節裡無關緊要的事件；若要瞭解敘事，只要掌握必要事件即可，畢竟不是每個事件都有意義。¹⁴¹但這樣

¹³⁹ 在 Culler 看來，情節的辨識實際上是隱含讀者從文本中推敲出來的，甚至對於構成該情節的基本事件的理解也是隱含讀者的推測或構想。卡勒 (Jonathan Culler)，《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李平譯，(香港：牛津大學，1998)，92。

¹⁴⁰ Aristotle 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他指出情節是一個故事所應具備最基本的條件：一個好的故事必須擁有開頭、中間和結局，而這三部分是根據因果關係所編排的節律，使人能從中感受故事的緊張、懸疑與愉悅。只是 Forster 以結構因素為由並不完全同意 Aristotle 的想法，甚至認為他的觀點已經「不合時宜」。但另一方面，Alter 從舊約敘事文學的研究指出當代對於因果關係的陳述方式並不見得是聖經文學的重要特徵，換言之，他不認為含有因果關係的情節必然是較為高級的手法，反倒認為看似儉樸的平鋪直敘手法才是聖經文學精巧的寫作特色。佛斯特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李文彬譯，(台北：志文，1991)，114。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20-21.

¹⁴¹ 論文最初為法文發表，轉引自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53-54.

的觀點不被 Chatman 接受，他認為去區隔必要與非必要的事件是相當困難的，即便做出了區隔，也僅是心理上的主觀認知，並無多大益處。¹⁴²另一位敘事學者 Bar-Efrat 亦抱持相同的想法，他指出每一個事件在整個結構的形塑中都有其個別的貢獻與意義，因為敘述的情節是由互相連結的事件所構成的有意義的環，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事件是多餘或是無意義的。並且在此環中，事件與事件之間往往是通過一些模式彼此關連：因果關係(cause and effect)、平行與對照關係(parallelism and contrast)，¹⁴³換言之，情節是藉著這些模式來安排、銜接敘事系統中的事件群，使每個事件在敘事世界中被賦予各自特定的意義。¹⁴⁴因此，文本的敘事如何鋪陳情節的細節，便顯示出文本所欲傳達的意圖與意識型態。¹⁴⁵正如 Culpepper 對於敘事情節之主要特徵做出的讚嘆：因果關係、順序、一致性以及敘述所構成令人感動的力量！¹⁴⁶

二、情節的類型區分

關於情節類型的區分，不同學派在各自文學預設下紛紛提出多樣的分析形態，本文礙於篇幅無法一一處理，只單就與聖經研究關係較為密切的兩個主要類型區分來做探討：統一的(unified)與單元的(episodic)情節，以及行爲的(resolved)與啓示的(revelatory)情節。

統一與單元的情節類型是以整體情節的連結狀況來做區分。¹⁴⁷在「統一情節」中，每個以事件群組成的單元都與敘事的發展密切相關，甚至成為情節發展的重

¹⁴²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55-56.

¹⁴³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Sheffield: The Almond, 1989), 93.

¹⁴⁴ 當然對於具有張力性的情節分析，除了 Bar-Efrat 提出的這些事件間的關連關係外，Gunn 及 Powell 所提出事件與事件間的順序(order)、進展(duration)、頻率(frequency)等等，亦被作為情節安排的探究依據。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3;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36-40.

¹⁴⁵ 這樣的觀察與 Sternberg 的主張若符合符節；Sternberg 在其關於聖經敘事的名著《*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便曾提出三個聖經論述的重要原則：意識型態(ideological)、歷史紀錄(historiographic)及美學(aesthetic)，其中他認為牽動最大的是意識型態與美學，亦即聖經作為文學的論述理解是奠基於以歷史形式呈現的敘事框架中，進而藉著美學來展示意識型態。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41.

¹⁴⁶ R. Alan Culpepper, *The Gospel and Letters of John*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67.

¹⁴⁷ 這是 Ska 所提出的情節類型，但該書的翻譯上將 plot 稱為佈局，將 episodic 稱為情節，本文為求用語上的一致，仍將 plot 稱為情節，將 episodic 稱為單元。史筋(Jean Louis Ska)，《我們的祖先說...：希伯來敘述文分析簡介》(“Our Father Have Told Us”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26。

要環節，對於單元與單元進行的銜接具有承先啓後的作用，因此事件或單元的敘述順序是固定的，不能隨意更動。但在「單元情節」裡，單元的順序則可以改變，讀者可以跳過某個單元而不影響整個故事，亦即每個單元都是獨立且一致的，不需對之前的單元有完全和清楚的知識也能夠理解當下閱讀的敘事。通常在這樣的模式中，主角的一貫性、標準的行爲模式，和類似事件發生的的情境，都將是按著主題發展所連結的元素，並且此一敘事模式往往是由主角的誕生開始，以他的死亡結束。

另一種情節類型則是行爲與啓示的類型，這是以敘事情節的目的來作為區隔。¹⁴⁸「行爲情節」是由事件所組成，目的純粹在說一個故事：故事到底如何發展？事件的結局是什麼？顯然在這種傳統的情節類型裡，事件的時間順序、發展順序是最主要的部分。相較之下，「啓示情節」對於事件的形式便不太重視，他在意的並不是事件會如何發展，而是期望去揭露敘事中人物的真實本性，或者去揭開事情的真實面。

若從統一與單元的分類角度來看，《以斯帖記》應屬於「統一情節」；不僅整個故事的敘事順序相當重要，事件與事件的環節也緊密相扣、承先啓後，特別稍後的衝突情節分析中，將會發現每個衝突都是漸進式的開展，充分凸顯事件間的密切關連，清楚呈現其確為統一的情節。不過，行爲與啓示的類別在《以斯帖記》的分類上便無法如此涇渭分明了。乍看之下，《以斯帖記》的整體敘事結構似乎是屬於「行爲情節」：一開始迂迴式的介紹人物出場，再藉著事件間的緊密環節陳述，使讀者在緊湊、懸疑與興奮的複雜情緒中一步一步將整個情節組織起來，並隨著人物在敘事中的發展而逐漸邁向故事的終局。然而有意思的是，故事最後令人錯愕的終局卻又隱約透露出「啓示情節」的特色：先前種種的事件陳述好像是一種極度巧合的鋪陳，為的是突顯背後高度的意識型態。¹⁴⁹因此綜合來看，《以斯帖記》有著統一架構的情節鋪陳，並且分別藉著事件的連續發展來建構情節以及揭露事件背後的真相，亦即兼顧著行爲與啓示的情節特質。

¹⁴⁸ Sternberg 雖提出比 Chatman 更為詳盡的分類，不過整體觀點仍相去不遠。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48;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172.

¹⁴⁹ 對 Alter 而言，《以斯帖記》是近乎於幻想的喜劇，所利用的也只是一些偽歷史材料，目的很清楚的是要傳達出背後的意識型態思維。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34.

三、情節的結構分析

當代敘事理論學者普遍同意情節是文本所內具的結構層面，獨立於任何一種語言或者表現手法之外，以致讀者面對不同語言或多元形式的轉換時，仍然能夠清楚辨識該敘事的獨特性。¹⁵⁰依據 Bar-Efrat 的歸納，此結構層面可從三個相互關聯的單元來加以分析：插曲（incident）、場景（scene）與幕（act）。¹⁵¹

就整體敘事而言，由單一行動或事件所構成的插曲是最小的單元，除了作為情節的要素外，也用來描寫角色特質，並賦予適當意義。例如侍臣建請亞哈隨魯王頒佈選后詔書一事（斯 2:2-4），便銜接了之後以斯帖登場的情節，也暗示王毫無主見的特質以及歷史的純粹偶發性。¹⁵²其次，更大一點的單元是場景，其與插曲的最大不同在於場景是依角色參與而定，只要角色有變化，則新的場景便已開始。一般而言，聖經中的場景大多由兩個角色所組成，即便有更多的人同時出現，但這些人往往被視為一個角色，例如《以斯帖記》中的猶太人便可視為單一角色來與其他角色互動，因此焦點始終聚集於兩個角色間的互動，而場景則常被組織來表現平行、對照或連續的關係。¹⁵³最後的單元是幕，亦是較大範圍的關係排列，可能依據主要的場景，或者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來作區隔，但仍時常被用以表現平行、對照或連續的關係，可以視為大範圍的場景分析，例如在整本《以斯帖記》衝突情節的歷程中，便可進一步以幕來區分為衝突的緣起、衝突的爆發、衝

¹⁵⁰ 例如 Culler 就主張要在一個「序列」中來研究人物和事件的功能，此「序列」也就是所謂的情節鋪陳。他認為人物與事件的交錯帶出了敘事上的不同功能，而每種功能則都被之後一連串的功能所限定，因而從瞭解後面將要發生的事情，回頭來確認前面事件的功能，而這個寬廣的序列敘事，便是情節。這當然也是對於讀者功能的一種正向反應，使情節能因著讀者的辨識而存在於不同的語境中。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London: Routledge, 1975), 208-210.

¹⁵¹ 不可否認的，不同前提下的情節結構，其解讀必然不同。例如俄國形式主義的批判學者 Propp 所提出的形態學分析，便認為從敘事功能的角度所發現的深層結構模式是相對重要的分析。在他看來，形態學的目的就是要從形式的研究來進行敘事的簡化分析，以最小的篇幅涵蓋最大限度的內容。如此一來，Propp 的研究產生了兩層的情節，亦即每個故事都有各自的情節，但這些故事之間又有著共同的情節，也就是具體內容的情節與抽象結構的情節。然而本文礙於篇幅，將不深入探究其他的情節結構理論，乃集中於處理 Bar-Efrat 的觀點，以作為本文稍後探討《以斯帖記》的理論建構基礎，並輔以相關聖經學者提出的相關資料來做統合。V. I. Propp,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Leningrad, 1928), 3;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5-111;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36-40; D. M. Gunn,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101-112.

¹⁵² 就情節的發展而言，若非侍臣的建議，便不會有日後以斯帖的入宮以及力挽狂瀾的見王之舉。在 Bar-Efrat 看來，這一類的插曲安排次序往往是暫時的，並且著重於前後因果關係，才能形成如此環環相扣的細膩安排。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6.

¹⁵³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6-97.

突的高潮與衝突的結束等，以作為更詳細的觀察依據。¹⁵⁴

Bar-Efrat 指出，除了上述三層次的情節骨架外，這些不同分層中的每個事件，在整個結構形塑中皆各有其個別的貢獻與意義，並在最後統整為一個完整的敘事。¹⁵⁵一般而言，這個統整的過程可以分為外部聯繫與內部聯繫。¹⁵⁶所謂外部聯繫，往往是透過時間的指示，例如「這日子滿了」（斯 1:5）、「這事以後」（斯 2:1; 3:1）、第三日（斯 5:1）、「當日」（斯 9:1）等等。這樣的用法往往是將前事的結尾視為後一事的開端，從而建構出連續性的閱讀感受。不過在聖經敘事文學中比外部聯繫更為常用的是內部聯繫，包括使用人物的串連、典範場景（type-scenes）¹⁵⁷、關鍵詞（key word）、對話與口白敘述等等。所謂人物的串連，指的是情節的鋪陳皆以某一個共同人物來作為聯繫，無論是編年式或者單元式的處理；典範場景則是以類似的情節橋段作為一種暗示，使讀者預先產生某種期待的心理；關鍵詞往往是最常出現的字詞，用以連接不同場景與人物的共同特質；最後是對話與口白敘述，也就是通過人物彼此間的對話來進行串場，或者直接由第三人稱的方式指出接下來的敘事方向。因此，情節的結構分析，除了從插曲、場景與幕等三個部分來著手外，關於情節外部與內部的聯繫過程，仍然是相當重要的觀察要點。

四、作為核心焦點的衝突情節（plot of conflict）

在上一節對於敘事聯繫的探討裡，可以發現情節結構本身存在著轉折的現象，而這種轉折在 Laurence Perrine 看來就是所謂的衝突。Laurence Perrine 將衝突廣泛的定義為是一切行動、想法、慾望或意志的碰撞，亦即對立雙方因著彼此觀點與行為上的歧異而產生的摩擦。¹⁵⁸ Powell 認為這樣的摩擦就敘事來說幾乎無法避免，因為很難想像一個完全沒有衝突元素的敘事，甚至可以說敘事鋪陳的核

¹⁵⁴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102.

¹⁵⁵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3.

¹⁵⁶ Bar-Efrat 在其 chapter 4 and 5 中針對時間與空間，還有文體風格作了相當詳細的探究，這些都是影響著敘事聯繫的要素。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141-143; 197-200.

¹⁵⁷ 這是 Alter 相當強調的部分，他認為從文本互涉的角度來看，典範場景其實是相當重要的分析關鍵，因為聖經敘事文有個相當明顯的特色：大同小異的故事。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51.

¹⁵⁸ Laurence Perrine, *Story and Struc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onovich, 1974), 44.

心部分便是在於衝突，而敘事批判學者的興趣正是在於解釋這些衝突，以及瞭解這些衝突的整體發展。¹⁵⁹

一般來說，衝突的發展可以大致分成下列六種不同形式：¹⁶⁰

第一種：直線上升（one-way ascent）：故事的發展對於主角是順利的，且其所面臨的挑戰都有解決的可能，整個故事的終局是有利於主角的高潮。例如士師俄陀聶的記事（士 3:9-11），從上帝對他的呼召一直到他帶領以色列百姓勝了美索不達米亞王古珊·利薩田，整個敘事的發展完全呈現直線上升的氣勢。

第二種：直線下降（one-way descent）：故事的進展對主角極其不利，甚至整個敘述的語氣是消極、否定的負向描繪，結局很可能是不完美的。約拿是這種衝突相當明顯的一個例子，無論文字語氣的刻意刻畫（一直向下），或者敘事情節的鋪陳，在在都凸顯著約拿糟糕的景況，即便是被大魚吞吃的轉折，仍然以嘔吐的強烈字眼¹⁶¹來表達約拿的差勁，甚至最後約拿是以死來威脅上帝。

第三種：向下-正面結束（descent-positive denouement）：開始時，整個敘述的方向似乎對主角相當不利，但結尾卻呈現大逆轉，反而是有利於主角。這種逆轉的衝突情節可以路得作代表；爲了離開公公、丈夫的過世加上遭遇飢荒的惡劣環境，路得與拿俄米回到麵包之家伯利恆，卻受到眾人的譏笑，但後來與波阿斯的邂逅，則徹底扭轉了敘事的發展，不僅重獲孩子、丈夫，也擁有了家庭與產業，並且成了舊約的重要家族。

第四種：上升-反面結束（ascent-negative denouement）：故事原本是積極正面的，然而結尾劇情卻急轉直下，使讀者期待落空，呈現負面的結束。這個例子可以從伊甸園的故事來看，原本亞當夏娃在園子裡的生活是相當美滿

¹⁵⁹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42.

¹⁶⁰ 雖然 DeKlerk 是以此來作爲耶穌敘事的探討，然而這樣的分類對於研究聖經文學中的衝突情節，仍然有著莫大的貢獻。本文所舉的例子可能無法完全符應於該分類，但還是能在某個程度上作爲探討的觀察起點。J. C. DeKlerk, C. W. Schnell, *A New Look at Jesus* (Pretoria: J. L. van Schaik, 1987), 19-20.

¹⁶¹ 這字 אִשְׁתִּי "本身其實含有嫌惡的意味，故不是輕輕的吐出來，而是類似於反胃般的嘔吐。Uriel Simon, *Jonah: the traditional Hebrew text with the new JPS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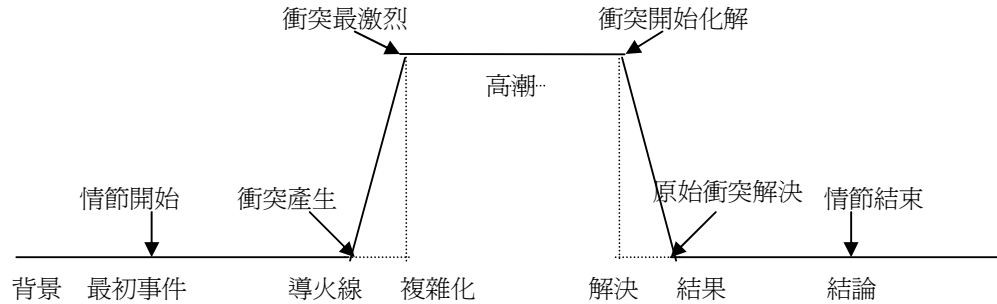
的，但卻因著兩人的私慾，逃避上帝的命令而選擇自己的益處，導致被驅逐離開伊甸園，甚至承受著未來辛苦的命運。

第五種：交叉形式 (cruciform pattern)：交叉是以轉捩點作為分隔，在轉捩點之前，故事的發展往往是正向的，而在轉捩點之後，故事的取向便開始走下坡，因此是藉著對比來呈現轉捩點兩端的危機轉換。《以斯帖記》的敘事大概可以作為這個形式的代表；前面的正向發展是猶太族裔與波斯人的良好互動，但在經歷猶太人滅族危機的轉捩點後，猶太人開始必須面對不一樣的生活。

第六種：循環形式 (circular pattern)：故事以關鍵事件開始，而在結尾的時候再度重複該關鍵事件的敘述，以作為另一個故事或是相關故事的開始。這種循環形式可以用套用在耶穌的敘事上，耶穌的出生本身便是相當關鍵的事件，而除了其生涯的每個階段都可以視為是受此事件影響的小循環外，耶穌的一生就是一個重要的循環，因為耶穌的死與復活正是銜接著耶穌降生的宣告。

不可否認的，這六種形式並無法完全涵蓋聖經文學中的衝突敘事，但至少該六種形式所各自展現的不同衝突脈絡，以及呈現出來的不一樣敘事風格，都讓敘事的研究有了更清楚的範疇劃分。另一方面，學者也發現無論哪一種形式，情節裡的大小衝突總是有其發展的歷程，就算是直線上升或者直線下降的衝突發展，仍然有其緣起、過程與結局，如同形式批判學者 Poythress 所提供的這份衝突歷程模型：¹⁶²

¹⁶² 由 V. Poythress 所提出，轉引自 Tremper Longman III, *Literary Approache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Academic Books, 1987), 92.



在這個衝突歷程的模式中，每次衝突的發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與起點，接著在導火線所帶出的事件轉折後，衝突的發展越趨激烈，直到某一轉捩點的出現，衝突才開始逐漸化解，並慢慢朝向於緩和與解決的結局。就文學的分析來說，這是關於衝突歷程比較詳盡的敘事處理模式，能清楚的呈現整個衝突的細節。Rhoads 和 Michie 便是站在此一高度，進一步將其歸納為四個階段：衝突發生的背景，雙方的衝突觀點，衝突的發展以及衝突的解決。衝突發生的背景是著眼於文本互涉下作為敘事完整世界的文本背景，而雙方的衝突觀點則強調衝突當下彼此觀點上的歧異，衝突的發展與衝突的解決都是描述整個衝突過程的進行。¹⁶³這種分析的好處是讓敘事的處理能更明確，特別是針對雙方衝突的焦點能進行更清晰的對比與分析。

基本上，這一類作為敘事鋪陳核心的衝突，往往是兩股力量間的拉拔。這兩股力量可能是同一層次的，如同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衝突，也可能是不同層次的，如同人物與超自然、自然、社會制度甚至是命運等處境性之衝突。¹⁶⁴但整體來說，這兩股力量可以概略被視為兩個角色（character），亦即情節核心的衝突就是兩個角色之間的對立發展。¹⁶⁵拿以斯帖為例，可以清楚看到整個敘事的鋪陳是一連

¹⁶³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看，這是從形式主義強調文學元素的層次轉向結構主義對於文學元素間彼此關連性的關注。而此轉向也是 Rhoads 和 Michie 在馬可敘事之衝突研究上的分析手法，並以此形成衝突情節研究的重要參考架構，多被使用於探討耶穌與權威者、耶穌與小人物以及耶穌與門徒之間的衝突事件，本文借用來作為衝突情節下之人物衝突歷程的主要處理手法。雷蒙·賽爾登（Raman Selden）、彼得·維德生（Peter Widdowson）和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當代文學理論導讀》（*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林志忠譯，（台北：巨流，2005），92-93；David M Rhoads and Donald Michie, *Mark as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arrative of a Gospel*, 79.

¹⁶⁴ Laurence Perrine, *Story and Structure*, 44.

¹⁶⁵ 對於 Bar-Efrat 這樣的觀點，Poewll 作了更為清楚的補充，指出敘事的角色不一定由人類來擔綱，可能是動物、天使或魔鬼等等非人類，並且角色不侷限於個人，一群人所組成的群體也可以

串的角色衝突過程，包括王與瓦實提、哈曼與末底改、王與以斯帖、王與哈曼以及以斯帖與哈曼等等的激烈對立。¹⁶⁶並且進一步來看，這些衝突多是角色彼此間的「威脅」關係，亦即當衝突出現在敘事中的時候，意味著該事件的本質將有所改變，可能是一個新威脅的出現，或者某個威脅獲得解除。不過另一方面，威脅也可能持續存在，其改變的僅只是強度。然而在此要小心的是，不可將威脅的定義直接等同於衝突，因為有些敘事中的衝突可能無法以威脅來解釋。¹⁶⁷例如《以斯帖記》第四章中以斯帖與末底改的溝通衝突；此一衝突與角色間的威脅關係無關，而是在充滿懸疑張力的緊迫性生死抉擇中，凸顯出衝突的焦點—末底改對於群體性的考量與以斯帖個人性考量間的掙扎。¹⁶⁸不過，這一類衝突情節的分析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衝突的解決並不見得是問題的解決，往往只是事件暫時的結束，有時甚至是另一個衝突的始點，而這正是本文在第三章進行衝突情節探究時，將嘗試匯整兩個分析模式的主要基礎點。無論如何，這樣的分析內涵都已顯示出衝突的發展不僅大大地影響了敘事情節的進行，甚至構成敘事結構之內在線索的鋪陳核心。

第三節 衝突情節之人物分析（analysis of character）

一、人物分析的基本概念

Bar-Efrat 在他那本經典著作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中如此說：敘事所體現的許多觀點都是通過人物表現出來的，或者更確切的講，是通過人物的言語跟命

成爲敘事中的一個角色。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4;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51.

¹⁶⁶ Clines 也認爲人物衝突是相當有意思的討論，他在界定斯 3:1-9:19 是《以斯帖記》的核心情節後，從中區隔了九個主要場景來分析人物的衝突。然而與 Bar-Efrat 不同的是，Clines 的人物衝突不侷限於兩造，例如在 6:1-14, 7:1-10, 8:1-17 的衝突場景都包含了三個人物。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13.

¹⁶⁷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43.

¹⁶⁸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1.

運得以表現的。¹⁶⁹換言之，人物不僅是敘事者的代言人，他們的言行與經歷更揭示了敘事的核心價值，因此理解人物便意味著理解了整個敘事的意涵。然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只是各種描述手法的匯集，如何能擁有確切的理解？何況聖經的手法相較於當前中西方文學所慣用的描繪技巧，是更為儉樸、粗糙的敘述，加上時空上的距離，對當代的讀者而言，真能有適切的閱讀嗎？

面對這個尖銳提問，Alter 不否認聖經敘事的確沒有細緻地分析人物動機，也沒有詳細描述角色的心理動態，甚至能夠讓讀者準確捉摸到人物感受、意向、意圖的線索，更是少之又少。然而，他認為這是因為聖經的文學傳統刻意採取一種極富想像力的描繪手法，既不同於其所傳承的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簡單刻畫，也與希臘史詩或傳奇故事的細膩有所差別。這種富想像力的文學技巧，其實是深刻根植於一神信仰的人性觀之上：相信人因著被上帝創造，擁有祂所賦予的自由行事能力，但卻也因此產生了許多掙扎與矛盾。面對這些人性中細微的成分，聖經文本是以一種極為講究、別有目的的特殊技巧來做出表達。¹⁷⁰換言之，由於聖經作者對於人物的刻畫是搭建在信仰的人性觀之上，人物的發展往往變得難以預測，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難以理解，使得文本與讀者之間形成一種不斷曖昧的氛圍。因此，為求能在迷霧中清楚掌握人物的刻畫，試著從敘述的脈絡中去分析或許是較為可行的方法，尤其敘事裡衝突情節的連續性發展，最能清楚呈現人物的轉折變化，而這也正是研究者最合適的切入角度。¹⁷¹

二、講述（telling）與顯示（showing）

在 Booth 看來，講述與顯示是刻畫人物的兩個重要技巧。¹⁷²根據他的觀察，

¹⁶⁹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47.

¹⁷⁰ Alter 稱這種技巧是「含蓄的藝術」(art of reticence)。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14-115.

¹⁷¹ 雖然衝突情節的鋪陳讓文本與讀者間的曖昧更為明顯，然而卻也因此成為探討的最好背景。如同 Fox 的人物分析固然是從每一章的分析來著手，但著重的情節仍是以衝突的部分居多：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Days 則是從不同文本的敘述中去刻畫出以斯帖的形象，這是另一種特殊的分析手法：Linda Day, *Three Faces of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of Esth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無論哪一種分析反映著一個事實，情節與人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如 Bar-Efrat 對於情節與人物所下的貼切比喻：如果情節是敘事的靈魂，那麼人物便可視為敘事的身體，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48.

¹⁷² 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3-20.

講述就是隱含作者通過敘事者或者其他人物，直接告訴讀者關於人物的一些資料。例如以斯帖被介紹為是容貌俊美的女子，同時也率直地提供了她的身家背景（斯 2:7）。因此，Bar-Efrat 也將講述的部分歸為直接的人物刻畫，包括從容貌、體態之人物外觀及其內在的人格與心智狀況來進行描繪。¹⁷³

顯示，則是藉著敘事過程逐步凸顯人物的特質，例如亞哈隨魯王的出場是藉著將近兩百天的宴席呈現來塑造其強盛的王權印象。故而分類上是屬於間接的人物刻畫，亦是較為複雜的文學技巧。根據 Bar-Efrat 的分析，顯示的處理手法大致可分為幾個重要層次：首先是言語，藉著人物說話的風格與類型，可以讓讀者清楚抓住人物的個性特質，以及其當下的情緒反應，對於閱讀的進行相當有幫助。¹⁷⁴如同末底改託人帶話給以斯帖的描繪，便是言語刻畫極為成功的範例。事實上，另一位聖經學者 Alter 甚至認為成功的獨白或對話，才是整個人物、情節發展的關鍵，它實質地控制著整個敘事的節奏與轉折。¹⁷⁵其次是行動，Bar-Efrat 認為行為與行動是人物刻畫的重要工具，特別是處理人物的立場轉變或者針對性的人格描繪，往往是由人物的行為模式做為開始。這其中包括有人物日常生活的行動、特殊行為的展現或刻意性的不展現、獨特的姿勢或動作，以及藉著其他人物的反應等等，都是敘事的典型手法。¹⁷⁶例如當哈曼促使亞哈隨魯王做出滅除猶太人的法律時，全城慌亂騷動，但他們兩人竟旁若無人地坐下飲酒，清楚刻畫出昏君與惡臣的具體形象。

因此，面對顯示的手法，讀者必須花更多的心力，從種種的敘事細節去收集足夠資料，再以隱含作者的習慣用法對這些資料進行判斷，從而獲得適切的人物刻畫。¹⁷⁷然而，若人物本身的刻畫原本便不甚清晰，或者隱含作者刻意從中製造模糊時¹⁷⁸，讀者是否會在眾多資料中迷失方向？Eco 認為這雖是可能的，但就閱讀的歷程而言，卻不需擔心誤讀的現象發生。他指出，做為讀者，特別是隱含讀者，他被賦予了判斷與比較的能力，並且這樣的能力是伴隨著閱讀而與時俱增

¹⁷³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48-63.

¹⁷⁴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64-65.

¹⁷⁵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64.

¹⁷⁶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77-78.

¹⁷⁷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52-53.

¹⁷⁸ 這是可能的，特別當角色被刻畫成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時，往往會有模糊的描繪現象。佛斯特（E. M.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99-103。

的。¹⁷⁹Eco 在《開放的文本》中，對此做了詳盡的討論：

作者向欣賞者提供的是一種有待完成的作品，他並不確切知道他的作品將會以哪種方式完成，但他知道，作品完成後將依然是他的作品，而不是另一部別的作品，在演繹對話結束後，一種形式將具體化，這一形式是他的形式，儘管這一形式是由別人以一種作者本人並不完全可以預見到的方式組織而成的。¹⁸⁰

Eco 的意思是說，詮釋的焦點仍然在文本本身，即便文本是開放的，但每一個演繹者都知道「演繹的就是作品本身...他必須始終要進一步深化他的演繹」¹⁸¹，故而不需擔心出現誤讀，甚至每一種誤讀都是一種限制內的不同詮釋。¹⁸²

整體來說，講述與顯示都是文學上刻畫人物常用的手法，但就聖經的文本看來，間接性的顯示處理比直接的講述更為常見。Bar-Efrat 認為，這是因為直接的講述手法是以特定的字詞來決定人物的性情，提供的僅止於靜態式（static）的觀點，但間接的顯示手法，則允許人物在持續不斷的動態式（dynamic）變動中被呈現，是比較接近實存性（existential）的人物描繪，必須從其實存的處境中去進行人物辨識。¹⁸³換言之，間接的顯示手法，一方面讓人物的輪廓隨著敘事的進展而逐漸清晰，另一方面也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藉著對人物的多元性瞭解，慢慢做出自我批判的反省式回應。

三、人物特質（character traits）

¹⁷⁹ 關於過度詮釋的問題，可以參考 Eco 所著的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這是他演講的講稿，而關於誤讀的部分，則可以參考《誤讀》這一本書，他用模仿體（pastiche）的方式探討了誤讀的文學意涵。Umberto Eco and Stefan Collini,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2); 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 《誤讀》(*Diario Minimo*)，張定綺譯，(台北：皇冠，2001)。

¹⁸⁰ 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 《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張儒廷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4。

¹⁸¹ 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 《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27。

¹⁸² Eco 認為文本的開放性，並不意味著交流的「不確定性」，也不意味著有著「無限的」可能形式，因為文本本身具有一種預先嚴格確定的、嚴格限定的自由，以便使讀者的理解反應永遠不脫離隱含作者的控制。當然，這樣的切入角度絕不會獲得 Stanley E. Fish 或是 Jinathan Culler 等人的贊同，然而就聖經的詮釋進路而言，Eco 的處理相對是較為適切的。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 《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4-6。

¹⁸³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90.

關於敘事中的人物特質，一般可分為兩個角度來探討：心理性人物與功能性人物。¹⁸⁴形式主義掛帥的 19 世紀俄國文學界認為，文本中出現的人物應是逼近真實的心理性人物，其具有心理或性格上的獨立性，不依情節的鋪陳而轉移，因此被稱為「心理性人物觀」。這個觀點強調人物本身的意義是超越其行為的，動機僅只是行為的依據，行為則是為揭示心理或性格服務的，故而人物才是整個敘事的重心與主軸，情節、場景等等都是作為輔助，以襯托出人物的表現。

20 世紀初盛行的「功能性人物觀」則恰恰與「心理性人物觀」相反。「功能性人物觀」著重的是情節，認為情節才為敘事的主體，人物僅是依附於情節存在，為情節發展與演變的推手。例如《以斯帖記》中包括以斯帖、末底改、哈曼與亞哈隨魯王在內的幾個主要角色，都屬於標準的功能性人物，皆是配合情節的高潮起伏來演出。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功能性人物觀」底下的人物就比較不真實？Forster 曾對此提出一個公式來作為說明：事實 + X 或者 - X 便是敘事，而這個未知數 X 是作者的性格；亦即，他不認為敘事中的人物必然等同於真實人物，或許回憶錄這類型的文體會是以事實作為根據來認知人物，但敘事的人物本質卻是取決於作者對於自己或者他人的資料做出的種種推測，所以處理上不應以真實與否來作為評判。Forster 強調，這個問題的關鍵乃在於讀者對真實人 (homo sapiens) 與虛構人 (homo fictus) 之間的認知建構——敘事中的真實是建立在文本本身的敘事法則，一旦依此法則行事，則人物便因著可信 (convincing) 而為真。¹⁸⁵如此，敘事始能帶出特定的意識型態，達成美學效果。

此外，為求更清楚的分析人物的個性，Forster 也建構了另一套觀察人物的技法；他將敘事中的人物區分為兩類，扁平人物 (flat character) 與圓形人物 (round character)。¹⁸⁶在 17 世紀被叫為性格人物 (humorous character) 的扁平人物，現在偶爾也稱為類型人物 (types character) 或漫畫人物 (caricatures)，他們的特質在整個敘事過程並不會有太多變化，且言行前後一致，非常容易辨識以及預測，

¹⁸⁴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8)，55-68;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111-113.

¹⁸⁵ 佛斯特 (E. M.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65。

¹⁸⁶ Abrams 曾在兩者之外再區隔出樹幹型人物 (stock character)，亦即是在敘事過程中完全沒有變化的人物，不過分析上這個類型較少被使用。Meyer Howard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185.轉引自 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55.

並容易為讀者所記憶，是敘事裡相當重要的人物。¹⁸⁷例如《以斯帖記》中的哈曼，只要一出場，讀者很容易便聯想到負面事情即將發生，是非常典型的壞人。圓形人物，相較之下具有豐富且無法預測的人格特質，隱含作者往往會藉著多元的技巧來呈現其深不可測的生命。對 Forster 而言，只有圓形人物才能短期或長期做悲劇性的展現，並且也唯有他才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給予人新奇之感。¹⁸⁸例如，當莫底改要求以斯帖進宮見王時，讀者無法預料以斯帖的決定，甚至當以斯帖進宮見王時，也無法猜測其可能的作為，換言之，就是這種不斷給予讀者新奇與驚喜的快感，勾勒出以斯帖作為圓形人物的清晰外貌。一般來說，敘事中的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不會單獨出現，因為唯有兩者相互襯托，甚至相互轉換¹⁸⁹的結果，才能真正表現出人性的深度與張力。然而就分析敘事中的人物特質而言，無論是「心理性人物觀」與「功能性人物觀」，或者「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目的無非都是人物的形象重建，亦即文學手法中的人物重構（reconstructing characters）。

根據 Gunn 與 Fewell 的定義，人物重構就是將文本內關於該人物的所有線索都放在一起，藉以建構出完整的人物形象。¹⁹⁰換言之，透過人物的特質區隔，將能重塑屬於人物的意識型態，使得人物與讀者間擁有更多互動的空間，包括移情（empathy）、同情（sympathy）或者反感（antipathy）。Powell 指出，文學往往能引發讀者的想像，而當讀者將自己讀入故事裡面，認同於其中的某一個角色，或者認為自己就是角色之一時，便是所謂的「移情」（empathy）。¹⁹¹例如讀者可能會受到以斯帖見王的勇氣所感召，而期待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像以斯帖一般的勇敢。因此移情作為一種閱讀反應，是不自主的投射（involuntary projection），同時也是內在的模仿（inner mimicry）。另一種與移情極為類似的是「同情」（sympathy）。就文學的角度而言，移情是一種進入角色（feeling into）的反應，

¹⁸⁷ 佛斯特（E. M.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92-93。

¹⁸⁸ 佛斯特（E. M.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99。

¹⁸⁹ Forster 雖未提及兩種人物轉換的使用方式，但 Gunn 與 Fewell 借用他的分析指出，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在聖經文學中的互換是相當頻仍的。D. M. Gunn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75.

¹⁹⁰ D. M. Gunn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75.

¹⁹¹ 一般而言，移情的產生有兩種情形：第一種稱為真實性移情（realistic empathy），是讀者因其真實人生與角色極為類似而導致；第二種則為身份上的移情（idealistic empathy），讀者因為認同於敘事中的人物，嚮往這樣的生活，故而將自己化身為敘事中的角色。Mark Allan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56.

而同情則是與角色一同感受（feeling alongside of）的反應。不過讀者對某一個角色產生同情時，並不意味著他是完全認同這個角色的觀點，甚至有時候會對角色有所反感（antipathy）。綜合來說，這些對於人物特質的讀者反應都來自隱含作者的敘事鋪陳，有時可能為刻意營造，有時卻也是無意間的回饋，惟在文本與讀者的視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s）中，獨特的閱讀經驗便被建構了出來。

小結 敘事批判的美學與意識型態

情節是敘事理論所假設存在於文本內的結構層面，在讀者閱讀的過程中，藉著敘述事件發展的順序、因果關係及一致性，使其達致某種情感和藝術性的效果，同時賦予每個事件意義以作為故事的解釋與意識型態的傳達。其次，由於事件的鋪陳在情節分析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而這些事件鋪陳的核心是衝突，可見衝突的發展決定了情節的進行。基本上，這些衝突的情節鋪陳都擁有各自獨特的劇情路線、角色張力及解決模式，幫助讀者能夠以此作為反省或是模仿的對象。¹⁹²因此，掌握了衝突的情節發展便意味著對於整體敘事有了較為深刻的瞭解，而這便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切入點。再者，敘事中所揭示的許多觀點都是藉由人物來呈現，也可以說其價值便是在於通過人物的言行或者命運的鋪陳來凸顯出敘事者的意圖，甚至藉由人物在情境下的決定，來表達出敘事者的道德向度。¹⁹³因此，如何從情節建構出來的框架中深刻掌握人物之美學與意識型態的具體展現，便成為理解敘事的重要關鍵。亦即是說，人物的處理必須放在其原生的處境脈絡裡，藉著分析直接、間接的人物刻畫來獲得動態性的輪廓描繪，同時也必須於文本線索的收集中重構出人物形象，讓讀者與文本能有更進一步的會遇，在移情、同情或反感中激盪出不一樣的閱讀火花。

¹⁹² Robert M. Fowler, *Let the reader understan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and the Gospel of Mark*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1), 139.

¹⁹³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47-48.

第三章 《以斯帖記》之衝突美學

本章將針對《以斯帖記》的衝突美學 (aesthetic of conflict) 進行討論。根據第二章的理論分析，衝突美學的結構處理首重情節與人物的探究，亦即是在作為最後文本的敘事範圍內，透過衝突歷程的不同展現，來剖析該敘事背後之情節與人物的意識型態傳遞。¹⁹⁴第一節的處理，主要是側重於衝突情節的結構面研究，一方面透過大範圍的情節脈絡拉出整體性的衝突歷程，另一方面則深入每個衝突階段進行人物間衝突的轉折分析。接著的第二節，本文將繼續站在該衝突情節的分

¹⁹⁴ 如前所述 (第一章第二節)，Barry G. Webb 在處理《以斯帖記》的情節架構時，曾依照著敘事的進展特質予以區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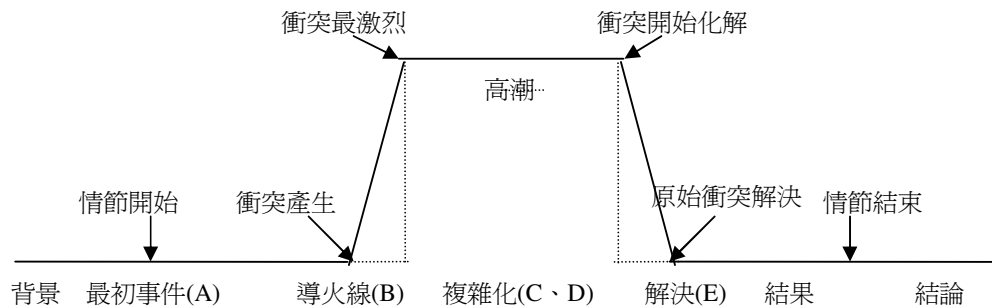
前情提要	第 1 章—第 2 章
主要動作	第 3 章 1 節—第 9 章 19 節
普珥日附錄	第 9 章 20—32 節
結語	第 10 章

本文為求聚焦於衝突情節的結構分析，因此將採取 Barry G. Webb 所提之架構中的「前情提要」與「主要動作」為研究範圍，亦即是針對《以斯帖記》第一到第九章 19 節中的主要衝突情節來進行探討。貝利·魏伯 (Barry G. Webb)，《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Five Festal Garments)，183。

析高度上，重新建構敘事人物的刻畫，特別是不同人物背後所存在的思維理念，以嘗試描繪出《以斯帖記》在結構美學下的意識型態圖像。

第一節 衝突情節的結構分析

關於衝突情節的結構分析，將從兩個層面來著手：整體情節的人物衝突歷程與個別人物間的衝突歷程。第一個層次—人物衝突的結構性歷程分析，除了清楚呈現《以斯帖記》中衝突情節進行外，也突顯出該衝突情節中個別的人物對立。¹⁹⁵第二個層次—人物間的衝突歷程，則在衝突歷程中進一步分析個別人物的衝突過程。這兩個層次的分析圖整理如下：¹⁹⁶



最初事件—幕 A 亞哈隨魯王 VS.瓦實提

導火線—幕 B 末底改 VS.哈曼

複雜化—幕 C 以斯帖 VS.末底改

¹⁹⁵ 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35.

¹⁹⁶ 關於衝突歷程的分析圖在第二章第二節曾經提及，在此則進一步將其套用於《以斯帖記》之衝突情節分析，並採用 Bar-Efrat 轉引自 Schulz 的梯狀結構來作為第一個層次的分析，Rhoads 與 Michie 的理論則為第二個層次的人物衝突模式。A. Schulz, *Erzählungskunst in den Samuel-Büchern* (Munster, 1923), 7;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101.

高潮—幕 D 以斯帖內心掙扎

解決—幕 E 以斯帖 VS.亞哈隨魯王

一、酒與女人～亞哈隨魯王與王后瓦實提的人物衝突（幕 A）¹⁹⁷

（一）衝突發生的背景

衝突的背景是發生在亞哈隨魯王為誇耀國威的盛宴上。¹⁹⁸這是亞哈隨魯王在位的第三年，他於國內擺設了兩場宴席，第一場持續了一百八十天，是給所有的首領與臣僕（1:3-4）；第二場則有七天，對象擴大為一切住書珊城的大小百姓（1:5-8）。就整個《以斯帖記》的大範圍脈絡來看，這樣的宴席是作為敘事的序言，強調此敘事的發生是在一個極為強盛的殖民帝國，除了有特定的風土民情、法令文化，也凸顯猶太人在其中的艱辛角色，同時更為未來以斯帖進場的伏筆。¹⁹⁹若將焦點聚集於幕 A 的小範圍角度，則此宴席便成為亞哈隨魯王與瓦實提的交鋒背景；瓦實提—亞哈隨魯王的王后，同樣在宮內為婦女辦了一場宴席，但其敘事篇幅卻僅只一節（1:9），相較於亞哈隨魯王的盛大宴席而言，瓦實提的宴席顯然不是重點，並且這樣的安排似乎也暗示了未來整個衝突的發展方向—握有龐大權力的王將在衝突中佔上風。²⁰⁰

（二）雙方的衝突觀點

¹⁹⁷ 幕 A—最初事件的經文範圍大致為斯 1:1-21。

¹⁹⁸ 這段對於場景的描繪，並非聖經典型的記載方式，這是因為聖經中比較少使用這類型的資料來建構場景。Adele Berlin, *Esther*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 3.

¹⁹⁹ 當然，這是從零焦點的角度切入所得出的觀察，諸如與瓦實提間的衝突，是作為以斯帖進場的伏筆，而看似不可動搖的王令，則成為猶太人掙扎求存的關鍵。不過，Dorothy 亦從文本來源的分析指出，《以斯帖記》的皇室背景也可能僅只是個敘事框架，為的是提供能夠結合不同故事傳統的結構，包括以斯帖拯救以色列民族的故事、猶太人末底改與外族大臣爭權的故事，以及普珥節的由來等等。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8; 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Sheffield: JSOT, 1997), 340-341.

²⁰⁰ 仔細觀察這段作為開場的敘事（1:1-21），可發現當中安排著許多角色，包括亞哈隨魯王、波斯臣民、七名宮廷太監以及皇后瓦實提等。然而，依據拱型透視點的理論意涵，實質主軸清楚落在亞哈隨魯王與皇后瓦實提身上，亦可說情節發展的焦點是擺在兩者間的角色衝突，而米母干等人的言行則做為整段衝突敘事的間接刻畫。換言之，這一段開場敘事其實也正是亞哈隨魯王與瓦實提的刻畫背景；藉著宴席的開展、角色間的言行交鋒，甚至象徵與反諷的修辭處理，讓人物的特質清晰展現。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1.

對於亞哈隨魯王而言，以長達一百八十七天的宴席來作為國勢威望的伸張並不為過，畢竟這是一個從印度到古實總共橫跨一百廿七個省分的大帝國，但登基的第三年便能舉行如此排場的宴席，並有各省的權貴參與其中，顯見王在國中的權勢已經無人能檔。²⁰¹因此當王於酒酣耳熱之際，要求王后瓦實提盛裝赴宴時，可以想見王的氣焰多麼高漲，面對眼前這麼多的美食饗宴仍嫌不足，還需王后出席助興才夠，或許這是其證明自己作為掌控者的方式。但萬萬想不到作為王位附屬品的瓦實提竟敢不從，這已然實質威脅到君王的威嚴與權勢，若不盡快處置，將在骨牌效應下形成無法控制的局面，換言之，亞哈隨魯王在此衝突中的核心觀點僅僅是如何捍衛其應有的威勢。²⁰²

另一方面，瓦實提在這個衝突場景中完全沒有發聲，或許對她而言，這是抗拒以男性為主的沙文文化對其美貌的消費—因為王之所以要其盛裝出席，是由於她「容貌甚美」。²⁰³然而不可否認的，整個場景 A 的敘事是從亞哈隨魯王與其侍臣的觀點來進行，文本擁有的僅只是一節描述瓦實提做決定的記載（1:12），但卻沒有交代她拒絕的原因，而是呈現王的侍臣米母干對此行為的猜測。²⁰⁴因此，關於瓦實提在衝突中的觀點，僅能指出其斷然拒絕王在宴席中的要求，但此要求則成為整個衝突發展的重要引爆點，甚至開啓了《以斯帖記》敘事的序幕。

（三）衝突的發展

²⁰¹ 當然，這是敘事的情節鋪陳，一方面要凸顯波斯帝國的強盛，另一方面則表達猶太民族在其中的渺小、微不足道，以烘托後來猶太民族於生死關頭的掙扎張力，而事實上是否真有此排場的可能，也許在此並不是這麼重要。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43.

²⁰² ׁleMoh ; 與 tb, v, äK. 是這段裡面相當重要的字，凸顯了整個敘事的主軸。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4;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3.

²⁰³ 一般常將以斯帖的順服作為典範來對比於瓦實提的反抗、叛逆，指出女性本不應該如此違逆整個傳統，而瓦實提之流以此所招惹的麻煩根本是咎由自取，一點都不值得同情。但 Beal 從女性的角度提出不一樣的觀點：這誠然是瓦實提展現尊嚴的作為，不以男性觀點來評判自身的價值，甚至不惜抗命達致自我主體性的掌握。Timothy K Beal, “Tracing Esther’s Beginnings”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92-93.

²⁰⁴ 若以 Alter 的角度來看，對話的呈現實在隱含著一種特別的意識型態；相對於瓦實提的默默無言，米母干長篇大論的記載似乎就暗示著瓦實提在敘事中的卑微。不過瓦實提在抗拒亞哈隨魯王召見所表現的沈默，既然不是文本所積極關切的，本文所著重的便僅只是其所欲傳達關於王毫無權威的尊嚴。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73;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4-170.

面對瓦實提的公然抗命，亞哈隨魯王顯得相當無奈，尤其是在如此盛大的場合，文武百官、市井小民同聚的時刻，堂堂君王居然無法請得動王后的列席，這便成為幕 A 衝突的導火線。沿著這條導火線所開展的，是眾侍臣當下的危機處理會議，其一方面努力挽回王被拒絕所造成的聲威低落，另一方面則實質地預防女性對男性的藐視與憤怒之意。²⁰⁵換言之，衝突的直接原因雖然是瓦實提對亞哈隨魯王的抗命，然而間接的影響則被拉抬到女性獨立決策對於男性的負面影響（1:20）。²⁰⁶事實上，米母干所提的立論具有相當強的修辭意味，他先是指出此事件對於王威的影響，接著引伸為全國婦女將起而效尤，大開藐視和憤怒之端（1:18），最後做出結論是要亞哈隨魯王廢掉瓦實提，另立一位比她好的人，也可以說是另立一位比她更順服的王后。這樣的修辭很有意思，就米母干作為朝臣的角度而言，是凸顯朝廷上尊卑觀念的官方詞語，然而在隱含讀者的眼中，卻於維護王權的情況下襯托出王權的低落。²⁰⁷因此，幕 A 之衝突高潮便在於王對於米母干之建議的態度，到底會依循米母干的提議將瓦實提廢掉？還是再給王后一次機會？

（四）衝突的解決

亞哈隨魯王並沒有思考太久，甚至是立即照著米母干的話去做——將瓦實提的廢除、婦女無論如何需尊敬其丈夫等事發詔書通告全國。在此敘事者對於亞哈隨魯王的描述，與其在整個衝突背景的形象有著極大的落差；作為一位統管一百廿七省的帝國君王，在為了炫耀其威勢的宴席上竟無法使其王后聽令於他，甚至需要立法來維護其自身與全國男性的權勢，顯然如此落差所造成的反諷，一方面凸顯了亞哈隨魯王毫無權勢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顛覆了權勢的意涵。²⁰⁸而這兩個現象的呈現將成為整個大範圍敘事的重要伏筆：毫無權勢的王成為未來衝突雙方的一只棋子，端看如何加以運用，而原本執意營造的男性權勢似乎也不如預期——竟還需要立法來予以維持。因此，幕 A 的暫時性衝突結局，實為後來衝突情節的發展埋下了重重的機關。

²⁰⁵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50.

²⁰⁶ Susan Niditch, “Esther: Folklore, Wisdom, Feminism and Authority”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33-35

²⁰⁷ 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14.

²⁰⁸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2..

二、權力與冤仇～末底改與哈曼的角色衝突（幕 B）²⁰⁹

（一）衝突發生的背景

就《以斯帖記》整體敘事而言，幕 B 中哈曼與末底改的人物交鋒不僅是衝突發展的導火線，且各自人物的延伸更是貫穿往後情節的重要理路，亦即敘事者在此是使用一種「譜系高於地域」的希伯來傳統來作為敘事處理手法。²¹⁰根據先知書，末底改的曾祖父，便雅憫人基士是掃羅王的父親，所以末底改與以色列民族的重要代表人物掃羅是有著極為密切的血緣關係；²¹¹但另一方面，哈曼是亞甲人，撒上 15 指出亞甲是亞瑪力人的王，而亞瑪力人是以色列的世仇（出 17:8-16），因此傳說掃羅曾在這場戰役中生擒了亞瑪力王亞甲，用刀殺盡了亞瑪力的眾民（撒上 15:8）。換言之，這是相當重要的歷史背景，意味著亞甲人哈曼與猶太人末底改早有著族裔上的陳舊淵源，而很顯然的，《以斯帖記》的敘事者對於這段歷史非常熟悉，甚至是刻意藉著末底改與哈曼在血統譜系上的複雜糾葛來做出敘事鋪陳，似乎就是為了營造兩個族群間的對立。²¹²因此，末底改與哈曼在身份場域上的對立便成為了整個衝突的主要背景。²¹³

（二）雙方的衝突觀點

末底改在幕 B 的呈現其實充滿了身份上的矛盾。Berlin 從猶太人的觀點指出，末底改在亞哈隨魯王的朝門中可能是擔任著類似現代秘密警察的角色，專責

²⁰⁹ 幕 B—導火線的經文範圍大致為斯 3:1-15。

²¹⁰ 相關處理請參考第一章第四節。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8。

²¹¹ Laniak 認為這裡之所以不用大衛，而選擇以掃羅作為末底改祖先的原因，是為了符合同樣處於部落散居狀態的猶太人生活處境。Timothy S. Laniak,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5.

²¹² 末底改與哈曼是《以斯帖記》中相當重要的兩個人物，不僅是整個衝突發展的導火線，同時也是往後情節鋪陳的兩條線索。敘事者在此引用希伯來傳統的譜系概念，一方面作為人物登場的楔子，另一方面也暗示著兩人背後交錯複雜的族裔關係。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42.

²¹³ 敘事者在此很可能是要藉著血緣上已然呈現對立狀況的兩人，延展整個衝突的場景，不單單是定位於波斯王宮內的爭鬥，乃是拉抬至族群、歷史的糾葛，使得情節的鋪陳、人物的刻畫都有更為豐富的描繪。此外，兩人的職位高低，以及亞哈隨魯王的抉擇與反應，在在都影響著此段敘事的進行，並且讓讀者隨著人物的發展產生情感上的效應。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47.

護衛王的安全（2:11,19），因此當辟探與提列這兩位太監秘謀刺殺王時，末底改能及時發現，並藉由以斯帖上奏情報，解除王的危機（2:21-23）。²¹⁴此一敘事清楚展現的，是末底改對於亞哈隨魯王的高度忠誠，同時也意味著以己職盡責效忠波斯帝國，然而當哈曼高升宰相後，末底改面對著同樣份量的王令—跪拜之禮，卻又以猶太人的身份嚴詞拒絕，亦即在身份高過職位的視角下做出對原本效忠之帝國的抗拒。末底改在態度上如此的劇烈轉向，充分地突顯了其維護民族傳統的高度信念。²¹⁵

相較之下，哈曼的觀點單純許多；當亞哈隨魯王拉拔其擔任帝國之宰相職時，哈曼著眼的僅只是權位的掌握，或許是因為他本身已經富可敵國，對於錢財絲毫不在意（3:9）。²¹⁶所以哈曼展現出來的強烈慾望就是眾人對其職位上應有的尊敬，尤其是朝門中文武百官的跪拜，藉此彰顯他所握有的高度權力。然而有意思的是，哈曼對於跪拜的背後思維明顯與眾臣僕不同，臣僕們質問末底改的是：你為何違背王的命令？（3:2）重點在於王的命令，但哈曼執著的卻是末底改對他「不跪也不拜」，重點在對他個人權勢的全然順從，顯見哈曼對權位有著高度的迷戀。²¹⁷

（三）衝突的發展

當朝門的一切臣僕屈服於哈曼的威嚇時，獨獨末底改不跪也不拜，儘管周遭同事不斷勸他，末底改仍不改初衷。於是臣僕便上呈哈曼，特別指出他是猶太人，要看是否會因此有特例。哈曼得知後果然怒氣填胸，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兩人支派上的歷史衝突，以致哈曼不僅要除滅末底改，更對其本族痛恨至極，急欲除之而後快，這可由 3:10 敘事者再次提及：猶太人的仇敵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可得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哈曼擔憂末底改的舉動將影響國內其餘猶太人的作為，導致對其威信大打折扣—畢竟這是他最為在意的部分。²¹⁸因此，哈曼搖籤確定日

²¹⁴ Adele Berlin, *Esther*, 31-32.

²¹⁵ 文本雖未清楚指出末底改的拒絕到底是出於信仰還是民族傳統，不過從敘事的前後文脈來看，末底改的拒絕應以民族因素為主。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45-46;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67-68.

²¹⁶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9.

²¹⁷ Adele Berlin, *Esther*, 37.

²¹⁸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69.

期後，直接稟告亞哈隨魯王（3:7）。²¹⁹哈曼上奏的策略分為兩個部分，但都著眼於王的利益考量；首先，哈曼針對王命的不受尊重提出質疑，指出這群散居於國內各省的百姓，既在律法上特異獨行，也不遵守王的律例，根本沒有存留的必要（3:8）；其次，對於執行這樣的律法，哈曼願意進一步提供一萬他連得銀子入國庫（3:9）。²²⁰換言之，整個論述看似冠冕堂皇，是為王展除異己之作，然而所謂「不遵守王的律例」其實僅只是不接受跪拜哈曼的吩咐而已，並非違逆所有帝國律例，顯見哈曼的奏言實為誇大之詞，目的不再剷除對王命的反叛，卻是對己權勢的維護，甚至願用龐大金錢以為交換。²²¹

這個提議成為幕 B 的衝突高潮，到底王會如何回應哈曼的要求？先進行調查再決定嗎？但這似乎不是亞哈隨魯王的習慣，至少在面對瓦實提時，亞哈隨魯王並未探究其拒絕赴宴的原因，所以看起來雖然王採納心腹哈曼提議的可能性較高，不過末底改不見得完全沒機會——別忘了不久前末底改才剛救過王一命，因此王此刻的作法相當關鍵，其將判定哈曼與末底改此回合人物衝突的高下。

（四）衝突的解決

面對哈曼的提議，亞哈隨魯王迅速地附和，甚至沒有過問細節，也毫不考慮的將手中的戒指摘下給哈曼，並退還銀子、交付人民於其手，²²²足以證明王對哈曼的信任與依靠。而且，與米母干提議廢除瓦實提的事件（1:16-20）相對照下，其決策模式幾乎完全一樣，顯見敘事者欲藉著幕 A 與幕 B 兩個類似的決策，清楚描繪出亞哈隨魯王魯莽、毫無主見的性格特質。²²³因此，在如此魯莽、毫無主見的領導下，王的指令被快速的交付各地，尤其是書珊城。然而相當諷刺的，在此一兵荒馬亂之際，王竟有閒情雅致與哈曼坐下飲酒，換言之，一方面是整個波斯王國對於屠殺猶太人一事磨刀霍霍，另一方面則是亞哈隨魯王與哈曼對坐飲酒的

²¹⁹ 哈曼在此隨意進出王室的舉動（3:8）對照之後以斯帖入宮的謹慎恐懼，是相當有意思的對比。Adele Berlin, *Esther*, 38-39.

²²⁰ 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51.

²²¹ Levenson 認為哈曼的觀點與米母干極為類似，都是針對某一個人來設立條款，之前是為瓦實提，現在則是末底改。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71.

²²² Moore 對這一段有不一樣的翻譯：Well, it's your money.這樣的翻譯意味著哈曼是用銀子來換取對於猶太民族的屠殺權。不過，多數學者仍傾向接受退還銀子的翻法。Carey A. Moore,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sther* (New York: KTAV, 1982), 40.

²²³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3.

極度悠閒，顯然衝突的結局仍呈現一片未知的灰暗。²²⁴

三、性與奸細～以斯帖與末底改的角色衝突（幕 C）²²⁵

（一）衝突發生的背景

幕 C 是以以斯帖與末底改的角色衝突為主體。就大範圍而言，這個部分的敘事正處於整個《以斯帖記》衝突的複雜化階段，其銜接著哈曼與末底改所引發的對立情勢。不過若單看以斯帖與末底改的衝突情節，則幕的開始應該從 2:5 開始，藉由王預備另立王后的敘事（2:1-4）引介進場，並過渡幕 B（3:1-15）再繼續銜接 4:1 的敘事。²²⁶若這樣的架構得以成立，則 2:5-23 便可視為以斯帖與末底改的衝突背景，當然更廣大的背景在於王預備立后一事，其提供了其餘角色得以進場的空間，但以斯帖與末底改的親屬關係對於幕 C 來說，是更為直接的背景陳述；末底改撫養以斯帖長大，除了是她的堂哥外，同時也是她的養父（2:7,15），兩人的關係極為密切，而以斯帖對於末底改言聽計從、相當順服（2:10,20），這也是之後當她聽聞末底改對其的責任託付時，會有如此痛苦抉擇的原因（4:11）。

（二）雙方的衝突觀點

以斯帖在《以斯帖記》的整體敘事人物中，是屬於較為立體的人物刻畫，其角色的呈現並非一成不變，反而處處充滿著懸疑與緊張。²²⁷當敘事者介紹以斯帖時，她是附屬在末底改的敘事中順道出場，並且是唯一特別指出其希伯來名字哈大沙的角色，除了文本中身份關係不甚明確的堂哥末底改以外，她沒有親人，也不清楚其家族背景，然而以斯帖身上擁有著多重的身份表徵，尤其當她被挑選為

²²⁴ 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56.

²²⁵ 幕 C—複雜化的經文範圍大致為斯 2:1-23; 4:1-17。

²²⁶ 雖然以斯帖的進場是在 2:7，但若考慮以斯帖的角色附屬於末底改的話，則以 2:5 作為以斯帖的進場時間點較為適當。

²²⁷ 以斯帖是敘事中最容易被移情的角色，一方面是因為她的角色特徵最為豐富、最為核心，另一方面則是她的角色充滿人性，會焦慮、緊張、害怕，但也有不斷成長的空間，因此依照 Forster 的分類，她是屬於人物刻畫中的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關於這部分的問題在下一節會有更詳細的討論。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96; 佛斯特（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92。

王后後，猶太人與波斯人的雙重身份在她身上便形成一種張力的關係：一方面，她必須保持著特殊的民族身份，甚至猶太社群的利益要高於帝國的法律，另一方面，傳統作為建構猶太身份的方式已經失去效力，民族的身份必須在與外族的對立中來建立，並且這樣的建立是處於一種不斷超越與變動之中，以致以斯帖的意識觀點亦隨著敘事的發展而不斷產生變化、不斷製造懸疑。²²⁸

末底改在此的角色刻畫與以斯帖有著微妙的關係；末底改經過了與哈曼的一番對峙後，展現出對民族利益的高度堅持，雖然這不代表末底改將完全棄絕對於帝國的效忠，然而當面臨民族存亡關頭的威脅時，末底改將十分清楚自己該站的位置，以及該持守的立場。因此，在王的詔書頒行各省、宣告各族後，末底改也在堅定的信念中（4:14），訂定了全盤的挽救計畫，不過首先的任務便是喚醒在宮中的以斯帖，畢竟她是最有可能挽回頹勢的人。換言之，此刻的末底改肩負著維護民族生存的重責大任，而如何運用現有資源——宮廷中的以斯帖來達成此一目的，則成為幕 B 衝突情節的張力所在。

（三）衝突的發展

就幕 C 的衝突情節而言，4:1-3 所描繪末底改與各省各處猶太人對於詔書的激烈反應，實要襯托出 4:4-17 以斯帖與末底改衝突發展歷程的重要性，亦即整個衝突的焦點在於作為宮廷外猶太人之代表的末底改，如何聯繫並喚醒安逸於宮廷內的以斯帖，進而解除現存的危機處境。²²⁹從結構觀之，末底改與以斯帖的這個溝通歷程是以漸進式的對話來呈現，並且是強度與張力逐漸增加的漸進式溝通，其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²³⁰首先在 v.4 所呈現的兩人溝通僅只是一件被拒絕的衣服（dg<B,）——以斯帖既不知末底改悲傷的原因，末底改也不曉得以斯帖為何有此舉動，是個沒有太大交集的溝通；接著 vv.5-9，以斯帖差人發了一個訊息，而末底改則藉著口喻與書寫加以回應，兩人的溝通從物品進展到了

²²⁸ 李熾昌與游斌稱此為「身份場」，亦即是多種文化符號的集成，參考第一章第四節。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5。

²²⁹ Adele Berlin, *Esther*, 44.

²³⁰ Clines 強調就整個《以斯帖記》而言，以斯帖與末底改在第四章的對話描繪是非常詳盡的，因為這是整個敘事中最為重要的時刻之一，幾乎可以算是敘事著樞紐。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5.

訊息，程度上明顯向前邁進一步；到了最後的 vv.10-17，兩人來回往返的三段重要對話，使得整個漸進式溝通達到了最大的高潮。²³¹

（四）衝突的解決

以斯帖與末底改在漸進式溝通中的最後對話，除了作為場景 C 的衝突結局外，更展示了以斯帖與末底改在敘事位置上所發生的重要轉移：原本整個情節的主導權是在於末底改—他的每個動作與話語都不斷的影響甚至改變情節的進展，但到了 v.15 之後，主導權突然移轉到以斯帖的手中，原本是末底改怎麼吩咐，以斯帖便怎麼作，但現在是以斯帖怎麼吩咐，末底改便怎麼作（4:17）。²³²顯然，這樣的轉移正式將整個《以斯帖記》的敘事衝突推向了高點，進而緊密銜接於同樣是描寫角色衝突複雜化的幕 D。²³³

四、悲痛與計謀～以斯帖內心的角色衝突（幕 D）²³⁴

（一）衝突的分析模式

幕 D 是以斯帖內心的角色衝突：這部分的衝突分析必須將幕 A-C 視為整體性的背景，因為以斯帖的內心描繪在希伯來聖經版本（MT）中並未多加著墨，故本文在此嘗試透過幕 A-C 的脈絡推敲—尤其是範圍高度重疊的幕 C，再借用 Iser 對於「不確定的間隙」（gaps of indeterminacy）之概念研究為基礎進行適切的處理。²³⁵

²³¹ Alter 強調就敘事的鋪陳手法而言，對話是為情節設計的重點，在幕 C 中以斯帖與末底改之對話便充分展現了這樣的特色，關於這段對話的處理將在幕 D 有進一步的分析。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65-66.

²³²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4-35.

²³³ 雖然同樣是衝突發展中的複雜化階段，但以分析的細膩度而言，幕 D 就如同拿放大鏡審視下的幕 C，兩者重疊度高，但焦點並不相同。

²³⁴ 幕 D—高潮的經文大致是集中於斯 4:1-17。

²³⁵ 前面曾談及 Wolfgang Iser 所提出的「不確定的間隙」，意思是讀者的閱讀是作為一種不斷填補間隙的動作。換言之，當讀者必須透過不斷填補間隙來獲得文本情節的建構時，讀者的視域便是與文本的視域進行一種持續的融合。因此，聖經文本中的許多空白，可以透過這樣的閱讀解構來進行嘗試性的理解，當然也包括以斯帖在面臨任務賦予時的內心掙扎。事實上，這樣的作法在聖經研究中並不罕見，Trible 便曾以此一方法探討創 22 中撒萊的犧牲。不過在此特別要補充的是，這裡的處理將暫不涉及以斯帖的人物刻畫，而專注於以斯帖與其內心的衝突分析。Phyllis

(二) 以斯帖的內心衝突分析

從前面的討論可發現，幕 A 與幕 B 皆屬於人物間的衝突情節，是經由懸疑緊湊的事件進行，接連鋪陳出敘事的主要發展方向：一開始的幕 A 是作為所有場景建構的基礎，其透過亞哈隨魯王廢掉瓦實提后位的前景搭建（1:1-2:4），帶出後來以斯帖參與選美、入宮（2:5-18），並在不可預期的未來面對一切紛擾陸續發生的可能；而幕 B 的主角雖為哈曼與末底改，彼此因著跪拜一事僵持不下（3:1-5），但衝突的影響卻成為敘事未來的軸線——哈曼為此下詔滅絕猶太人（3:6-15），末底改則為此詔書奔波於宮廷民間（4:1-3），並埋下了以斯帖出場的重要伏筆，也正是 3.3 對於幕 C 的討論核心。事實上，幕 C 的角色衝突關係不同於先前兩場景的威脅關係，這裡的衝突是宮廷外的末底改與宮廷內的以斯帖，對於如何一同克服困難進行不斷的討論，²³⁶而整個溝通過程所呈現的，其實是以斯帖的角色轉換；原本以斯帖是末底改的養女，是順服的角色，然而現在她必須正視自己的身份，必須認清自己作為猶太人在王面前之當然代表的領導者角色，²³⁷所以就這個意義而言，以斯帖順服末底改的吩咐來作為末底改之上的領導者，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但敘事情節如此迅速的轉折，卻使以斯帖在突然驚醒於角色轉換之際，顯得極度焦慮與不安，特別 4:11 與末底改的對話更是展露無疑。

以斯帖在 4:11 向末底改陳述了對於入宮見王的普遍規定，並以三十天未蒙召見為由指出獲得特赦的機會極其渺茫。學者認為以斯帖如此的語氣充分顯示她對於末底改的無知感到相當惱怒與疑惑——畢竟違例必死的事是宮內人盡皆知的，竟然會要她去冒險，還特別選在久未蒙召的尷尬時刻！²³⁸但如此焦躁的情緒反應，卻也未必是以斯帖對於末底改建議的拒絕。Berlin 以猶太學者的角度相信她其實已有一套計畫了，只是不曉得適不適合去做，故而提出了這樣的疑問。²³⁹

Trible, "Genesis 22: The Sacrifice of Sarah" in *Women In The Hebrew Bible*, ed. Alice Bach (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 271; Iser, Wolfgang,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226, 283.

²³⁶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76.

²³⁷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5.

²³⁸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1.

²³⁹ 對於以斯帖研究有相當貢獻的重要學者 Berg 對於這段談話也與 Berlin 持同樣的看法，認為以斯帖並未直接反對末底改的看法，只是要表達隨意去面見亞哈隨魯王是不可能的事情。Adele Berlin, *Esther*, 48;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76.

但無論有無計畫，以斯帖所呈現的確實是對於肩負此任務的焦慮與猶豫，只是此一焦慮與不安到底所為為何？敘事者在 2:19-23 提供了一個插曲，或許可以作為追問的線索；敘事者指出末底改在以斯帖的協助下，使亞哈隨魯王躲過一次暗殺，這除了再一次地表明兩人關係密切外，也暗示著以斯帖仍是有直接面見王的管道與可能，甚至哈曼更是多次與王會面（3:8; 3:15; 6:4）。若然，以斯帖的焦慮與猶豫應該只是在於是否願意冒險！依據末底改在 4:13-14 的回答似乎可以大膽推測，以斯帖應該還未準備好要淌這淌混水，即便已經被告知目前整個族群面臨極大危機，但她的關注仍僅在於自己身上。²⁴⁰

所以末底改在 4:13-14 的回話應是屬於警告性質的，²⁴¹指出身處這樣的時刻，並沒有不行動的空間，甚至可以視為是對以斯帖特殊位置的一種責任凸顯：²⁴²不管有無計畫，都應該去執行，不可以閉口不言，假如以斯帖選擇不去，那麼就算以後猶太人獲得拯救，以斯帖仍然會滅亡。²⁴³ Clines 對此做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觀察，他指出原本 4:4 以斯帖送給末底改的那件衣服，是末底改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的，但到了 4:8，末底改回送的另一件 *dg<B*，（衣服）—諭令，則是以斯帖無法選擇的，唯有堅忍地穿上，因為以斯帖若真的違法則為的也正是守法—違背較低的法來遵守另一個更高的法，況且不進去是比站在亞哈隨魯王面前還來得危險的—瓦實提已經經歷過這樣的危險了！²⁴⁴

顯然，以斯帖在末底改的回話中經歷了一番痛苦的煎熬掙扎，而之後即刻號

²⁴⁰ Gerleman 認為以斯帖的猶豫正如摩西當初在荆棘旁的猶豫（出 3:11; 4:10,13; 6:12,30），因為這份工作實在太過沈重，並且這樣的描述同樣發生在基甸（士 6:15）、掃羅（撒上 9:21）和耶利米（耶 1:6）等人身上，他們的猶豫幾乎都是出於對自我價值不足的感受。但 Fox 並不這麼認為，他從未底改的回答猜測以斯帖的想法可能是：猶太人的身份應該可以繼續保持不被發現，至少在屠殺之前；她也可能認為王可以保護她。畢竟詔書並沒有說每個猶太人都「必須」死，也就是說，每個人對於猶太人得而誅之，而以斯帖並不容易暴露在眾暴民之中。因此，以斯帖並非因為對自我價值的不足，而僅僅是因著對自我過多的關注。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2.

²⁴¹ Clines 提出了另一個角度，認為末底改在 vv.13-14 對以斯帖的回應，既不是警告下的威脅也不是責備，而是一個反諷，提醒這兩者間所具有的風險，要以斯帖從中做出最好的選擇。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5.

²⁴²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3.

²⁴³ 關於末底改的這段談話，Fox 認為「其他地方」可能只是講另一個拯救的人或者是來源，應不是指上帝；拉比傳統認為「那地方」（the place）一般指的就是上帝，所以此處的「其他地方」（another place）應該也是指上帝，否則，除了以斯帖作為上帝代表的「地方」以外，若還有另一個「地方」，那麼便是意味著有兩個不同的拯救位置或來源，而這對傳統猶太人而言是無法想像的。Adele Berlin, *Esther*, 49;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3.

²⁴⁴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5.

召所有猶太人共同藉由禁食來面對生死關頭的舉動，則表明了對於領導者身份的接納與承擔。從結構上來看，這個充分表露掙扎之情的禁食是由前後宴席所包圍的括弧式對稱架構，前面的宴席包括第一章王的盛宴以及哈曼在第三章與王的對飲，後面的則有第五章以及第六章以斯帖的兩場宴席與猶太人在第九章的宴席，整個對稱架構清楚呈現衝突情節中的扭轉力道！²⁴⁵可見以斯帖內心掙扎的段落確實是衝突情節發展的轉捩點，她從一個依賴他人的角色，進而要真正領導他人面對生死關頭。但情節的進展並未展現十足的把握，一些大大小小的危機、張力仍然不斷存在，甚至以斯帖的見王之舉仍然可能失敗，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跡象指出哈曼將會落敗。不過毫無疑問的，以斯帖在幕 D 的衝突結局中將不會以勾引男人的形象前往王的面前（2:15-17），反而是以高貴的王后身份盛裝前往，因為她清楚知道自己所代表的是猶太人群體！

五、命運的扭轉～以斯帖與亞哈隨魯王的角色衝突（幕 E）²⁴⁶

（一）衝突發生的背景

經過與末底改的激烈溝通後，以斯帖決定違例見王（4:1-17），然而這裡的敘事並未詳述到底以斯帖預備採取何種方式來解決眼前迫切的難題，僅僅以「第三日」來作為敘事時間（discourse time）的聯繫，接著便直接陳述以斯帖經過三日的禁食，盛裝前往王宮內殿，意欲對於先前哈曼以王命所立的死亡詔書進行處理（5:1）。²⁴⁷因此，幕 E 之背景所呈現的是一種極為緊張的氣氛，亦是一切看似祥和，但背後卻暗潮洶湧的暴風雨前寧靜：以斯帖是否真的會進宮，還是臨陣脫逃？而以斯帖若真的進宮，能否保住性命？又她會以何種方式來挽回猶太人瀕臨死亡的危險？

²⁴⁵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3.

²⁴⁶ 幕 E—解決的經文範圍大致是斯 5-9:19。

²⁴⁷ 依據敘事的時間動線，開場的宴席事件是作為所有場景的建構基礎（1:1-2:4），一方面藉著亞哈隨魯王廢掉王后瓦實提所搭建的敘事前景，帶出以斯帖參與選美、入宮的機會（2:5-18），並且預設了其在不可預期的未來需面對一切紛擾陸續發生的可能。另一方面，哈曼與末底改在宮廷中的衝突則形成了情節的另一條重要軸線，亦即直接引發後來亞哈隨魯王滅絕猶太人的詔令（3:6-15），並間接扭轉末底改與以斯帖的角色位置，使以斯帖凸顯為猶太人生存盼望的重要關鍵。換言之，整體的呈現路徑清楚地落在以斯帖與亞哈隨魯王之上，亦即作為猶太人代表的以斯帖與作為波斯人代表的亞哈隨魯王之間的交鋒，成為了情節發展的主軸。

（二）雙方的衝突觀點

對於以斯帖而言，解除猶太人的存亡危機是其角色轉換後的重要使命，並且勢必要以性命作為使命代價，誠如其在 4:16 所言：我要違法去王那裡，當我滅絕的時候，就滅絕吧！因此，當以斯帖穿上了朝服，也意味著她選擇正面來回應末底改在 4:14 所給予她的挑戰：以所在的位份來做該做的事情！²⁴⁸事實上，從第五章開始，以斯帖的作為已經不再是末底改從旁的授意，她展現了更甚於以往的勇氣與聰明，無論是與亞哈隨魯王的應對進退，或兩次宴席的安排，甚至是與哈曼對峙的臨場隨機應變，在在都不是末底改所能提供的指示與引導。²⁴⁹顯然，以斯帖在第五章以後作為整個敘事發展之主導者的態勢已相當清楚，可以說以斯帖與亞哈隨魯王會面的唯一信念，僅僅是如何幫助猶太人免除滅絕之危，而整個敘事的後半衝突高潮，便維繫於以斯帖所安排的兩次宴席過程—如何藉此成功地扭轉王命。

在此情況下，亞哈隨魯王成了衝突場景中的次要人物，幾乎是配合著主要角色—以斯帖的需要而登場。然而，王在敘事中的形象並沒有因此改變，他仍然是毫無主見、毫無權威—雖然第五章的描述似乎在此部分還給他一些尊嚴（5:1-2），但整體而言，亞哈隨魯王的形象依然負面。不過在第六章的插曲—描述王於一偶然的失眠夜，褒揚曾救王有功的末底改（6:1-11）之後，王的角色位置便逐漸產生變化，特別是藉著敘事中對於哈曼自大態度的戲劇化反諷，²⁵⁰暗示著王在未來的敘事裡將扮演著不同於以往的角色位置。

（三）衝突的發展

²⁴⁸ 朝服所代表的便是一種皇家的身份，Berg 認為穿上朝服除了是將原有麻衣去除外，更是表明以「波斯王后」身份前往晉見國王。而 Fox 進一步指出這樣的身份在此已經成為以斯帖個人的一種特質。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70;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68.

²⁴⁹ Adele Berlin, *Esther*, 50.

²⁵⁰ 這裡的戲劇張力是相當強的，特別一直到哈曼與王的對話結束，哈曼才驚覺原來是要褒揚末底改，而這也深刻地呈現了末底改的沈默相對於哈曼的大鳴大放是有其特殊意義的。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78.

²⁵⁰ Adele Berlin, *Esther*, 50.

幕 E 的衝突發展是由以斯帖的成功晉見開始 (5:1-2)，接著在亞哈隨魯王的善意釋放下，連續安排兩次宴席 (5:4-6, 6:14-7:2)，而第二次宴席能成功達成目的則是端賴於中間插曲的發生，²⁵¹亦即幕 E 的衝突高潮是由許多的巧合事件所共同搭建，顯然這樣的安排和幕 A、幕 B 作為幕 C 之衝突背景的結構鋪陳極為相似，除了擁有同樣的巧合性外，幕 D 與幕 E 的衝突關係亦都屬於非威脅關係的漸進式溝通，使得整個大範圍的敘事建構呈現相當有意思的文學形貌。

再從衝突過程進一步來看，幕 E 的情節軸線就是以斯帖的兩次宴席；事實上，整個《以斯帖記》的發展幾乎都是圍繞著宴席來進行 (1:2-4, 1:5-8, 1:9, 2:18, 3:15, 5:4-8, 7:1-9, 8:17, 9:17-19)，²⁵²而幕 E 以斯帖與王的衝突更是除了進宮剎那的金杖之儀外，都在餐桌上發生 (5:4-8, 7:1-9)。因此 Berlin 認為以斯帖會安排這樣的宴席不是偶然，乃要作為拯救猶太百姓的權宜性策略：一方面藉著提高其榮譽的宴席來解除哈曼的警戒，也就是以與王及王后同席的至高榮譽引君入甕，進而提高反轉的成功率，另一方面則是藉著兩次宴席來拖延王對於恩惠的兌換時間，以及兌換的可靠性。²⁵³顯然，以斯帖的策略使敘事的進行更加懸疑，特別當王第三次問她：「妳要什麼？」的時候，整個敘事的張力達到了頂點：以斯帖會回答嗎？還是要再等一次的宴席？若講了，會不會惹惱哈曼而使以斯帖陷入危機？毫無主見的亞哈隨魯王這次會做出決定嗎？這種種的疑問不斷地縈繞並堆疊起敘事的高潮，使原本已甚為懸疑的情節更加緊張。

(四) 衝突的解決

幕 E 的衝突是在王第三次詢問以斯帖時達到高潮，而以斯帖的回答除了依循王宮應對禮儀外，更從兩個層面來提出請求：第一個部分是先提出兩個請求——自己與族群的性命 (7:3)，接著則指出王的損失——失去王后 (7:4)。學者認為這是以斯帖早已規劃好的策略，運用修辭上的技巧同時兼顧彼此的顧慮，以尋求最

²⁵¹ 這些插曲的發生，在時間點上都相當的巧合，顯見敘事安排的有其特殊用意。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6-37.

²⁵²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31-35;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6-37; Arndt Meinhold, *Zu Aufbau und Mitte des Estherbuches* (Mendenhall, Geogrg E., 1983), 435-439, 轉引自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57.

²⁵³ Adele Berlin, *Esther*, 50.

大的利益，特別是王的最大利益：²⁵⁴

A %l, M, êh; ' ^yn<'y[eB. !xEÜ ytiac' 'm' -~ai

(If I have found favor in your sight, O king)

B bAj+ %l, M, P̄h; -l [; -~aiw> (and if it pleases the

king)

A' ytiêl'aeäv.Bi 'yvip.n: yliÛ-!t, N")Ti

(let my life be given me as my petition)

B' yti(v'Q'b;B. yMiP̄ [; w> (and my people as my

request)

然而幕 E 的衝突並未因著哈曼被處死、王的憤怒止息 (7:10)，²⁵⁵甚至以斯帖與末底改同獲名利 (8:1-2) 而解決—滅絕猶太人的詔書仍然存在，意味著猶太人仍然會遭滅絕。所以此衝突的真正解決是以斯帖第二次晉見王面、碰觸金杖，並流淚請求王撤除該詔書之後，²⁵⁶並且這樣的解決再次出現敘事者刻意安排的反諷，是對於「王命永恆性」的徹底顛覆：原本敘事者指出王所下之令是「人都不能廢除」(1:19; 8:8)，然而更改王令本身已經成為整篇敘事的核心焦點，包括擅自進入王宮是否會被治死以及剿滅猶太人的命令會否遭受凍結或者改變的提問便成為《以斯帖記》衝突發展的重要引線，甚至這條更改王令的引線在亞哈隨魯王解除猶太人之追殺令後，轉為末底改仿造亞哈隨魯王的命令下達，即向著猶太人以及一百二十七省發出的信件，雖非詔書，卻具有同樣的權柄與效力，清

²⁵⁴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107-108.

²⁵⁵ 這裡關於王憤怒的止息，仍是以一連串的巧合來呈現，包括哈曼在以斯帖床邊求情被王撞見 (7:7-8)，以及哈曼預備陷害末底改的木架被發現 (7:9)，而這些巧合與之前巧合的類似點都是：對於猶太人利多！Beal 認為王在這些事情上感受到的威脅並不是針對以斯帖或未底改，而是對於王自己的背叛，因此這也正應驗了哈曼之妻的預言 (6:13)。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93.

²⁵⁶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109-110.

楚顯示整個權力的轉移。²⁵⁷

第二節 作為敘事閱讀的人物重構（reconstructing）

Laniak 指出，《以斯帖記》刻畫人物的特出之處是在於社會性人際關係。²⁵⁸他認為隱含作者是藉著人物在不同階段呈現的心態、動作來加強衝突情節的鋪陳張力，同時再以此衝突發展的軸線回過頭來展示人物特質，讓人物的素描顯得更為精細。事實上，這也正是本文會先處理衝突情節，再從此高度對直接與間接的人物刻畫進行描繪的原因。不過，由於經文中的人物描繪大多是片段的，惟有集合相關的線索，藉著適當的歸納，始能凸顯每個人物的特質，而這樣的工作便是所謂的人物重構。²⁵⁹因此，本節的處理將是站在衝突情節的分析基礎上，透過文學、意識型態等不同視域的交融，依序將每個人物的特質重新整理，嘗試搭建出《以斯帖記》敘事裡的人物畫像。

一、亞哈隨魯王²⁶⁰

（一）衝突敘事中的亞哈隨魯王

亞哈隨魯王在經文中的登場氣勢相當澎湃，無論是管轄的範圍或是宴席的奢

²⁵⁷ 而此一解決也使猶太人與其敵人角色的逆轉，原本的被壓迫者，瞬間轉為壓迫者，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112.

²⁵⁸ Timothy S. Laniak,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32-34.

²⁵⁹ Gunn 和 Fewell 主要仍是以 Forster 的人物分法來作為重構的進路，同時他們認為無論圓形或扁平的人物，在聖經文學中都是時常轉換的，亦即沒有辦法這麼絕對的限制某個角色的特質。D. M. Gunn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75.

²⁶⁰ 有學者將《以斯帖記》中的亞哈隨魯王 $\text{v} \bar{\text{A}} \text{r}^{\text{a}} \text{w} \bar{\text{E}} \text{v} . \text{x} ; \text{a}$]，直接等同於真實歷史上的波斯王 Xerxes I（Fox 認為另一個 Artaxerxes 的指稱則是七十士譯本的誤解），並認為這就是以斯拉 4:6 所指稱的那一位亞哈隨魯王，然而本文在敘事批判的視域下不對此多做討論，僅接受 Dorothy 將之視為敘事處理上之框架性作法的觀點，換言之，這樣的皇室背景將只是一個敘事的框架，其扮演著容器的效果，使不同的故事傳統在此一敘事結構中得以被綜合在一起。E. M. Yamauchi, *Peria and the Bible*, 187;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4; Charles V. Dorothy,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340-341.

華程度，都令人咋舌。就顯示的手法來看，延續著此一管轄範圍所要呈現的是王的強盛權勢，包括毫下擁有的省分、可動員的階層等等。²⁶¹其次，連續兩場、極盡奢侈的宴席排場則是作為雄厚財力的展示。²⁶²然而，站在象徵的角度，財富還僅僅是作為權勢之下的一種附屬品，亦即是權勢的另一個延伸面向而已。²⁶³這也是為何當王酒酣耳熱之際，同樣作為權勢附屬品的女色，會成為他亟欲呈現的對象。²⁶⁴換言之，王期待藉著各個統領面向的呈現，來塑造一位極具威嚴的跨國性君王。但瓦實提的拒絕事件，暴露了王權的低落—竟是需要靠著法律的約束。²⁶⁵就這個意義而言，這段敘事所刻畫的君王形象是極為弔詭的：一位統管一百二十七省的帝國君王，在為了炫耀其威勢的宴席上竟無法使其王后聽令於他，甚至需要依靠立法來維護其自身與全國男性的權勢。²⁶⁶顯然，敘事者是藉著如此落差來凸顯王毫無權勢的窘境，同時也以此顛覆了傳統的權勢意涵，作為往後衝突敘事的鋪陳。

但是這種幾近丑角的昏君形象，²⁶⁷卻在人物位置上逐漸有些轉變，特別是藉著敘事中對於哈曼自大態度的戲劇化反諷，慢慢凸顯出王在敘事中所扮演不同於以往的人物位置。²⁶⁸換言之，原本衝突的發生是在於王的決定，但反諷的處理手法，讓衝突的解決又回到王的身上，也就是一種對於「王命永恆性」的徹底顛覆：敘事者一開始指出王所下之令是「人都不能廢除」(1:19; 8:8)，然而更改王令本身卻慢慢成為整篇敘事的核心焦點，包括擅自進入王宮是否會被治死以及剿滅猶太人的命令會否遭受凍結或者改變的提問便成為《以斯帖記》衝突發展的重要引

²⁶¹ Beal 認為這些都僅只是象徵 (symbol)。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4.

²⁶² 這些會場的佈置，從顏色、材質、器皿與裝潢等的詳盡描繪，幾乎是聖經中所僅見。

²⁶³ 當然，這是敘事的情節鋪陳，一方面要凸顯波斯帝國的強盛，另一方面則表達猶太民族在其中的渺小、微不足道，以烘托後來猶太民族於生死關頭的掙扎張力，而事實上是否真有此排場的可能，也許在此並不是這麼重要。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43.

²⁶⁴ 王在此想展現他的太太的舉動，正如哈曼在 6:7-9 想展現他的衣服一般。

²⁶⁵ 在《以斯帖記》中，這種反諷的角色刻畫手法往往被使用在特定角色身上，諸如亞哈隨魯王、哈曼等等，作為不同層次的修辭敘事，Bauckham 甚至認為這算是一種敘事上的定調。包衡 (Richard Bauckham), 政治中的聖經—從政治角度閱讀聖經的原則與範例 (*The Bible in Politics — 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 177。

²⁶⁶ 顯然亞哈隨魯王在此衝突中的核心觀點僅僅是如何捍衛其應有的威勢。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3.

²⁶⁷ 就亞哈隨魯王的人物特質來看，頭尾的敘事方式並沒有太大改變，仍然是以毫無主見、毫無權威的帝國君王串場—或許第五章的描述還給他一點尊嚴 (5:1-2)，但亞哈隨魯王的整體形象依舊處於負面狀態。

²⁶⁸ 這裡的戲劇張力是相當強的，特別一直到哈曼與王的對話結束，哈曼才驚覺原來是要褒揚末底改，而這也深刻地呈現了末底改的沈默相對於哈曼的大鳴大放是有其特殊意義的。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78.

線，甚至這條更改王令的引線在亞哈隨魯王因著哈曼事件而解除猶太人之追殺令之後，轉為末底改仿造亞哈隨魯王的命令下達—雖非王的親筆詔書，仍具有同樣的權柄與效力，顯然王令的更改本身正顯示著整個權力的轉移。²⁶⁹因此，亞哈隨魯王手中的權力便成為整個衝突歷程的關鍵，並且因著不同的操弄者，王的位置也隨之不同，而這正是此一人物刻畫極為特殊之處。

(二) 單純與愚昧

亞哈隨魯王的角色形塑是相當外顯的，敘事者只透過一些心境與慾念的呈現，便能清楚地描繪出他的特殊性格。從敘事批判的人物類型來看，他是非常典型的扁平人物。其實，亞哈隨魯王的內心幾乎是透明的，簡單的幾句敘事，便能完全表達出他的喜悅或者生氣。²⁷⁰例如他在位第三年所擺設的盛宴，目的就是「把他榮耀之國的豐富和他美好威嚴的尊貴給他們看」(1:4)，而單為了王后瓦實提不肯赴宴，他「甚是發怒，心如火燒」(1:12)。然而當瓦實提被廢後，王的「憤怒止息」，卻又開始「想念瓦實提和她所行的，並怎樣降旨辦她」(2:1)。這是亞哈隨魯王在性格上不同於其他角色的地方，看似單純，卻又在處境反諷的修辭裡顯得愚昧。²⁷¹並且，這樣的情緒呈現，不僅敘事中的角色知悉，連隱含讀者都能清楚掌握，例如當王得知哈曼的計謀將使以斯帖連帶被殺時，他「大怒，起來離開酒席往御園去了。哈曼見王定義要加罪與他，就起來，求王后以斯帖救命」(7:7)。王的離席，不僅哈曼、以斯帖知道原因，連隱含讀者都瞭解這必然是因著自己心愛的王后差點被殺而產生的惱怒反應，甚至是因著自己所下的命令所致。因此，透過敘事者直接、簡單的描繪，亞哈隨魯王愚昧的個性展露無疑。

(三) 榮耀與羞恥

對亞哈隨魯王來說，他最大的慾念就是對於榮耀 (r q' y >) 的著迷。尤

²⁶⁹ 有如《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那隻戒指，誰擁有它便同時擁有了支配的力量。托爾金(J.R.R. Tolkien)，《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The Lord of the Rings)，朱學恆譯(台北：聯經，2001)。

²⁷⁰ Fox 認為相對於末底改、以斯帖等其他角色，亞哈隨魯王是相當沒有心機的，隱含讀者很難想像亞哈隨魯王有哪些想法能夠不被其他人知悉。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1-172.

²⁷¹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141-142.

其第一章關於宴席的描繪，便是相當典型的慾念展現：既是向著外國官員，也是對於城內百姓，王意欲透過奢華無比的宴席來使眾人成為他榮耀的見證，並且對其發出讚嘆之聲。換言之，亞哈隨魯王實在是要透過鋪張的財富來購買屬於他的榮耀。²⁷²因此，當他的榮耀被有意無意奪取時，他的生氣是可想而知的。例如瓦實提被廢的事件，一部分的原因正是她的拒絕選錯了時機——亞哈隨魯王正在對外展示榮耀的重要關頭，怎能被潑冷水？（1:11-12）故而米母干等人即時緩頰的策略，馬上獲得王大力稱許，並立刻被交辦（1:21-22）。顯然王的榮耀一方面來自財富，另一方面也是來自他人順服的態度，而這樣的特質，在整個文本敘事中不斷被重複著，包括哈曼假借王的榮耀受損，設計陷害猶太全族（3:8-9），以及末底改的忠心護主，得到王最高榮譽的獎賞（6:3），甚至連最後猶太人命運得以反轉挽回，也是以斯帖利用王對於榮耀的重視所致（7:3-4; 8:5-6）。

然而，在巧妙的反諷手法下，亞哈隨魯王追求的種種榮耀，成為了隱含讀者眼中的種種羞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兵荒馬亂之際，對坐飲酒、故作瀟灑的愚臣與昏君（3:15）。²⁷³並且隱含在榮耀下的包容，好像意味著他對於末底改、哈曼、以斯帖等每個人的任何意見都能接受，同時更從中獲得了帶有威勢的榮耀，但從隱含讀者的角度來看，他卻著實是位毫無主見的主帥，因為他從未說「不」！²⁷⁴他總是盡量避免去評價，或是決定某些決策，對他而言，這些決定都是他們的一米母干、哈曼、以斯帖：王若以為美（1:19; 3:9; 5:4; 7:3）；以斯帖：若在王眼前蒙恩（5:8; 7:3）！而他自己，則只想要成為一位有榮耀的好人。²⁷⁵事實上，威勢與榮耀本來就是相當有關連的；強盛的威勢能帶來無比的榮耀，而榮耀的展現則進一步壯大威勢，如同第一章的宴席便是此一辯證的清楚呈現。²⁷⁶不過有意思的是，當威勢成為毫無主見的懦弱後，榮耀也跟著成為無法自知的羞恥，則此時此

²⁷²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2.

²⁷³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76.

²⁷⁴ 開頭的描述，似乎讓亞哈隨魯王成為一位相當殷勤的執政者，在日理萬機之間，讓國家極度的擴張。然而事實上的他卻是非常懶惰的，他非常不想用自己的頭腦去想事情，如果別人能替他想到好，那是再好不過的事，因此人們總是能夠藉由一些方式，在王的身上獲得自己期望的協助與結果。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51.

²⁷⁵ 亞哈隨魯王懦弱的個性展現，帶來一種結果，讓每個人的想法都成為了法律：米母干的（1:21）、哈曼的（3:12），甚至是末底改與以斯帖的（8:9）。換言之，最有權勢的，其實正是最懦弱的！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143.

²⁷⁶ 其實關於羞恥（shame）與榮耀（honor）的主題，一直都是《以斯帖記》中相當重要的議題，Laniak 曾針對這部分作了詳盡的討論。他認為早期敘事文學裡關於能力（power）與權力（authority）之間的張力，其實反映著一種榮耀與羞恥間的動態關係。而亞哈隨魯王對於榮耀的追求正是落入羞恥的其中一種呈現。Timothy S Laniak,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0.

刻，只剩遍觀全局的隱含讀者知道榮耀的最後行蹤。

二、瓦實提

(一) 衝突敘事中的瓦實提

擁有王后身份的瓦實提，在其現身的主要場景中完全沒有發聲，僅只簡單的被提及她不肯尊太監所傳的王命前往赴宴（1:12）。依據敘事理論中關於對話的分析，這似乎是一種弱化，暗示著地位上的低劣，甚至相較於米母干的長篇大論（1:16-20），瓦實提的默默無語更顯得卑微。²⁷⁷尤其，米母干等人在此被稱爲是「達時務的明哲人」（1:14），瓦實提則明顯作爲叛逆、不順服的典範，似乎亦強化了瓦實提是位糟糕王后的印象。

不過，從反諷的角度來看，這卻是相當成功的刻畫；這麼卑賤的王后，卻重重地震撼了整個朝廷，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直接或間接地因著瓦實提的決定而發生衝突，甚至這個拒絕後來成了以斯帖進宮的重要關鍵。再者，既然王要其盛裝出席的目的單單是因瓦實提「容貌甚美」（1:11），那麼她的決定或許也可被視爲是抗拒以男性爲主的沙文主義對其美貌的消費，如此便進一步反轉了文本表面對瓦實提的負面描繪，亦解構了傳統對於瓦實提作爲叛逆形象的解讀，同時更讓攻擊的矛頭返回了亞哈隨魯王身上。²⁷⁸換言之，敘事者對於瓦實提的描繪已經不再是那刁蠻、不順服的壞女人，而是勇敢、具有主見的真正王后。

(二) 不妥協的王后

瓦實提的角色看似出現不多，只有第一章及第二章開頭的地方，然而她的身影卻不斷在敘事中被發現，包括末底改的拒絕跪拜（3:2）、以斯帖的放手一搏

²⁷⁷ 關於對話的處理，包括 Alter、Bar-Efrat 或者是 Tribble 等，都曾經做過相當多的分析，例如 Tribble 在 *Texts of Terror* 這本書中，便藉著觀察暗嫩與他瑪之間的對話情形，來進行角色互動的分析。不過如同前面情節分析所述，瓦實提的沈默並不見得是敘事者刻意要展現的某種意識型態，比較可能的似乎僅僅是要反諷或襯托出亞哈隨魯王的毫無權勢。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73。

²⁷⁸ Timothy K Beal, "Tracing Esther's Beginnings"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92-93.

(4:15-16)，背後隱約都有瓦實提的味道。²⁷⁹因此從人物刻畫的角度來看，瓦實提是歸屬於扁平人物 (flat character)，亦即她的個性變化不大，前後一致，隱含讀者非常容易可以辨識出這個角色的特徵：堅持、不妥協。而瓦實提作為第二個出場的人物，竟沒有半句台詞，所有的描繪皆來自其他角色的轉述：²⁸⁰第一個對瓦實提的描述觀點是來自敘事者，他指出瓦實提在押哈隨魯王的宮內另外舉辦一場專為婦女的宴席 (1:9)，以及瓦實提對於亞哈隨魯王召見的拒絕 (1:11-12)，還有亞哈隨魯王廢除瓦實提後對她的想念 (2:1)。亞哈隨魯王與米母干等大臣的討論則是第二個描述觀點，他們一致認為瓦實提的拒絕嚴重威脅到王的威信以及男人的尊嚴 (1:15-20)。²⁸¹這是從顯示手法來進行的典型刻畫，一方面透過瓦實提的行動來勾勒出她在敘事裡描述性特質，另一方面再藉由其他角色的言語來展示敘事裡人物對她的評價與觀點，只是瓦實提從頭到尾既沒有為自己有任何辯護，甚至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在沈默中維持著她一貫堅持、不妥協的角色形象。

(三) 沈默的紛擾

早期的猶太解釋認為，以斯帖記的作者—通常被認為是末底改，是敵視瓦實提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對女性的決策有所貶抑或者不予接受，僅僅因為這是位外邦女子，而他們很難想像一位外邦的女子竟能如此節制，所以他們將自己的觀點套用在以斯帖的作者身上，認為瓦實提的拒絕可能是由於被要求裸體，或者是她生病無法出席，並非真是瓦實提的勇氣或美德。²⁸²但這種帶著強烈偏見的解釋視角，對於當代讀者或者婦女讀者是沒有說服力的，畢竟文本完全沒有提及瓦實提不回應亞哈隨魯王召喚的原因為何，反而是以沈默的方式來處理瓦實提的動機。²⁸³不過也正因為文本的沈默，使得瓦實提的拒絕有了更寬廣的解釋空間。

²⁷⁹ Timothy K. Beal, *The Book of Hiding: Gender, Ethnicity, Annihilation, and Esther*, 76; Bronner 也認為瓦實提其實也為當代的婦女樹立了新的典範。Leila Leah Bronner, "Esther Revisited: An Aggadic Approach" in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190.

²⁸⁰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9.

²⁸¹ 如上所述，觀點的處理一向是敘事文學中極為重要的觀察重點。A. Kay Fountain, *Literary and Empirical Readings of the Books of Esther*, 76-77.

²⁸² Adele Berlin, *Esther*, 14-15;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4-165.

²⁸³ 若單憑著對外邦女子的偏見就做出定見，那麼恐怕連喇合、路得、拔示巴等同為外邦女子的解釋都必須重新審視，故而當代婦女詮釋對此見解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另一方面，沈默是衝突

同樣是猶太學者，Fox 則從另一個角度指出這個沈默可能是為避免吸引太多的注意在一個次要角色上。²⁸⁴尤其這是作為背景鋪陳的前言性章節，實在不需要對於一位違反王意旨的婦女有太多的討論，如此容易導致情節的偏移。當然，若從經文本身的呈現而言，「拒絕在宴席間向眾人展現她自己」似乎已經表達了她的意願，儘管這仍無法解決動機的問題，但 Fox 認為這已足以讓隱含讀者明白，無論敘事者的態度如何，他已經讓瓦實提的價值在這個衝突中降到了第二順位，以凸顯該段敘事的主題。不過，既然觀點可以轉移，那麼瓦實提有沒有可能也成為其中一個視角？Beal 認為是可能的，她嘗試站在女性的角度指出，瓦實提的拒絕其實是一種展現尊嚴的作法，既不以男性觀點來評判自身價值，也不願被傳統的父權體制所宰制，更不惜違抗王命以獲取自我的真實主體性。²⁸⁵事實上，從先前衝突情節的分析結果來看，這的確是比較符合衝突內的人物刻畫—堅持、不妥協的形象。²⁸⁶換言之，雖然瓦實提的沈默可能是敘事者的刻意安排，然而考量敘事的延續性與整體性，她的默默無言對應於米母干的長篇大論（1:16-20）、哈曼的輕蔑言論（3:8-9），甚至末底改與以斯帖的激烈對話（4:4-16），在在都凸顯出她在敘事中卑微、卻又影響深遠的象徵意涵。²⁸⁷

三、末底改

（一）衝突敘事中的末底改

末底改的出場相當有意思，除了譜系的脈絡外（2:5），特別強調他是被擄歸回的一員（2:6），似乎要藉此凸顯末底改是具有完整族群經歷的純正猶太人。²⁸⁸事實上，從末底改與哈曼的衝突過程來看，身份背景的著墨的確讓之後的敘事鋪

敘事裡相當典型的一種弱化寫法，然而從文學意涵來看，沈默是否必然意味著弱勢？或許這正是《以斯帖記》迷人之處。Timothy K. Beal, *The Book of Hiding: Gender, Ethnicity, Annihilation, and Esther*, 46-47.

²⁸⁴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66-167.

²⁸⁵ 這樣的觀點也是目前婦女神學處理瓦實提沈默的主流進路。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10-11. Cf: Susan Niditch, “Esther: Folklore, Wisdom, Feminism and Authority” in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26-46.

²⁸⁶ Timothy K. Beal, *The Book of Hiding: Gender, Ethnicity, Annihilation, and Esther*, 25-28.

²⁸⁷ Rivon Krygier, “The Silent Redemption: the Secret of the Scroll of Esther,” *Conservative Judaism* 55, no. 2 (Wint 2003): 49-62

²⁸⁸ 這雖是歷史問題，但卻也顯明了敘事文本的特色。Leo G. Perdue, *The Collapse of History: Reconstructing Old Testament Theology*, 235

陳顯得更有張力。²⁸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者對於末底改的作為，並沒有任何評價，僅只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做出觀察。特別當敘事者運用間接的描繪，刻畫出一位對身份的堅持高過對職位忠誠的猶太人典範時，他也同時透過不同事件的記載，呈現出末底改在多元身份上的矛盾。換言之，末底改允讓養女以斯帖進入王宮，並且揭發刺殺國君之陰謀的表現，充分凸顯他效忠波斯的熱忱，然而之後大膽違抗王命，堅決不向哈曼跪拜的舉動又是十足的民族本位立場，²⁹⁰顯然效忠波斯與持守身份的倫理兩難深深困擾著他，尤其當哈曼呈報亞哈隨魯王，使得民族存亡岌岌可危時，末底改的痛苦是難以想像的，撕裂衣服、披穿麻衣、蒙灰塵、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嚎等等（4:1），似乎都已無法表達他內心的煎熬。但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猶太人的實況被展露了出來。

不過末底改即便清楚自己未來的可能遭遇，仍選擇從體制內來解決民族的危機—嘗試將滅族的危險訊息遞交給位居深宮、毫不知情的以斯帖（4:7-8）。²⁹¹從結構的角度來看，這個遞交的過程是以三階段的對話來呈現，並且是在強度與張力逐漸增加的漸進式溝通中完成，顯見末底改費了相當大的心力，以求取猶太民族的延續。²⁹²換言之，此刻的末底改肩負著維護民族生存的重責大任，而他確責無旁貸地擔起了這個重擔。但相當有意思的是，在這個溝通過程中，末底改與以斯帖的角色位置有了微妙的轉變。原本，末底改的角色是以斯帖的慈父及嚴師，屬於主導控制的一方，但此刻的關係則轉變為主僕的角色，末底改成為以斯帖的臣民，聽命於她，也接受她的領導。²⁹³這是相當重要的權力移轉，讓整個《以斯帖記》的敘事衝突達到高峰，也讓焦點導向了以斯帖。換言之，隨著此一權力移轉，衝突的主要人物也由末底改轉向了以斯帖，可以說以斯帖將成為猶太人的真正領袖，而末底改則從台前退居幕後，擔任凸顯以斯帖作為的間接陳述角色。

²⁸⁹ 這是指當哈曼被高昇之後，末底改拒絕對其跪拜，即便眾人輪番的勸說與質疑，他仍然面不改色。Clines 相信這可能是因為做為一位猶太人，他不能將榮耀歸給一個曾與他們作對的民族，何況是亞甲這樣的世仇（3:4）。所以儘管壓力再怎樣龐大，出於猶太人的榮譽感，他仍舊堅持不跪不拜。David J. A Clines,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294.

²⁹⁰ 文本雖未清楚指出末底改的拒絕到底是出於信仰還是民族傳統，不過從敘事的前後文脈來看，末底改的拒絕應以民族因素為主。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45-46;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67-68; A. Kay Fountain, *Literary and Empirical Readings of the Books of Esther*, 34.

²⁹¹ Adele Berlin, *Esther*, 44.

²⁹² Clines 強調就整個《以斯帖記》而言，以斯帖與末底改在第四章的對話描繪是非常詳盡的，因為這是整個敘事中最為重要的時刻之一，幾乎可以算是敘事著樞紐。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5.

²⁹³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4-35.

(二) 複雜的角色定位

Fox 指出，末底改作為一個典範型的人物，充滿著道德感的楷模，並且也成為展示著流散猶太人所應有行為的最佳人選。²⁹⁴這的確是傳統對於末底改的觀點，特別是猶太學者，更是將末底改視為集勇氣、道德等各樣美德於一身的義人模範。然而，從衝突情節的人物刻畫來看，這樣的敘述卻讓末底改的位置難以擺置。²⁹⁵作為一位模範，末底改應該是個固守原則、堅毅不拔的領袖人物，在他的言談與行為中，必然充滿著一致性，不僅全力效忠於自己的民族，也能在工作崗位上剛正不阿。²⁹⁶但，文本敘事所呈現的末底改，卻有著相當多的掙扎，例如最明顯的雙重忠誠問題。

在文本提及末底改時，至少有六次後面是加上 *ydiêWhy* (猶太人) 的，並且有兩次直接將末底改稱為猶太人，甚至清楚地介紹出他的譜系資料 (2:5-6)。換言之，末底改在這裡的身份不僅是猶太人的個體，而是代表著猶太人全體。²⁹⁷因此，他為了民族不顧帝國律法，既違背王命不跪拜哈曼 (3:3)，更要求以斯帖一同背棄律法規定，擅入內宮面見亞哈隨魯王 (4:8)，充分顯現他維護自己作為猶太人身份的责任，履行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強烈血統承繼。不過在這些彰顯民族榮耀的記事中，穿插著他忠於帝國的職責事蹟，包括他破獲暗殺的陰謀，挽回王的性命 (2:21-23)，以及他在滅族危機未除前還全然接受王的賞賜 (6:11)。顯然，民族與殖民帝國間的雙重忠誠問題，是末底改不斷掙扎的難處，它凸顯了末底改的模糊位置，也讓末底改的人物刻畫遊走於圓形與扁平之間。²⁹⁸說他圓形，是因為沒有辦法預料他會在什麼時候忠誠於哪個對象，說他扁平，則是因為他作為猶太人的形象太過鮮明，幾乎都從對猶太人有利的角度來解

²⁹⁴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85.

²⁹⁵ D. M. Gunn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76.

²⁹⁶ 文本並沒有特別在這方面做出評判或者強調，不過其他版本對於末底改的定位確實有些不一樣的觀點存在。而在人物特質部分，Fountain 作了一系列的分析，特別是不同特質在不同版本中所佔的比例，例如關於正義的人格特質敘事，MT 的描繪份量最少，而 AT 則最多。但無論如何，從讀者越讀的經驗來看，末底改的大致形象是正面居多。A. Kay Fountain, *Literary and Empirical Readings of the Books of Esther*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219-221。

²⁹⁷ 李熾昌認為這是《以斯帖記》特殊的記事方法，反映著猶太散居社群的集體意識，亦即每一個猶太人都代表著猶太社群，都承襲著民族的血統和歷史。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88。

²⁹⁸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91-195.

決問題。²⁹⁹因此，末底改的人物刻畫是《以斯帖記》中僅次於以斯帖的複雜角色。

（三）權力轉移下的形象反轉

末底改在敘事裡是以一種新的領導性質出場：流散人民的領導者。這種領導性質相當特別，既不是憑藉著君王、宰相等位階性的優勢，也不是先知、祭司等宗教屬性的頭銜，卻是在特定的社群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領袖。³⁰⁰這樣特質與其他流散時期的模範大不一樣，例如但以理，並沒有直接為他的百姓作任何事情，甚至在但以理書的前六章，完全沒有社群的概念；以斯拉與尼希米，則僅只在歷史傳統的延續下關心巴勒斯坦的狀況。³⁰¹

換言之，《以斯帖記》的文本脈絡關注的是一位有勇氣、能力，並願意為他的百姓犧牲、奉獻的領袖。從敘事中可以發現，末底改雖受到他的君王喜愛與信任，卻同時對於他所屬的社群有高度的歸屬感，並且將百姓利益的關注高置於一切之上，甚至包括自己的性命在內。例如末底改完全沒有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即便他救了王的性命，卻未曾以此為籌碼來換取意欲的利益，反而為了堅持民族的利益，他可以置自己的生死於度外，因此對處於波斯的流散社群而言，末底改的能力與立場等於是他們的安全保證。然而，這位備受敬畏的典範領袖，卻在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滅族危機時，做出了一件令人訝異的事情：他向處於深宮的女兒求援（4:7-8）。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敘事，原本居於領導地位的長者，竟能在面臨危急時，接受自己的限制，轉而放下手中的權勢，完全聽令於女兒以斯帖，並且信任、遵循她的指令。這種權力轉移不僅在父權結構的社會中難以想像，在以男性為主體的聖經文本中更是鳳毛麟角。³⁰²就敘事的移情效果而言，這是相當傑出

²⁹⁹ 因此，李熾昌從敘事學的角度指出，這種處理故事的方式其實要凸顯的不是末底改個人，而是其背後那種向著社群表明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換言之，這是一種為了猶太社群的忠誠而對其他職責的選擇性忠誠。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1。

³⁰⁰ 這是很特殊的模式，Fox 認為末底改以猶太人作為一種人物特質的呈現方式，表面看起來似乎沒有智慧、沒有聰明、也沒有任何權勢，然而藉著哈曼之妻的口，作為猶太人的末底改卻是有著特殊的依靠，並且將以此獲得榮耀（6:10）。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87.

³⁰¹ 這或許是不同文本背後所傳遞的不同意識型態，當然也與他們各自的文化有關係。Berg 就認為《以斯帖記》並沒有直接地提到《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關於巴勒斯坦社群的記載，但它們之間的相似性卻提醒我們從補充的角度來看流散社群。換言之，這不同的文本背後呈現著不同典型的模範形象。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181.

³⁰² Beal 將處於外面的末底改與裡面的以斯帖之間的轉換（interchange）分為四個階段：

的角色刻畫，讓人不自主的認同於他自覺的作為，進而願意追隨、效法這樣一位領袖。

四、哈曼

(一) 衝突敘事中的哈曼

經文所描繪的哈曼，無論性格或是行事風格都相當一致。亞哈隨魯王抬舉他，使其爵位超過共事的一切臣宰，但哈曼卻僅僅在意眾人眼中的尊敬，這尤其反應在文武百官的跪拜之禮上——雖說是王的命令，然而私底下則是作為其權勢彰顯的重要象徵。換言之，哈曼的權力慾是建構在眾人對他個人權勢的全然順從上。

其次，哈曼對權位的高度迷戀，相對也導致其高度擔心權力遭到削弱。當臣僕上奏指出末底改的特意獨行時，哈曼大發雷霆，一方面既是因為兩人支派的歷史衝突，另一方面則是擔憂末底改如此舉動所帶來的負面效益，使其威信掃地。³⁰³為此，哈曼搖籤確定日期後，直接稟告亞哈隨魯王。但冠冕堂皇的奏章底下，卻完全為利己之作——目的純然不在剷除對王命的反叛，而僅是為了個人權勢著想，甚至不惜用龐大金錢作為交換。³⁰⁴事實上，這樣作法無獨有偶的與亞哈隨魯王一致；先前的宴席事件中，亞哈隨魯王擔心瓦實提的效應會對全國婦女產生重大影響，而殺雞儆猴地廢掉瓦實提的后位，哈曼在此同樣擔心末底改的效應會擴及全國的猶太人，只不過他選擇將猶太人全部殲滅。換言之，哈曼是在擔憂權力喪失之際，借用國家機器來整頓異己，維護個人名譽與威望，而這一幕也成為《以斯帖記》中，對於哈曼最為典型的形象刻畫。

第一次轉換：4:1-4

第二次轉換：4:5-9

第三次轉換：4:10-14

第四次轉換：4:15-17

Beal 認為這是相當特別的權力轉移，讓原本位居領袖階級的末底改完全聽令於以斯帖。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57-59.

³⁰³ 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69.

³⁰⁴ Levenson 認為哈曼的觀點與米母干極為類似，都是針對某一個人來設立條款，之前是為瓦實提，現在則是末底改。Jon Douglas Levenson, *Esther: A Commentary*, 71.

(二) 透明的哈曼

哈曼的想法雖然陰險，但卻是個沒有秘密的人，無論動機、慾望與態度，都非常的透明，有些甚至連讀者都猜想得到。³⁰⁵例如哈曼見末底改不跪不拜就怒氣填胸，誓言滅絕末底改在全國境內的猶太本族(3:5-6)；面對殲滅猶太人的計謀，哈曼意欲透過一萬連得銀子來收買亞哈隨魯王的諭令(3:9)；收到王后以斯帖的邀約後，哈曼快樂地預備赴宴，卻因著朝門前無視他存在的末底改而滿心惱怒(5:9-10)，但妻子細利斯與朋友們關於木架刑罰的一席建言，又再度讓哈曼的心活了過來(5:14)；半夜裡為著亞哈隨魯王賜給末底改的尊榮鬱悶在心(6:12b)；在宴席中被以斯帖擺了一道而驚慌，並且低姿態的向以斯帖求饒，結果竟遭亞哈隨魯王誤認為要凌辱王后被抓(7:8b)。這些夾雜著反諷、象徵與隱喻的描繪手法，讓哈曼的內心思維赤裸裸地被攤開在眾人面前，既不能掩飾，也無法隱藏，是相當具戲劇性的扁平人物。³⁰⁶然而從文本的修辭來看，哈曼的人物刻畫其實是非常謹慎的處理結果，例如第三章以亞甲族的後裔來介紹哈曼出場，為的便是與第二章末底改的便雅憫族作對比，從而指出散居民族的身份是從對立中來獲得確立的，並且在歷史背景的刻意引用上，有力地呈現出敘事者對於身份式的民族意識的強調。³⁰⁷換言之，哈曼在此是作為末底改的負面對照，藉著這樣的對照，哈曼幫助末底改找到了自己的猶太身份。

(三) 哈曼的動機

³⁰⁵ 哈曼常在眾目睽睽下毫不隱瞞的暴露自己的想法，這種人物特質在聖經裡面的確是相當特別，要說單純，卻又心機重重，要說陰險，則神經大條的可以。不過，這或許正是作為反派角色的哈曼，仍然對隱含讀者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原因之一。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78.

³⁰⁶ 關於這種透明與隱藏的敘事手法，Robert Alter 曾以大衛與掃羅的故事作為例子探討人物的含蓄刻畫：掃羅的動機、作法是非常明顯的，而大衛的則是晦黯的。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15.

³⁰⁷ 相對於《以斯拉記》、《尼希米記》等意識型態式的民族意識，身份式的民族意識更適合於述說《以斯帖記》散居的生活形態。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102。當然，這裡關於雙方背景的處理角度，學者間也有著不同的討論，例如 Fox 便認為，種族的原因或許在背景中曾略微提及，然而整個文脈的處理顯示，哈曼在此與末底改的衝突，仍是著重於一種為獲得個人尊榮的報復性行為，也就是透過羞辱末底改的族裔，來達成自己的快樂。換言之，種族上的問題僅只是作為衝突敘事的背景，並非主要的癥結，畢竟在此的哈曼不再是以亞瑪力人身份登場，而末底改也不是掃羅的直系子孫，因此這個衝突的建構，僅只要指出哈曼為達目的不則手段的個人特質。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80-181.

從敘事的衝突情節來看，哈曼一切行事的最大驅力既不是對於種族的敵視——雖然他不太可能沒有這個因素，否則他不會要滅絕所有的猶太人（3:6），也不是一時的衝動——雖然他的確容易暴怒，甚至還在眾人慫恿下將怒氣化為陰險的計謀（5:6）。³⁰⁸其實對高居所有臣宰之上的哈曼而言，最重要的行事動機乃在於獲得尊榮與他人的敵視眼光。

事實上，這種尊榮的獲取，正是來自他強烈的掌控慾望，或者說是對於權力慾望不可自拔的著迷，以致他要求眾人必須毫無理由的臣服。而這種高度慾望的背面，是一種不允許對方抗拒的心態，任何人的敵視眼光都將促使他做出大動作的反擊。³⁰⁹例如當朝門一切臣僕都乖乖跪拜哈曼時，他卻單單在意末底改的違逆，並為此怒氣填胸（3:2），甚至設下滅族的計謀，並且當他再度看見末底改在朝門不站起來，連身也不動時，他接受了將其掛在木架上的殘忍提議（5:9-14）。顯然對哈曼來說，就算獲得了亞哈隨魯王賦予的高位，但當這個位置無法提供實質的權力時，他便變得相當焦慮，儘管所謂實質權力的阻隔僅只末底改一人所為，他仍忿忿不平。³¹⁰因此，就在他竭盡所能的捕捉這個權力慾望時，他同時讓自己陷入苦不堪言的景況（5:9; 6:12; 7:6）。但即便如此，他還是渴望著尊榮，渴望著能穩固他的地位，並且挽回他所損失的榮耀，所以他捕風捉影的將自己對號入座於任何可能的榮耀機會（6:6）。換言之，他需要在每個階段都對自己的權勢作一番的肯定，包括從朝門臣僕的跪拜，以及妻子細利斯與朋友的安慰與建言，更重要的是從亞哈隨魯王的諭令與戒指中獲得鼓勵。

五、以斯帖

（一）衝突敘事中的以斯帖

經文對以斯帖的描繪，是以沒有父母的希伯來人作為開始，似乎意味著這是一個沒有過去的人物，雖然知道自己是希伯來人，但過去的傳統已經不再能成為

³⁰⁸ Kenneth M. Craig,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ivalesque*, 145.

³⁰⁹ 這對哈曼而言，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挑戰，使其不得不為自己的榮耀而出面捍衛。Timothy S. Laniak,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81.

³¹⁰ 這點與亞哈隨魯王單單在意瓦實提的出席有著相當程度的類似。Timothy K. Beal, *The Book of Hiding: Gender, Ethnicity, Annihilation, and Esther*, 54.

其身份建構的要素，尤其當以斯帖被選為波斯國的王后後，如何在本族與異國文化間取得平衡，或者身份的價值該從何而得，甚至是該依循何種標準來做出決定，這接續的種種問題成為她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議題。³¹¹例如在第四章與末底改的前半段對話裡，以斯帖的焦慮在於是否願意讓自己捲入這場風波，但至後來，以斯帖的掙扎已獲得明顯的舒緩，她清楚知道未來的角色，即便這樣的決定並無法減輕她的壓力。³¹²

然而有意思的是，正是此一雙重張力的掙扎，讓以斯帖的人物刻畫深深牽動著整個敘事的進展，亦即因著以斯帖面對身份的抉擇，讓價值的評判不再只是敘事的人物會碰到的問題，而是穿過文本直接挑戰著讀者，該如何做出選擇（4:13-14）。這樣的處理手法其實與末底改面對哈曼的堅持極為相似，甚至可以說，敘事者有意藉著此種描繪來塑造一種範型，作為身處異域者的學習對象。事實上，以斯帖與末底改這兩個同為衝突敘事中的主要角色，在性格刻畫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形象。相較於模糊難以定位的末底改，以斯帖相當清楚的被歸納為圓形人物。從整個敘事的進展來看，她是不斷令人感到驚喜、難以想像的，也是持續成長與改變的。³¹³基本上，以斯帖的轉變可以從與末底改的對話作為分水嶺，前者是安靜的處子，後者則如脫兔般充滿爆發力。

³¹¹ David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35.

³¹² 以斯帖接續的描繪是從敘事時間（Discourse Time）「第三日」開始，既沒有先行交代這三天的歷程，也沒有任何相關暗示，使得讀者的閱讀必須從縫隙的填補來進行敘事連結。根據以斯帖在 4:16 的堅定言語：我要違例進去見王，當我滅絕的時候，就滅絕吧！似乎以斯帖早已將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從而視猶太人的存亡危機為其個人的重要使命。當然，這樣的推測在以斯帖進宮後的短促文字鋪陳中獲得證實，也可以說「第三日」的文字使用，一方面是作為時間的定位，另一方面則成為新身份的起點，也可以說是以斯帖真正負起猶太人領袖的開始。然而，排除後設的結果論來看，以斯帖的作為在第四章時仍是未定之天，讀者的焦慮並不見得會因這一章的肯定式結尾而稍有舒緩，反倒可能延續著一貫的懸疑緊張氣氛。事實上，希伯來文本沒有任何關於這三天的敘述，甚至連以斯帖的進宮也只有簡單一句話便帶過。但根據七十士譯本，以斯帖這三天面臨著相當痛苦的挑戰，而她的進宮過程更用了非常多的篇幅來描繪其內心的煎熬與外在虛弱、焦慮的反應。顯見不同的傳統著重不一樣的閱讀角度，而讀者的預設也深刻的影響了閱讀的想像。張久宣譯，《聖經後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73-74。

³¹³ 根據人物特質的刻畫技巧，以斯帖的敘事歷程是屬於不斷發展的角色，亦即是說，以斯帖的形象不是一成不變的，反倒隨著情節的進行而逐漸顯露其充滿懸疑與緊張的特質，並且過程中往往是運用象徵的手法來提前暗喻。例如敘事者選用「容貌俊美」來描述以斯帖（2:7），這種形容用語在希伯來的語境中並不常見，往往是為了特殊的目的或者要加強某種描述與解釋某個議題才使用，就像以此表明其後來得以進宮的原因，包括受到王的喜愛（2:2），總管希該的特別關照（2:9）等等。然而，若考慮文本互涉（intertextual）的文學處理手法，則不排除是暗示以斯帖往後不平凡的人生。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96;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50.

（一）靜如處子：順服

前半段的以斯帖是以末底改的姪女與女兒的身份登場，並非是單獨個體的介紹，而是帶有附屬味道的裙帶關係，當然也標明了末底改與以斯帖間的從屬關係，以及名字背後複雜的民族關係。³¹⁴不過，接續的形容—容貌俊美、個性順服，卻又是聖經文體中極具象徵意涵的修辭，暗示著該女子未來不凡的命運，如同掃羅（9:2）、押沙龍（14:25）一般。³¹⁵顯然敘事者刻意在文脈的鋪陳上埋進發展的伏筆，讓隱含讀者面對緊湊的情節時，能從這些蛛絲馬跡中去推測人物的動向，特別是以斯帖這種歸屬於圓形人物的複雜角色，伏筆的安排的確造成閱讀上的張力效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以斯帖入宮開始，關於她的介紹，都是從男性的觀點切入，並且透過顯示的方式不斷展現以斯帖溫馴、服從的特質，包括她是被「送」進宮去的（#beúQ'hīb.; 2:8），「被」希該所喜悅，「被」亞哈隨魯王所愛，甚至凡看見以斯帖的都喜愛她。³¹⁶這樣的敘述在一個以男性為主的文本脈絡中雖不足為奇，但卻也凸顯了以斯帖在此是毫無價值的，她的存在單單是為了取悅身旁的男人。³¹⁷並且，直到末底改為了滅族的諭旨去找她以前，整個的文本敘事，以斯帖沒有任何言語，也沒有表達任何意見，唯一展現的意志，就是遵照末底改的吩咐，不說話。從人物刻畫的技巧來看，這是一種相當強的暗示：以斯帖的存在僅只在於她的順服，亦即透過順服，以斯帖才得以存在。

（二）動如脫兔：活動力

³¹⁴ 其實以斯帖一開始出場的身份已經相當複雜，她既是擁有希伯來名字的波斯流散社群居民，也是失去父母的孤兒、被收養的姪女兼養女，待其進入王宮後，她成爲一個遵守法紀的波斯人，也是忠誠又得寵的波斯王后，更是堅持民族利益的猶太女子。這些不同特質分別加在以斯帖的身上，使其成爲一個特殊的符號集合體。由於每個身份都意味著一種文化，而這些文化之間又充滿著對立與融合，導致以斯帖本身便是整部敘事的縮影，亦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象徵，是一種以身體所進行的民族書寫。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3；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28-29.

³¹⁵ Adele Berlin, *Poet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blical Narrative*, 34-35.

³¹⁶ 這種處理方式與瓦實提的部分極爲類似，既沒有任何台詞，也沒有預留的自我決定空間，僅僅聽任他人的處置。Bea Wylér, “Esther: The In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a Queen” in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117.

³¹⁷ 事實上，這也正是婦女神學嘗試解構以斯帖，並且相對認同瓦實提的重要原因。Klein 從「性政治」（sexual politics）的角度深入地探討了這方面的議題，她認爲這涉及了社會的基本價值，亦即父權結構的榮耀與羞恥—如同米母干的發言。因此，作爲女性的價值是被賦予的，是在無法掌控的情況下被迫接受的，甚至轉而成爲自我認同的基礎。Lillian R. Klein, *From Deborah to Esther: Sexual Politics in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2003), 97.

然而，經過與末底改的論辯後，以斯帖的性格產生截然的轉變。特別是在 4:13-16 的對話裡，末底改強調：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為現在的機會嗎？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提醒，讓以斯帖清楚自己身份不僅是波斯王后，更是猶太民族。從以斯帖的刻畫模式來看，敘事者其實是刻意在猶太身份與波斯王后之間製造一種模糊關係（2:10; 2:20），隨著衝突情節的高昇，這模糊的關係逐漸轉為緊張的關係，最後則化為新舊身份間的抉擇：到底應該繼續隱藏舊身份，以保有新身份，或者冒著失去新身份的危險來挽回即將失去的舊身份？³¹⁸就政治上而言，她與波斯王身份等同，與猶太相異，但就民族上，她與波斯王異，與猶太人同。在這種生死掙扎中，以斯帖選擇了原有的猶太身份，並以此重新確立了她的存在，而原本與世無爭的個性，甚至連披麻蒙灰的象徵意涵都不太瞭解的小女孩，似乎就在一瞬間長大了。³¹⁹這個不一樣的猶太人以斯帖，充滿著行動力，不僅從默默順服的附屬角色一躍成為維繫猶太人存亡的關鍵，更充分展露力挽狂瀾的領袖魅力。³²⁰這第二個階段的行動力可以由兩個部分來呈現：第一個是計謀的規劃部分，除了用命令式的語句吩咐末底改去招聚全城的猶太人，為了接下來的一切行動禁食外，她更親手構思、規劃了兩次的宴席。第二個則是以斯帖在執行計畫時，整個戰略及執行完全不假人手，無論是整個局面的掌握、方法的採用、縝密的修辭，甚至雄辯的口才，在在都是以斯帖的作為。³²¹顯然，從以斯帖轉變的劇烈力道來看，這種行動力的展現，在此是要表達一種流散居民的生存模式，亦即是藉由竭力與外族統治者對立與對照間所獲得的認同來確立生存的可能，而非憑藉著上帝子民的傳統身份。³²²

³¹⁸ 李熾昌認為這其實深刻地反映了《以斯帖記》中猶太散居舍群的深層身份危機與矛盾。換言之，他們一方面必須在異族文化裡保持他們特殊的身份，並且需視本族利益為至上，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卻必須依賴從不同族裔的對立中來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甚至是一種不斷改變與超越的動態存在型態。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94-95。

³¹⁹ Sidnie White Crawford, "Esther and Judith: Contrasts in Character"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Sidnie White Crawford and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72-73.

³²⁰ Michael V. Fox,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199-202.

³²¹ 雖然從衝突情節的高潮到結尾，場景設定都是以亞哈隨魯王與以斯帖的互動為中心，但閱讀的焦點卻總是在於以斯帖，甚至亞哈隨魯王的登場幾乎都是因應著其他角色的需要，包括第五章以斯帖的晉見與第一次宴席、第七章以斯帖的第二宴席以及第八章以斯帖的最後晉見，連作為插曲的第六章都是配合著末底改與亞哈的事件來登場。當然不可否認的，主要人物或者次要人物的區隔，都是隱含讀者的意識型態所做出的判斷，尤其是在以顯示技巧為主的敘事裡面，閱讀扮演得相當吃重的角色。但儘管如此，以斯帖在此作為主要角色的敘事卻是相當清楚的，至少整個情勢的主動權完全操之她手。

³²² 事實上，作為一位猶太人的領袖，以斯帖的勇氣與聰明都更甚以往，無論是與亞哈隨魯王

小結 衝突美學下的神學建構

一般而言，《以斯帖記》未被早期教父，甚至宗教改革時期的路德、加爾文重視的主要原因在於整篇敘事未曾提及上帝；他們認為當整個民族瀕臨滅種之際，「上帝」之名仍未見蹤跡的這種敘事方式，對於猶太人的信仰歷程來說是相當不可思議的，另一方面也認為一向以歷史重新詮釋來為民族身份認同定調的猶太人，對於這件民族生存浩劫的大事，竟完全未有任何神學解說的處理手法難以置信。³²³然而，從結構性衝突情節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這部敘事手法迥異於以往的《以斯帖記》，的確沒有採取歷史性的進路，反而刻意避開一切傳統的手法，企圖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換言之，《以斯帖記》是藉由每一個衝突的進展都緊扣著巧合、反諷、逆轉的文學筆法，來呈現一種偶然事件下的歷史必然。³²⁴

亞里士多德曾以悲劇為例指出，若由突發的偶然事件而導致命運的轉變，則意味著人的命運乃由人力之外的某種力量來控制。³²⁵在這個意義上，《以斯帖記》中眾多的偶然事件之結合，便充分表達了一種必然性的判斷——猶太人的上帝控制著歷史，而猶太人總是能夠從歷史中獲救。事實上，這樣的理解不僅排除了沒有上帝的界說，更進而凸顯《以斯帖記》中每個角色通過衝突所展現出來對於社群生活的關懷與護衛，³²⁶也可以說是每一個社群中的角色，皆努力運用自己的智慧與能力來挽救民族的命運，而這種出於責任的忠誠便是對於上帝的忠誠，如同

的應對進退，或是兩次宴席的安排規劃，甚至是與哈曼對峙的臨場隨機應變，在在都不是末底改所能提供的指示與引導。顯然從以斯帖進宮開始，敘事者藉著賦予以斯帖更多的言詞，以及越加細膩的動作刻畫，營造出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明顯區隔，並且凸顯以斯帖的領袖氣息與作為。例如第七章藉著以斯帖、哈曼與亞哈隨魯王的過招來間接描繪哈曼與末底改之對比結局，以及第八章以斯帖為徹底解決猶太人的滅族危機再次面見亞哈隨魯王時，整個敘事過程幾乎都以對話來進行，即便不得已必須回到第三人稱的描繪手法，也是採用慢動作的闡述，並伴隨著象徵與反諷的文學處理，使得以斯帖雖面臨眾多角色的擠壓，仍能自然地成為整個敘事的關注焦點，成為讀者移情、模仿的對象，從而從容展現領袖魅力。

³²³ Sandra Beth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182.

³²⁴ 當然，看似過份強調的猶太民族主義也是讓部分學者無法接受的重要因素，不過相較之下，隱藏或者忽略上帝的敘事方法被認為是更為嚴重的事情。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103。

³²⁵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修辭學·亞歷山大修辭學·詩論》，顏一、崔延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322。

³²⁶ Tod Linafelt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xix-xx.

Alter 所說，一神信仰的人觀既大大改變了對上帝的印象，也將深深影響對人的瞭解。³²⁷因此，《以斯帖記》藉由角色彼此衝突所呈現的，是一幅生死存活間的掙扎寫真，在人的能力與上帝的主宰，人的顯現與上帝的隱藏之間不斷交織構成的一種辯證關係，彼此相互緊張，又互為彰顯，形成猶太社群在特殊生活處境下所建構的特殊神學。³²⁸

總結 身份式的自我追尋敘事

在總結的部分，本文將分成「結構美學的意識型態閱讀」與「再思被擄的異鄉神學」等兩個小節來處理。在「結構美學的意識型態閱讀」裡，本文將簡單整理先前關於《以斯帖記》衝突美學的討論結果，以作為神學反省的基礎。而「再思被擄的異鄉神學」則是進一步針對《以斯帖記》在被擄情境下的敘事建構，進行批判性的反省，特別是符應於同樣處於長期被擄（被殖民）狀態的台灣處境，試著提出信仰與社群之自我身份追尋的反思性回應。

第一節 結構美學的意識型態閱讀

根據前一章關於《以斯帖記》衝突美學的探討，衝突事件的背景是源起於亞哈隨魯王廢除瓦實提所產生的遺缺，而整個衝突最核心的導火線則是哈曼被拉拔

³²⁷ 即便這種意識型態的轉換不易表達，但在直率又靈活的文學技巧中卻能被輕易的呈現出來。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29-130.

³²⁸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106。

為宰相後，在權位架子下對於末底改為首的猶太人心生不滿，而欲借王之力予以殲滅。此時，藉著瓦實提所遺留之遺缺進宮的以斯帖，便成為猶太人生死存亡關頭的最後希望之一，因此衝突的複雜化階段便在於末底改與以斯帖在拯救一事上的溝通，而衝突的高潮則是以斯帖晉見亞哈隨魯王之前的內心煎熬與掙扎：到底該不該前往？以斯帖最後拿定主意，以宴席策略來挽回整個民族的滅絕危機，使得整個衝突情節產生大逆轉。

從整個衝突的逆轉回頭看，可以發現每一次的關鍵都是一連串的巧合，在這種巧合的引領下，敘事方向跟著產生轉換，忽而緊張、忽而輕鬆，讓敘事的張力獲得充分的發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者藉著巧合所呈現的反諷意味：同樣是在衝突的重要關鍵時刻，同樣是對於衝突的核心角色，但敘事者似乎要表達的是另一種偶然事件背後的歷史必然，亦即對於猶太民族而言的一種信仰意涵——上帝的隱藏與人的顯現。³²⁹雖然敘事的文字未見上帝任何作為，然而文字的敘事卻清楚訴說著上帝時刻的攝理，因此雖然有學者認為制訂普珥節的過程才是整篇《以斯帖記》的寫作重點，但就衝突情節的探討來看，這段以猶太人的屠殺過程來開始的敘事並不在核心情節的範圍，可以說《以斯帖記》的敘事力道並不在於節期的說明，而在於整個民族於衝突過程所呈現對生死存亡關頭的掙扎，以及其透過人物所凸顯的信仰價值。

事實上，敘事中呈現的許多觀點都是藉由人物表現出來，可以說敘事的價值便在於以人物言行或者命運來揭示出的敘事意圖，或者是藉由人物在情境下的決定，所表達出的敘事道德向度。³³⁰因此，衝突情節分析中所片段揭露的人物敘述，經過匯集歸納、手法分析等的人物重構處理後，便清晰的展現了每一個角色的不同特質：亞哈隨魯王單純中的愚昧卻間接地成為敘事的轉折關鍵；瓦實提的拒絕雖然導致自己被逐，然而她的影子卻不斷活躍於每一段的敘事裡；末底改在雙重忠誠的抉擇中確立了自我的身份認同，並且透過實質地權力轉移成為後代的效法楷模；哈曼崇尚權勢的高度動機雖然帶來猶太人的生存浩劫，以及自己不斷的險境，但卻造就了歷史鐘擺的適切回盪；以斯帖作為整部敘事的焦點，不僅展示了動靜皆宜的柔軟身段，更讓衝突的嚴苛考驗獲得圓滿的結局。整體來說，聖經作

³²⁹ 包衡 (Richard Bauckham), 《政治中的聖經——從政治角度閱讀聖經的原則與範例》(The Bible in Politics — 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 182。

³³⁰ Shimon Bar-Efrat,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42.

者對於人物的刻畫即便有著既定的思維規劃，然而其文字展現卻總是曖昧難明。換言之，特殊的衝突情節發展為每個人物預備了適當的展現背景，並且也允許讀者從中進行不同的焦點閱讀：無論婦女、後殖民、意識型態甚至解構視角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位置。³³¹或許，這是為了讓當代讀者有更真實、更貼近的感受，但無意間卻成為另一個世代的閱讀挑戰，如同 Alter 所言：當我們嘗試去瞭解她的精巧與細緻時，我們便更加能夠超越智性歷史和比較宗教的寬闊觀念，而向一個想像力的結構空間移近——然而我們目前仍然站在這個空間的影子下方。³³²

第二節 再思被擄的異鄉神學

Chatman 指出，唯有事件和存在者共同存在，才有故事可言。³³³所謂的存在者就是人物，亦即通過人物在事件中的經歷，才能讓敘事傳達出它的意涵。因此人物就是敘事中的演員，是產生多樣化故事情節進展的重要推手，他們除了深刻影響著敘事的內部世界，也對敘事外的世界有著改變的力量。一般來說，這些敘事的人物所蘊含的價值觀、性格特質很容易成為讀者回應的對象，他們可能會選擇以欣賞、接納或者厭惡的態度來認同於敘事中的某個角色，甚至會對敘事人物的所為進行價值判斷，而這便是人物在敘事中對讀者的效應，也是敘事文體吸引人之處。

《以斯帖記》作為典型的敘事文體，固然有著諸般人物特質，如同心狠手辣的愚昧殺手哈曼、簡單執著的亞哈隨魯王、勇敢堅持的王后瓦實提以及足智多謀但低調的末底改與性格巨變的俠女以斯帖等等，都各自以不同的特質影響著讀者群的閱讀，無論早期的猶太人或是現代的非猶太民族皆然。但如前所述，《以斯帖記》更重要的是人物背後的意識型態展現，尤其是在一種身份式自我追尋的敘事裡，每個人物不再只是扮演著單一角色，往往還代表著背後一整個族裔，甚至象徵著某種特殊的標記。例如最具代表性的以斯帖，雖然是以末底改的姪女兼女兒身份登場，然而哈大沙一名早已透露了她的希伯來身份，而這種揭露便成為之

³³¹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毫無限制的理解，至少在敘事批判的視域裡，讀者與文本是有一定距離與規範的。Judith Rosenheim, "Fate and freedom in the Scroll of Esther." *Prooftexts* 12 (May 1992): 125-149.

³³²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30.

³³³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113.

後衝突發展的重要線索，尤其是在面臨滅族危機之際，這個早被揭露卻又持續隱藏的身份竟成了民族存續的關鍵。換言之，這群猶太流散居民的生存機會並非以上帝的選民為保證，而是在與外族統治者的機智周旋中掙得社群的生存，並且透過對立與對照所取得的身份認同來挽回民族的存續。³³⁴這種不再擁有歷史脈絡，而緊緊依靠著生存意志所建構的身份意識，對於 21 世紀亞洲處境下的台灣有著深刻的啓示。

台灣長期處於被殖民的歷程中，從早期的荷蘭時期、鄭成功時期、大清帝國時期、日本統治時期，一直到國民黨治台的時期，島內的各個族群普遍受到相當程度的殘害，即便沒有滅族現象，卻已經造成認同上混淆的事實。³³⁵邱貴芬在『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指出，「無史」、「歷史消跡」是所有被殖民社會的共同經驗，而台灣作為典型被殖民社會，不僅無史，更是被強迫洗腦的一群。³³⁶李鴻禧對此曾感嘆著說，台灣的老一輩可能還對日本歷史略知一二，新生代對中國歷史所知甚詳，但唯獨台灣歷史是被這個社會所遺忘甚或壓抑的群體記憶。³³⁷對照著《以斯帖記》中，在波斯帝國內以暫時的、變化的、模糊與迷失的身份存活的猶太人，台灣現階段的身份處境其實是一樣悲慘的，畢竟台灣的歷史作為一部被殖民史，便已呈現一種跨文化的雜匯特質，在不同文化的對立、妥協與再生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演變，故而沒有所謂純台灣本土的文化、語言存在，也可以說台灣身份的確認同樣處於一種相對性的模糊。³³⁸那麼，台灣是否也可仿效《以斯帖記》建構一種相對性的身份？

³³⁴ 換言之，《以斯帖記》這個看似沒有上帝的敘事，在此間成了身份追尋的展示，任何要為其強加神學解釋的企圖，都將因此失去意義。

³³⁵ 史明，《台灣四百年史》（San Jose: Paradise Culture Associates, 1990）。

³³⁶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張京媛編（台北：麥田出版，1995），170。

³³⁷ 這是李鴻禧在為自立報系出版的「台灣經驗四十年系列叢書」的序中所發出的感嘆，深刻而又真實的道出了台灣的慘況。事實上，Said 在《東方主義》中也曾引用 M. Foucault 對權力的詮釋指出：殖民地國家即便獨立後，原殖民時期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與價值等級常常被維持下來，而這種知識與價值的等級實際地強化了一種「可怕的從屬性」（dreadful secondariness），也就是形成一種在被殖民者身上根深蒂固的被奴役性，進而導致認同的迷失。薩依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郭苑玲、游美惠、游常山譯（台北：立緒，2005），4-12；史密斯（Philip Smith），《文化理論的面貌》（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台北：偉伯文化，2004），162-165。

³³⁸ 不管是刻意或者是無知所帶來對台灣作為主體的意識抗拒，這終究是遭受殖民所遺留的被奴役性特質導致，其特質的展現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在轉向，以及對自我身份的否認與丟棄，而這個特質在當今六、七年級以後的世代已形成一種普遍的風潮，彷彿沒有此一特質便馬上被歸類於過氣一族甚至被同儕排擠，而諸如語言的選擇性使用及「台客」的貶抑性稱呼也皆是此情境下的犧牲。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173-178。

嚴格來說，《以斯帖記》的身份是建構在兩個層面之上：信仰與社群，並且是站在信仰的基礎上來搭建社群。如同 Bauckham 所指出的，當末底改強調「此時妳若閉口不言，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妳和妳父家必致滅亡。焉知妳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爲了現今的機會嗎？」時，他是從信仰的角度肯定上帝必會保守祂的百姓，但同時他也從作爲社群一份子的角度理解到未來事情發展的不確定性。³³⁹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仰的穩固性支持著社群的不穩定性，使得未來的遠景雖然模糊，其中個人卻仍能有著充足的向前動力。顯然，這樣的敘事講的不是傳統的上帝拯救，而是上帝的隱藏，亦可以說《以斯帖記》強調的是此時此刻的決定與行動，是在生死存亡之際所做出的信仰跳躍，沒有上帝所賞賜的火柱雲柱的引領，也沒有先知苦口婆心的言說警告，僅僅是在對上帝的信心中做出的大膽邁進，而這樣的邁進，便搭建出了社群的未來。在新一代台灣青年已經逐漸凸顯「無史」——尤其在 2008 總統大選後更是明顯西傾的悽慘事實中，《以斯帖記》這種從信仰出發的決心與行動，確實是暮鼓晨鐘，重新燃起了信仰引領社群的可能性。

過去，台灣曾嘗試建構過的本土神學論述，無論是「實況化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³⁴⁰、「第三眼神學」³⁴¹、「出頭天神學」³⁴²、「認同神學」³⁴³等等，大致都是奠基於以歷史脈絡作爲神學延伸的傳統神學範疇，然而隨著「歷史消逝」時代的來臨，這些神學論述都需要進一步的更新，甚至進行典範的轉移。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去歷史化——沒有人能自外於歷史甚至抹消歷史，而是用另一種方式重新述說歷史，就如《以斯帖記》所嘗試建構的，從此時此刻的生死存亡中去追尋身份的認同。事實上，這樣的提議將讓信仰重新站穩社群改革的領導位置，如同

³³⁹ 包衡 (Richard Bauckham), 《政治中的聖經——從政治角度閱讀聖經的原則與範例》(The Bible in Politics—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 184。

³⁴⁰ 黃彰輝的神學也被稱爲「毋願神學」，他自己曾如此表示：「政治的抵抗（毋願）變成了作爲台灣人的最重要部份；而我知道它會繼續存留在我裡面，直到有一天，當作爲上帝依其形象所創造之子民的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和尊嚴被每一個人所尊重爲止。而那一天正是島內和海外的台灣人所習慣通稱的『出頭天』(chhut thau thin)——也就是我們將要『歷劫歸來』(come through)的那一天。只有當那一天到來時，我的政治『毋甘願』才能真正除去」。Shoki Coe,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Way Toward Reform," in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hemes*, ed. Douglas J. Elwood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1980)。

³⁴¹ 宋泉盛, 《第三眼神學》, 莊雅棠譯, (台南: 人光, 1989)。

³⁴² 黃伯和, 《從台灣俗語「出頭天」探討拯救的神學意義》(博士論文,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 1990)。

³⁴³ 陳南州, 《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個聲明宣言之研究來建構台灣教會的社會》(博士論文,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 1990)。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曾在白色恐怖時期藉著三大宣言的提出，對台灣的獨立運動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³⁴⁴羅光喜便曾在〈從舊約聖經反省二二八反殖民抗爭〉一文中就著舊約聖經的立場提及台灣未來應有的轉向，他認為台灣在存亡關頭所做出的轉向行動，不是回歸祖國，而是回歸上帝，並勇敢向前邁進。³⁴⁵換句話說，讓上帝在台灣的身份追尋上擁有一個嶄新的位置，試著透過對比與對照中所取得的身份認同，來面對台灣未來的挑戰，應該是目前神學可以嘗試發展的新方向。³⁴⁶而這，正是《以斯帖記》作為普遍流散居民敘事的魅力與貢獻，若有幸，她將也為台灣的獨立敘事帶來前引的標竿效應。

³⁴⁴ 最近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與教置委員會所出版的《台灣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是對於這個部份相對比較新的論述與整理，其分別從歷史、聖經與神學以及未來展望等不同層面進行當前政治氛圍下的信仰反省。高俊明，《台灣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林芳仲編，（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與教置委員會，2007）。

³⁴⁵ 羅光喜，〈從舊約聖經反省二二八反殖民抗爭〉，《神學與教會》第 32 卷第 1 期（台南：台南神學院，2007），156-159。

³⁴⁶ 這種被擄的異鄉神學若能與 2008 年總統大選所營造的「逆轉勝」議題結合，或許能營造出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參考書目

Abrams, Meyer Howard.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1.

Alter, Robert.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Bardtke. *Das Buch Esther*. Kat 17/5 Gutersloh: Gutersloher Verlagshaus Gerd Mohn, 1963.

Bar-Efrat, Shimon. *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 Sheffield: The Almond, 1989.

Bach, Alice. *Women In The Hebrew Bi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_____. "Mirror, Mirror in the Text: Reflections on Reading and Rereading,"
Pages 81-86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it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Barton, John. "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es," pages 9-20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ohn Barto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Berlin, Adele. *Poet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blical Narrativ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4.

_____. *Esther*.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2001.

_____. "The Book of Esther: Writing a Commentary for a Jewish Audience,"

- Pages 9-16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ited by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 Berg, Sandra Beth.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es and Structure*. Missoula, Mont.: Scholars, 1979.
- Beal, Timothy K. "Ideology and Intertextuality: Surplus of Meaning and Controlling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Pages 27-39 in *Reading between text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Hebrew Bible*. Edited by Danna Nolan Fewel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2.
- _____. "Tracing Esther's Beginnings," Pages 92-93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_____. *The Book of Hiding: Gender, Ethnicity, Annihilation, and Esther*.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7.
- _____. *Ruth & Esther: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Collegeville: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9.
- Booth, Wayne.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 Brenner, Athalya.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Sheffield :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Bronner, Leila Leah. "Esther Revisited: An Aggadic Approach" Pages 176-197 in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Brueggemann, Wal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he Canon and christaian imagination*. Louisville :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
- Bush, Frederic W. *Ruth, Esther*. Dallas : Word Books, 1996.
- Cazelles, Henri. *Note Sur La Composition Du Rouleaud Esther*. Trier: Paulinus-Cazelleserlag, 1961.

-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78.
- Childs, Brevard 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London: SCM, 1979.
- _____.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a Canonical Contex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6.
- Clines, David. *Ezra, Nehemiah, Esther: Based on 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London/Grand Rapids: Marshall, Morgan & Scott: Eerdmans, 1984.
- _____.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ry*. Sheffield: JSOT, 1984.
- Craig, Kenneth M. *Reading Esther: A Case for the Literary Carnavalesqu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5.
- Crawford, Sidnie White and Greenspoon, Leonard J.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London :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 Crawford, Sidnie White. "Esther and Judith: Contrasts in Character," Pages 61-76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 Sidnie White Crawford and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 Cullpeper, R. Alan. *Anatomy of Fourth Gospel: A Study in Literary Design*.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
- _____. *The Gospel and Letters of John*. Nashville: Abingdon, 1998.
- Culler, Jonathan. *Structuralist Poetics*. London: Routledge, 1975.
- Day, Linda. *Three Faces of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of Esth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Dorothy, Charles V. *The Book of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ity*. Sheffield: JSOT, 1997.
- Eco, Umberto and Stefan Collini.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2.
- Eco, Umbert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9.

- Fewell, Danna Nolan. *Reading between Text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Hebrew Bibl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2.
- Fox, Michael V.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the Book of Esth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
- Fountain, A. Kay. *Literary and Empirical Readings of the Books of Esther*.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The Seabury, 1965.
- Gerleman, Gillis. *Dtudien zu Esther*. Bibs[N] 18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des Erziehungsvereins GmbH, 1966.
- 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 Gitay, Zefira. "Esther and the Queen's Throne," Pages 111-135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it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Goldingay, John. *Models for scripture*.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4.
- Gunn, D. M. and D. N. Fewell.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New York: Oxford, 1993.
- Herodotus. *History of the Persian Wars*. Heinemann Ltd, 1961.
- House, Paul R. *Beyond form criticism: Essays in Old Testament Literary Criticism*.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2.
- _____. "The Rise and Current Status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Old Testament," Pages 3-23 in *Beyond form Criticism: Essays in Old Testament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Paul R. Hous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2.
- Iser, Wolfgang.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4.
- _____.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8.

- Jacobson, Richard. "The Structuralists and the Bible," pages 101-117 in *Beyond form Criticism: Essays in Old Testament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Paul R. House. Winona Lake : Eisenbrauns, 1992.
- Jobes, Karen. *The Alpha-Text of Esther: Its Character and Relationship to the Masoretic Text*. Atlanta: Scholars, 1996.
- Klein, Lillian R. "Honor and Shame in Esther," pages 149-75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it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_____. *From Deborah to Esther: Sexual Politics in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MN : Fortress, 2003.
- 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page 37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 Moi. Oxford: Blackwell, 1986.
- Krygier, Rivon. "The Silent Redemption: the Secret of the Scroll of Esther." *Conservative Judaism* 55, no. 2 (Wint 2003): 49-62.
- Laniak, Timothy S. *Shame and Honor in the Book of Esther*. Atlanta: Scholars, 1997.
- Langston, Scott M. "Reading a Text Backwards: The Book of Esther and Nineteenth Century Jewish American Interpretations," Pages 200-216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ited by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200-216.
- Laniak, Timothy S. "Esther's Volkcentrism and the Reframing of Post-Exilic Judaism," Pages 77-90 in *The Book of Esther in Modern Research*. Edited by Sidnie White Crawford & Leonard J. Greenspoon. London: T &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3.
- Levenson, Jon Douglas. *Cre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Evil: The Jewish Drama of Divine Omnipotenc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 _____. *Esther: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7.
- Linafelt, Tod and Timothy K Beal. *Ruth and Esther*. Collegeville : Liturgical, 1999.

- Longman III, Tremper. *Literary Approache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Academic Books, 1987.
- Meinhold, Arndt. *Zu Aufbau und Mitte des Estherbuches*. Mendenhall, George E., 1983.
- Moore, Carey A. *Esther*. New York : Doubleday, 1971.
- _____.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sther*. New York: KTAV, 1982.
- Morgan, Robert.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heology," pages 114-128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ohn Barto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 Niditch, Susan. "Esther: Folklore, Wisdom, Feminism and Authority," Pages 26-46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it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Patte, Daniel. *What is Structural Exegesi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6.
- _____. *Structural Exegesi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8.
- Perdue, Leo G. *The Collapse of History: Reconstructing Old Testament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 Proop, V. I..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Leningrad, 1928.
- Powell, Mark Allan.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0.
- Ricoeur, Paul.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1.
- Rhoads, David M. and Donald Michie. *Mark as 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arrative of a Gospel*.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2.
- Rimmon-Kenan, Shlomith.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 Rosenheim, Judith. "Fate and freedom in the Scroll of Esther." *Prooftexts* 12 (My 1992): 125-149.

- Schulz, A. *Zrzahlungskunst in den Samuel- Buchern*. Munster, 1923.
- Simon, Uriel. *Jonah: the traditional Hebrew text with the new JPS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9)
- Soulen, Richard N. and R. Kendall Soulen. "Masoretic Text," Pages 109-110 i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 Sternberg, Meir.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 Coe, Shoki. "Contextualization as the Way Toward Reform," in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Emerging Themes*. Edited by Douglas J. Elwood.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1980.
- Tate, W. Randolph.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7.
- Thiselton, Anthony C. *The Two Horizons: New Testament Hermeneutics and Philosophical Descrip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eidegger, Bultmann, Gadamer, and Wittgenstei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 _____.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Biblical Read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 Trible, Phyllis. *Rhetorical Criticism: Context, Method, and the Book of Jonah*.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4.
- _____. "Genesis 22: The Sacrifice of Sarah," Pages 271 in *Women In The Hebrew Bible*. Edited by Alice Bach. 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 Troyer, Kristin De. "An Oriental Beauty Parlour: An Analysis of Esther 2.8-18 in the Hebrew, the Septuagint and Second Greek Text," Pages 47-70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it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Uspensky, Boris. *A Poetics of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the Poetic Text and the Typology of Compositional For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 Webb, Barry G. *Five Festal Garments: Christian Reflections on the Song of Song, Ruth, Lamentations, Ecclesiastes, Esther*.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2000.
- Wheelwright, *Metaphor and Real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2.
- Wylter, Bea. "Esther: The In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a Queen," Pages 136-148 in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Esther, Judith and Susanna*. Edited by Athalya Brenner.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 Yamauchi, E. M. *Peria and the Bible*.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1990.
-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4。
- 謝品然。《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
-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8。
-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張京媛編。台北：麥田出版，1995。
- 羅光喜。〈從舊約聖經反省二二八反殖民抗爭〉。《神學與教會》第 32 卷第 1 期。台南：台南神學院，2006。156-159。
- _____。〈申命記史中的祭典集中化：一個宰制與反抗的策略〉。《神學與教會》第二 29 卷第 1 期。台南：台南神學院，2004。18-44。
- 史明。《台灣四百年史》。San Jose: Paradise Culture Associates, 1990。
- 高格孚。《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2004。
-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台北：遠景，1978。
- 宋泉盛。《第三眼神學》。莊雅棠譯。台南：人光，1989。
- 黃伯和。《從台灣俗語「出頭天」探討拯救的神學意義》。博士論文。東南亞神學研究院，1990。
- 陳南州。《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個聲明宣言之研究來建構台灣教會的社會》。

- 博士論文。東南亞神學研究院，1990。
- 佛斯特 (Forster)。《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李文彬譯。台北：志文，1991。
- 貝利·魏伯 (Barry G. Webb)。《五彩繽紛—舊約五小卷》(*Five Festal Garments*)。劭亭怡譯。台北：友友，2006。
- 史筭 (Jean Louis Ska)。《“我們的祖先說”—希伯來敘述文分析簡介》(*“Our Fathers Have Told Us”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Hebrew Narratives*)。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5。
- 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劉儒廷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_____。《誤讀》(*Diario Minimo*)。張定綺譯。台北：皇冠，2001。
- 張久宣譯。《聖經後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 高俊明。《台灣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聖經與神學論述》。林芳仲編。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與教置委員會，2007。
-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修辭學·亞歷山大修辭學·詩論》。顏一、崔延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
- 雷蒙·賽爾登 (Raman Selden)、彼得·維德生 (Peter Widdowson) 和彼得·布魯克 (Peter Brooker)。《當代文學理論導讀》(*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林志忠譯。台北：巨流，2005。
- 卡勒 (J. Culler)，《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李平譯。香港：牛津大學，1998。
- 帕瑪 (Richard E. Palmer)。《詮釋學》(*Hermeneutics*)。嚴平譯。台北：桂冠，1992。
- 托爾金 (J.R.R. Tolkien)。《魔戒首部曲：魔戒現身》(*The Lord of the Rings*)。朱學恆譯。台北：聯經，2001。

薩依德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郭菀玲、游美惠、游常山譯。台北：立緒，2005。

史密斯 (Philip Smith)。《文化理論的面貌》(*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台北：偉伯文化，2004。

包衡 (Richard Bauckham)。《政治中的聖經—從政治角度閱讀聖經的原則與範例》(*The Bible in Politics—How to Read the Bible Politically*)。廖惠堂譯。香港：基道，2001。